

書叢大陸

陳
儀
題

抵禦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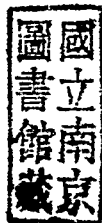
著將上伯立國德

譯華培黃

校駿家譚

行印校學大軍陸

原序



戰前，「抵禦戰法」在軍事思想界與教育界之地位，猶如家庭中繼母之身份，不爲人所重視。蓋當時之見解，以爲以攻擊壓倒敵人，實較使用圍鉞掘壕自掩，在安全掩體內，利用火力以應敵與殲敵者，較近軍人之本色也。

上次大戰，吾人與優勢之敵搏鬥。彼敵人者，迫我於多數戰場，從事長期之抵禦。吾人對於「抵禦戰鬥」業已領教其重要性，且亦確知其力量；吾人之持久，若專恃消耗性之攻擊，曷克臻此，祇賴「抵禦」，始能獲此結果耳！

本書目的，乃欲於軍略，作戰與戰術範圍內，明示此種經驗。

首篇敘述「抵禦之本質及其與攻擊之比較」。

次則闡述吾人戰前對於「抵禦」之意見，與夫抵禦戰之原理原則。

原序

MG
E933
2
3



3 1764 0591 2

復次，則以上次大戰之戰例，說明此種原理原則，並證明全般作戰事態——不拘爲運動戰或陣地戰——過程中，實施抵禦戰之必要與意義。

末篇則檢討各種新兵器與新戰具，尤其裝甲兵，空軍與摩托化，對於抵禦戰所生之影響。

除特殊情況外，吾人應當認識攻擊乃決勝之方式。但鑑於上次大戰之經驗，基於吾人所處「抵禦」之環境，幸勿忽視戰略與戰術之抵禦在戰爭之全般經過與戰場上之重要性爲要！

立伯卜將 一九三八年六月

抵禦新論

目錄

原序	(一)
第一篇 抵禦之本質	(一)
第二篇 大戰前之抵禦	(九)
第三篇 大戰時之抵禦	(二四)
第一章 運動戰時之戰略抵禦	(二四)
第一節 全般作戰計劃中之內綫作戰	(二四)

第二節	一九一四年東普之內綫作戰·····	(三五)
第三節	大戰開始時奧匈對俄之戰役·····	(四五)
第四節	一九一四年秋第九軍在波蘭之抵禦·····	(五八)
第五節	一九一四年深秋塞爾維亞之抵禦·····	(七〇)
第二章	運動戰時戰術之抵禦·····	(七六)
第一節	一九一四年馬倫河會戰中第四豫備軍團之戰術抵禦·····	(七八)
第二節	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三與十四兩日恩河河畔之抵禦會戰·····	(八五)
第三章	陣地戰時之抵禦·····	(九〇)
第一節	何以演成陣地戰·····	(九〇)
第二節	陣地戰時戰略與戰術之抵禦·····	(一〇二)
第三節	戰略與戰術抵禦之實例·····	(一〇八)

第四篇	現代之防禦	(一三五)
第一章	新兵器與新戰具	(一三五)
第二章	戰略攻擊	(一四五)
第三章	戰略防禦	(一四九)
第四章	戰略防禦之基本原理	(一五八)
第五章	戰術防禦	(一六五)
第六章	結論	(一七三)

抵禦新證

抵禦新論

德國砲兵上將立伯
黃培華譯



第一篇 抵禦之本質

「抵禦之定義，乃引用軍隊指揮所規定者，內含所有抵禦之方式，而以「防禦」（防者欲行決戰之決戰防禦）與「持久抵抗」（防者初無決戰之企圖）兩種主要方式為主。」

「攻擊」比諸「抵禦」，較為適合重人之本色。

凡「勇敢」，「決斷」，「堅毅」，「格鬥胆量」，「攻擊意志」，「殘決精神」，「迅速獨斷之處置」，「冒險」，「確實」等之爭鬥之美德，得賴「攻擊」以鼓勵之，發揚之。而此種種



(南)

美德，往往能擊退或抑制「僥倖」，「不定」，「疑慮」，「意志沮喪」，「動搖」，「謹慎」，「畏首畏尾」，「捉摸不定」，「忍耐」等足以加重作戰指導與戰鬥實施之負累，而使成功發生問題之諸因子，使之不克抬頭。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第七篇第十章有言：「攻者之須充溢勇敢與自信精神，猶如防者之須小心翼翼——。」獨斷專行與主動之精神力量，使攻擊較防禦為優。攻者常受力量與意志優越之感覺支配。

然則，「攻擊」實為作戰指導與戰鬥實施獲得決勝之方式；藉以完成戰爭之積極目的，壓倒敵人而戰勝之，使之屈服而議和。

抵禦之本質與攻擊之本質相反。

抵禦戰期，至少乃被追而等待；必俟辨明敵之意向與行動後，始能應乎攻者之行動以部署對策。由是可知，抵禦之措置，須以攻者之處置為轉移；始初乃動盪不定，在獨斷專行下，判軍人以「不為」之罪狀。並且產生精神上或數量上兵力劣勢之感覺。克勞塞維茲對「抵禦」之解釋有云：「古來多數之防禦，皆係走頭無路之應急辦法，多數防

者，則係處於被壓迫與被威脅之境遇，……通常一隅一角，無處不無危難。」

但另一方面言之，「抵禦戰鬥」却須要求高度之沉着，慎重、有魄力，能期待，能讓時機成熟，堅忍不拔，堅持到底，意志堅強，迎機先見，審思遠慮，與夫大胆之行動等。

克氏認為「抵禦」爲「較強之形式」(Stærkere Form)「攻擊」爲「較弱之形式」(Svækkere Form)(戰爭論第六篇第 I、II、III、IV 等章，第七篇第二章)。此項理論，就戰鬥實施之觀點言，能作如下之解釋，則至佳：攻者之種種活動，乃由火力與運動組合而成。攻者在前進運動時，通常不能運用其武器，在此期間將無所庇護而陷入防者之火網。防者之動作，乃純賴火力而並不依賴運動。且防者能選取有利之地形，構築工事，講求偽裝，以防損失。此種戰術之抵禦優點，可能轉移於戰略抵禦。「抵禦乃以保持爲目的，攻擊則以獲取爲目的。然而保持則易，獲取却難。」(克氏戰爭論第六篇第一章)。

祇就上述之物質觀察，抵禦確不失爲「較強之形式」，故弱者，或自覺居於劣勢地

位者，或欲行攻擊而感優勢不足者，得應用之。依「較強之形式」——抵禦，——以達兵力之均勢，以待攻者之疲憊，迫能利用均勢，轉弱為強，轉入惟一能夠決勝之形式——攻擊而後已，然則「吾人對此消極目的之抵禦，祇於其本身居於劣勢而深感需要時用之，一旦力量雄厚，足以遂行積極目的時，則須放棄之。」（克氏戰爭論第六篇第一章）。

獨依「抵禦」而達決勝目的者，則祇於攻者力量消耗極大，而亦轉用抵禦之方式，不復繼續戰爭或戰鬥時有之。果有是事，則大戰前後軍學界哄動一時之純「消耗戰略」（*matungestrategie*）必能達到目的。然而吾人對於情形伯仲之兩民族間之鬭爭，實不容估計有如是薄弱之意志，尤其關係一民族之繼續長存或淪亡者，則更否。

意志堅強之敵，惟有藉武力以壓倒屈服之。鬭爭之武力，在戰略戰術之攻擊中，能發揮盡致。卷首所提之軍人諸般美德，亦能在此充分發揮。由是可知攻擊比諸抵禦，實較切合軍人之本色。

因此，為軍人者咸喜推論，在戰爭指導與戰鬥實施之中，祇有利用攻擊，方為達到

戰爭目的與戰圖目標至爲可靠之方法。惜乎民族戰爭與若干國爭行爲之搏鬥中，並不如是，且不可能。不拘於作戰指導或戰圖實施上，抵禦均不可少。蓋作戰指導與戰圖實施之方式，首視發動戰爭之諸種原因，與雙方發動戰爭求達之目的；次視作戰指導與戰圖實施所能支配之兵力與手段；終視兵力與手段消耗後補充之可能性如何而定。「政治之目的愈小，吾人辛勞之程度亦將愈小。」（戰爭論第一篇第一章）。被攻擊者與弱者乃被迫而從事戰略與戰術之抵禦。其次則因攻擊力量枯竭，攻擊工具告罄，乃被迫而抵禦。吾人且無法使用百萬大軍，及其無限增高之彈藥需要量，遂行繼續不斷之攻擊。冬季與山地均能杜絕作戰指導與戰圖實施之攻擊行動。

未有常備軍之前，另有若干原因，促使攻勢作戰無人過問，不肯輕易挑戰，而以疲憊之作戰指導，或以大演習之戰略爲已足。考其原因，有下列數端：傭兵無法補充，受制於給養倉庫，而運動之自由却受倉庫之牽掣；募集之傭兵多外籍，無祖國觀念不可靠。迨至腓得烈大帝時代則大變，其軍隊大部仍係募集之外籍兵，惟於「戰爭要則」中，

首先即規定對付逃兵之辦法。關於如何豫防逃役，曾披露十四條：

「不久滯濃林，

不夜間行軍……………」等即其一。

一般兵役義務（全國皆兵）採用後，指揮方面，對於逃兵顧慮已經減少；然而百萬大軍之各種彈藥與戰具常行充分之補充所生之諸種困難却代之而起。

抵禦之於德軍，尤其重要，蓋自腓得烈大帝以來，歷次對外之戰爭，不拘於政治上，軍事上，或就吾人之地理環境上言，均處於純粹抵禦之地位。

腓得烈大帝，以當時數僅五百萬之弱小民族，抵抗優越數倍之強敵。自由戰爭，恢復失去多年之政治自由。一八七〇至七一年之戰，拒絕法國之要求。

大戰期間，吾人所處地位，與腓得烈大帝時相仿，舉世皆與我為敵，迫我行防禦戰。參謀本部對於戰前德國全般之政治狀況，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備忘錄中，曾以下述數語，提起國務院之注意：「俄國顯欲壓倒奧地利實現歐羅巴之斯拉夫霸權，法

國則希望收復失地，以雪一九七〇年失敗之恥辱。英國之慾望，在於協助其盟國以解除德國海軍夢魘之壓迫。」（見步兵上將庫爾著德國參謀本部……原文第一一四頁）。

凡此種種「願望」，祇有依攻擊德國之一途，方能完成。然而德國則無所希求，既無擴張慾望，復無稱霸海上之企圖。

三國軍事上之優勢，與政治上之包圍政策相輔而行，劍拔弩張，極力擴充其國防軍。戰前法國已將適齡壯丁 83% 徵調入伍，而德國則祇徵至 51%。德國參謀本部估計各國之戰鬥員額如左：

中歐各國 三、五四七、〇〇〇員名，

德國敵人 五、八五七、〇〇〇員名。

此項數字，與實際結果，頗相符合。

敵方軍事上已佔優勢，而德國地理環境又如此極端不利。東西兩面國境線，幾乎完全暴露，天然屏蔽，幾近於無。東普魯士突出東方，易為俄國攫取。海外輸入，除裏海

外，易被敵人封鎖。原居劣勢之國軍，須担任兩面作戰之重責。

由是可知，全般之政治，軍事與地理環境，均在指導德國從事「抵禦」。德國國家與民族之生存，已受強隣之感脅，處在政治與軍事優勢之楚歌中。德意志惟有實施「抵禦戰」，方能禦此強敵。

下篇乃申述大戰以前關於「抵禦戰」，與夫該項戰爭中之大軍統帥——戰略抵禦——之意見維何；關於抵禦之戰鬥實施——戰術抵禦——之意見維何，而此種抵禦見解，在意志上成爲與決戰之戰爭指導上之聯繫維何之問題。

次則本乎上次大戰之若干戰例，檢討大戰中關於此項戰略與戰術抵禦意見確立之程度，及其演變與發展之程度。

終則論述所謂現代之抵禦。

第一篇 大戰前之抵禦

一九一〇年一月一日頒佈之「高級軍隊指揮綱要令」一書，其重要部分，乃溯源於毛琦元帥之理論，內含下述精闢之詞句：「戰略原理鮮有超乎健全理解力之大前提者，其價值幾全寓於運用之中，以正確之感覺，順應瞬息萬變之情況，繼以強毅審慎之態度，從事至簡單至自然之工作，於是戰爭始能出神入化，臻於藝術之境。」

就戰略抵禦言，戰前亦祇有極少數簡要明確之原理。其成立則有賴於腓得烈大王，以劣勢兵力對優勢之敵作戰，以演成而確立之者。

此少數作戰與大軍統帥關於抵禦之固定原理與原則，要言之，不外下述數端：

在企圖決勝之絕對性戰爭中，欲摧折敵之意志，獨賴抵禦，鮮克有成。

欲摧折敵之意志，勢須殲滅敵之兵力，必要時，更須進佔敵之國土，然而欲達此目

的，則捨攻擊莫屬。腓得烈大王在「戰爭要則」第二段中有云：「夫一絕對防守之計劃，實無濟於事；蓋此項計劃將陷吾人固守營盤，而任敵對我迂迴。……余今所云之絕對守勢，無所裨補，蓋絕對守勢將失去一切而毫無所獲。故余再四主張，為將者之勇毅，實重於守勢之行動；能於適切之時機，大胆從事會戰，於是希望可以希望一切，萬一失利時，仍能利用守勢之補助手段也。」又克勞塞維茲在戰爭論第六章論戰略抵禦之本質云：「絕對性之抵禦，完全違反戰爭之意義，蓋抵禦祇能遂行戰爭之一部也。」又謂：「夫一戰爭祇欲以拒止敵人，而不思以反擊敵人者，殆亦違反其本義，祇能目之為絕對性防禦（被動）之會戰，其種種處置亦皆被動耳。」

若敵之戰鬪兵力分散於各戰場，彼此皆無直接戰略上之聯繫，而其全般兵力確優於我者，則宜以優厚之兵力，先攻其一部以打擊之，而以劣勢之兵力，牽掣其餘部份以阻其策應，直至對其一部業經獲得決勝而後已。此種作戰方式，名之為內線作戰。原則何其簡單！然而實施却難，對指揮官之要求，需有高度之胆識與勇敢，對部隊之要求，則

需具備充分之犧牲精神。腓得烈大王在「戰爭要則」中論此種抵禦有下述數語，爲彼最後之遺囑：「至困難之戰役計劃者何，無他，用以對付多數強敵以行防守之計劃是耳。……就軍事關係言，能於真正之時機，明辨得失（凡欲全部防守者，將一無所守）以一地委諸敵人，未嘗不可，而同時則以全力對他敵前進，迫其會戰，竭盡最後力量，以殲滅之，然後再對其他之敵人前進。」此種作戰指導之各種困難，唯腓氏方能體會周到。故云：「此種作戰方式，以過度辛勞與行軍之故，足以滅亡軍隊，若經時過久，必得可怖之結果。」

若敵優勢之戰鬪兵力並不分散，在作戰上或戰鬪上均有綿密之聯繫，則宜節省全般正面上兵力之配備，而於一處造成足以從事攻擊之重點。在決勝點上尙未達到絕對優勢之處，造成相對之優勢（克氏戰爭論第三篇第八章）。

敵之兵力，優厚殊甚，欲於一地施行攻擊，一時亦無法成功時，則宜使用困頓攻者之一法，冀能先達兵力均勢之目的。機巧之抵禦，在於「增大攻者之損失，使之不克重

新攻擊，利用壓倒之火力，摧殘攻擊部隊，精神上寓深刻之意義，且作轉守為攻之有數準備。」（一九一〇年一月一日頒布之大軍統帥綱領）。兵力均勢之形成，在力量足夠之場合，以決戰防禦行之，若不採用此法，則以退避戰鬪之方式以達之。而此退避戰鬪之目的，則在「引起並期待攻者力量之削弱，使其自行放棄其進展，或最低限度使其無法克服我最後之抵抗。」（克氏戰爭論第六篇第八章）。兵力均勢成功之後，藉此退避戰鬪，脫離敵人與施行機動之作戰指導，往往可以造成反攻之有利情況與有利方向也。

若夫戰爭目的非絕對性者，則其作戰指導之方式，全視其企圖之政治目的而定矣。凡能適用抵禦之方式者，皆可依照上述之原理原則實施之。

其次，抵禦與攻擊在作戰計劃中嚴格之分野，並非時常可能，蓋二者往往彼此牽涉，相輔相成，其理至顯！

故自腓得烈大王以來，普魯士軍中關於抵禦戰作戰指導與大軍統帥磨練所得少數固定之原理原則，亦即明簡共通之一種自然法則也。對意志堅強之敵，祇有攻擊方能取勝。

，然則防者一朝力量充足，亦須使用攻擊之方式。

此少數作戰指導與大軍統帥之抵禦重要原理，僅僅表示抵禦實施之若干形式。而其應用上尚有廣泛活動之餘地。古今絕無彼此全同之戰況。任何戰鬪行為之政治的與軍事之先決條件，將因時因地而異其趣。「戰爭之發展，普及各方，沒有限制。」（戰爭論第二篇第二章）抵禦戰法，在運用上得有戰爭實際之內容，認識此種戰爭之真面目，據此而處置一切，是即作戰指導之藝術也。

戰前無數軍事學家，曾致力研究戰爭指導與大軍統帥，本乎戰史之諸般狀況，有計劃從事檢討戰爭之目的與手段。以探求關於戰爭與夫關於抵禦學理之本質，窮根究底，以應用之實例以說明之。基於此種檢討工作，則能確切認識事實，若再本乎戰史經驗以致用，庶可熟知當前之事物。

克勞塞維茲抵禦之種類有四：

「一、敵人一經進入戰場，我即

二、我軍佔領國境附近地點而守候，俟敵出現前面從事攻擊時，我始轉而攻擊之。

三、我軍在此障地內，等待敵人真面目之攻擊。

四、我軍將其抵抗移置於內地。」（戰爭論第六篇第八章）

克氏並假定決勝之方式有二：「是即攻者或因防者之劍而滅亡，或因其自身勞頓過度而覆敗。」（戰爭論第六篇第八章）

布魯米將軍（General von Blume）在其戰前風行一時之「戰略」一書中，曾區分抵禦之種類如左：

「一、爲一種以攻擊禦敵於其近接運動間爲任務之守勢（出擊守勢，或名之爲後部攻勢）。

二、爲一種立定脚跟以候敵而拒退之守勢（陣地攻勢）。

三、爲一種以後退方式企圖阻滯與削弱敵人之守勢（退却守勢）。

四、爲一種持久戰之戰爭指導，按乎情況，隨機應變；利用各種方法，希圖保全本軍一切持久力量，消耗敵之力量。」

然而此種科學與哲學之探討當中，在應用上，却有形式與理論高於本質之弊。軍人太受科學因素之累，以致確立原則，固定體系，殊爲危險，蓋用兵之道，充其量無非是「解決困難之體系」，何況「將帥究非博學之全才乎？」（戰爭論第二篇第二章）

今茲所論，祇在認識戰略抵禦少數固定之原理原則，至其應用則於大戰時發生事實之第一部以說明之。

朔自一八八六年與一八七〇至七一年兩次戰役之後，德國外交情勢日益惡劣，意料德國來日之戰爭，將與軍事上極佔優勢之敵相週旋，因而參謀總長史利芬元帥乃極力主張推行此種抵禦戰法；史氏誠不愧爲德國參謀本部之宗師，甚而譽之爲訓練專家亦不爲過；蓋彼爲對優勢之敵作抵禦戰，爲二線作戰，爲困難重重之內線作戰，而準備與鍛鍊其參謀本部之領導人也。

彼之再三疾呼者，非僅在於擊退敵之一部，而尤重於迅速予其一擊以決定之打擊，對於其他部分則祇持久抗拒之。爲此須將所能調遣之最大兵力，使用於我欲擊破之敵之方面，冀以包圍之攻擊決定勝負。

史利芬伯爵充分認識德國於來日戰爭中對優勢敵人作戰任務之困難，故極力訓練其參謀本部與高級指揮官，提高其能力，俾能克服此種困難之任務。此爲史氏偉大不朽之工作。其參謀旅行，戰略兵棋演習，以及各種研究，卽爲對優勢敵軍戰鬥之思想，祇有以決勝之攻擊，對敵之一部，始能解決之。此種劃一整個參謀本部，充實堅強攻擊意志之教育，較諸使用野戰軍之大部於一線，從事攻擊，而祇以一部在另一正面解除抵禦之任務者，尤爲重要也。

以上所述，乃戰前論戰略抵禦之本質之各種意見。

至於戰術抵禦——戰鬥實施上之抵禦的本質，戰前之意見，與吾人目前認爲正確者迥異。對於戰鬥實施目的之見解，亦無軒輊之分。其價值維何，留待下章敘述之。

戰術的戰鬥行爲中，應用戰術的防禦戰鬥方式者，大都欲行攻擊而能力弗逮，或其戰術任務無需攻擊，而思以其各種兵器威力之充分發揮與利用，以削弱敵人，藉以達到兵力平衡之目的，然後希圖獲得決勝時，則轉守爲攻。防禦火力與反攻，殆爲戰術防禦兩種主要之定義。尤以重機槍爲數雖少，而爲人公認爲防禦戰鬥之重要武器之一矣。

「機關槍因爲需要空間較小，尤爲適用以正面與側面掃射重要之地綫，並於受威脅之地點，能迅速有效以增強步兵之火力。」（一九二三年新版之步兵操典）

克氏所擬「防禦會戰」之真面目，殊爲具體而明快，（第六篇第九章），此種解釋，往往見證於新刊物中，此處不憚贅述如次，蓋其簡潔明瞭無出其右者也。

「守者於陣地中等候攻者，因而預選適當之地點，加以障地之設備。——藉此比較強固之障地，使其能以少數之兵力，殲滅多數之敵人。——將全數兵力之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大軍控置於會戰舞臺之外，遙置於後方，使之不受敵火損害。——防者企圖以其主力，使用於會戰之最後階段，於攻者已將其兵力用罄時，轉對敵之一部，用以演成本

軍較小之攻擊會戰。——是即吾人對於防禦會戰真面目應有之正常觀念也。」又謂「若將防禦之基本觀念弄錯，以為防禦會戰，祇有抵禦招架之功，而無還手殲滅之能力，是乃錯中之至錯，與事實之表現，大相悖謬也。」（戰爭論第六篇第九章）。

目前風行一時之第二種抵禦——「持久戰鬥」，就戰鬥方式言，可名之為「持久抵抗」，業經見用於戰前一九〇六年之步兵操典，然而亦祇見用於茲唯一之操典而已，而且僅見於少數之條文中。強大之砲兵於遠距離上展開，步兵於遠距離以廣正面從事戰鬥，其目的純在爭取時間，並非企圖兵力之均衡與困頓敵人。

至於戰術抵禦——特別是持久抵抗之其他目的，在軍事書籍中已數見不鮮。哥爾茲元帥（Generalfeld marschal Freiherr von Goltz）在其戰爭與大軍統帥書中對於「抵抗之種類」有云：「凌鐵敵人，無論如何可當防者削弱攻者力量是當危險性之工具，於未嘗窺破終點之前，殆為戰術抵禦之惟一目的。」

此種抵禦之方法與功效，在吾人目前流行之「戰術防禦」與「持久抵抗」之定義中，業

經包括於兩種界說之內。防禦乃欲攔淺敵之攻擊，以困頓敵人；持久抵抗，乃以強烈之戰鬥加入，不斷阻止敵人，由是以困頓之疲憊之。

戰術防禦之本質未變，然而實施之方式與種類，戰前與現在則大相懸殊矣。

惟其於防禦戰中，諸兵之協同動作，或防禦攻擊時，諸兵戰鬥活動之彼此聯繫，射擊威力之互補不足等，殆爲過去未知之要求，或最低限度尙須進一步加以要求者，對於防禦戰之力量增高殊甚，而於一九一四年新版之野戰砲兵教範中，初次見載：

「担任一定任務之步砲兵部隊，若明白指定其彼此協作則至佳，否則雖無特別命令，而兩兵種參加同一戰鬥任務之部隊，亦有藉其相互之行動，而使其處置趨於一致之必要。」

步砲兵指揮官間之聯絡，必要時可派軍官担任之。」

一九〇八年之徒步砲兵教範中載有：「先遣之砲兵軍官斥候，爾後可留於最前步兵之警戒線上……。」

因諸兵聯合作戰之認識不深，致無一種適用於諸兵一元化戰鬥之教範。「野戰勤務令」即目前「軍隊指揮」之前身，內容祇含關於指揮、搜索、行軍、宿營與後方勤務之基本原則，至於諸兵聯合之戰鬥，則猶付闕如也。部隊演習場上諸兵之共同演習，亦非普見之事。步兵上將比羅維（General d. Infanterie von Buelow）指揮之普魯士第三軍團舉行之師戰鬥演習，殆為衆望所歸之創舉。數度秋季聯合大演習，反復證明迅速之戰鬥經過，端賴步砲兵之協同動作。因是陸大學員乃有派往各兵種見學數週之舉。並且不時作共同駐在進之兵棋演習。庫爾將軍（General von Kuhl）於其「德國參謀本部」一書，對此詳為論列，於諸兵協同之重要性，認識甚深，以為有多加實施之必要，法人對諸兵協同之重要，則早已見到。

抵禦戰鬥時火力之重要，已盡人皆知。而步砲兵高度之射擊教育，射界開擴之必要性，成為陣地之主要要求，亦日被重視。但在各種射擊計劃中，尙無一種有計劃之火力規定，以供各兵種彼此聯合動作之準繩者；即射擊法方面之區別，亦付闕如也。遠距離

火力之利用，無人過問，反之，惟恐發射過早而暴露本身之陣地。

步兵中担任火力之主角者爲步槍連；蓋當時步兵團之編制，計有步兵十二連，連各有戰鬥兵二五〇名，而機關槍，則僅僅一連，全數不過六挺。其他輕機槍，步兵砲，戰車防禦砲等，皆未出現。步兵師中之野戰砲兵，計有加農砲九連，輕野戰榴彈砲三連。軍團則有重砲兵一營，大都爲重野戰榴彈砲。

野戰築城之工事構築，亦以發揚與增高本軍火力爲基本思想，而以減低敵人之火器威力爲次要任務。爲能充分發揮步團步槍之集團火力起見，因而形成息息相通嚴密佔守之散兵壕，往往爲一線式。向縱深分解，或分散各抵禦元素於地形中，却與當時步兵之編組，以及當時之思想相違；各種工事，反以營爲單位而集結之，在重要之地點，構設團結一氣之野戰工事。反斜面陣地，尙未問世，而且與「陣地之首要，在乎確保有效之火力」之意見相背。散兵壕多設於正斜面上，向後聯以交通壕。對空中視線應取偽裝之觀念亦無，蓋大戰前軍用航空正在開始發展故也。對砲兵則要求於步兵攻擊時，如屬必

要，則須放棄其掩體，進入暴露之射擊陣地，從事射擊爲當。

原則上，以選定一個防禦陣地爲主，而以一切手段加強之。對於前進陣地，則無特殊之卓見：「關於得失是否相當，使用於該地之部隊，適時可靠之撤守，有無困難，敵人能否利用我撤守之陣地等等皆須及時考慮及之。」（一九一一年諸兵野戰工兵勤務草案）

維時法國已有相反之意見出現，此誠極富教益之事也：向縱深取強大之區分，原則上須於前後重疊之數線陣地，從事防禦，而又極言前進陣地之重要，且有往前推進機動部隊之主張。

吾人若以大戰經驗鍛鍊後之目光，觀察當時德方之見解，則可斷定發揮本軍火力之抵禦本旨，確屬無誤，但另一方面却予敵方火力以若干之便利，爲此必須放棄或改善之。容或對於抵禦與抵禦火力之強度，尤其是採用重機槍後，尙無充分之認識；而於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役，一九一二年與一九一三年兩次巴爾幹戰役之現象，原可明辨對有準備之抵禦陣地施行攻擊所生之種種困難者，但亦未有充分之表現。

於全般之部隊訓練與部隊教育中，却獲有與高級指揮及參謀本部之教育與訓練之同樣結論：極力主張攻擊。德國軍事指導，深知德軍來日之抵禦戰爭，須兩面作戰，甚且須以數量上劣勢之兵力，對優勢之敵以求決勝。對數量上較強之敵，欲得有利而且得迅速澈底之決勝，祇有部隊具備高度內在之價值，充沛超人的優越之感覺，受有攻擊精神的嚴格之訓練者，方克有濟。

部隊中此種攻擊訓練之要求，殊能迎合軍人之本色，蓋軍人大都願意攻擊而不願使用圍鑿掘壕自掩者也。但抵禦之教育，切勿忽視，亦勿低估其價值，以致輕視其應用。若謂圍鑿工作，將拘束其攻擊精神，而有此意見時，則實屬大錯。

綜合言之，吾人乃可確定關於戰前之抵禦，在作戰指導與戰鬥指揮之全般見解中，乃由一堅強之意志，以赴決勝之行動而貫徹到底者也。

下篇乃本乎大戰間之戰事經過與戰例，以說明抵禦在作戰指導與戰鬥指揮方面之發展。

第三篇 大戰時之抵禦

第一章 運動戰時之戰略抵禦

第一節 全般作戰計劃中之內綫作戰

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第一篇第一章論戰爭之種類云：「戰爭之動因愈大愈強，則其包括民族之整個生存者亦愈甚，開戰前之情緒愈緊張，則戰爭愈爲接近絕對形，愈有壓倒敵人之必要，作戰目標與政治目的愈爲合一，戰爭之政治成分則愈少，而益臻於單純矣。」此種絕對形之戰爭，如克氏在別處所云者，大戰期間，吾儕之敵即欲以此施諸於我。

彼等非但將其一切國防部隊就役以對我，甚且在國防軍之後，復將其一切精神物質與經濟力量，集中使用，以期摧破我之軍事與經濟力量。是即強迫吾人作「絕對形戰爭」

之真面目，亦即包括我全民族生死存亡之戰爭。

凡欲檢討上次大戰之作戰計劃，與觀察戰事經過者，必須先行了解此事。

下面祇討論陸軍方面之抵禦戰鬥，海軍部分，未嘗提及，蓋海軍在此決勝戰之開始，雙方均未使用故也。

大戰開始時，吾人所樹之敵，計西方有英法比，東方有帝俄，東南有塞爾維亞與蒙特尼格羅（Montenegro）。一九一四年春以後，羅馬尼亞不復爲吾人之盟友。意大利雖經奧參謀總長波利亞（Polio）中將確實保證，但至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冬其援助——第三軍共計五個軍團以及騎兵二師——亦已停止。因此德奧何須孤立作戰矣。彼等均無政治上之作戰目標，祇欲保其生存而已，故於政治上對敵行純粹之抵禦戰，而敵之作戰目標，則爲純粹之殲滅戰。

關於雙方兵力之比較，德國參謀本部曾有以下之重要觀察，估計敵人之野戰軍（其編制與我軍不同）：

在西方者：法英比步兵約九二師，騎兵約十二師；

在東方者：俄軍步兵約一〇一師，騎兵與哥撒克騎兵三四・五師；

在東南者：塞爾維亞步兵一一師，騎兵一師；

總共步兵二〇四師，騎兵四七・五師。

此外尙須計及帝俄步兵十八師。於開戰一月後，可從亞洲方面調來，然則敵人總共約有步兵二二二師，騎兵四七・五師，可資調遣。

與此巨大之野戰軍對壘者，則爲

德國野戰軍，內有步兵八七・五師，騎兵一一師；

奧匈野戰軍，約計步兵四九・五師，騎兵一一師；

總計步兵約一三七師，騎兵二二師。

德國參謀本部之假定，與實際情形，殊能脗合。此卽謂敵方超過我方之兵力，約步兵六五師，騎兵二五師，就員額言，超過我方之數，約計一、八三二、〇〇〇員名。以

此粗淺數字比較之結果，吾人非但在政治上，即在軍事上，對此優勢之敵，實須對東，對西，南對塞爾維亞，甚且將東普魯士與加利西亞劃為特別之正面，而有四線從事抵禦之必要矣。敵入乃傾其全民力量而來，而我則以奧匈之戰鬥意志，並非建立於民族團結一致之基礎上者。益以奧匈之國防力，尤其關於火炮之裝備，與其他國家相較，殊為落後。

蓋吾人已處於四面楚歌受敵包圍之境遇，故須實施百萬大軍大規模之內線作戰。吾人亦深悉此項抵禦作戰之本質，端在先以充分優勢之兵力，攻擊敵之一部而摧破之，同時則以剩餘之兵力，拘束敵之他部，阻其參加決勝之地點，入後再以主力轉而攻擊之。

德國之進軍計劃（戰役計劃）乃以野戰軍之主力——步兵七七師與騎兵十師——攻擊西方敵人（法、英、比），予以決定之打擊，然後回師東指，使用主力以對俄。毛琦上將與奧匈參謀總長康拉特元帥於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二日在卡爾斯巴特（Karlsbad）會晤時，曾表示希望最遲於開始運動後六星期，——於九月底——即能轉用主力以對俄。

在主力未轉用之前，則使用東普之第八軍（步兵一〇・五師，騎兵一師）警戒俄軍之侵入東省。若俄軍遲疑不進似有所待，我第八軍則「向俄境前進，其方向以最能減輕其軍之負荷者為當。」（見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毛琦致康拉特書）

奧匈擬以五、六兩軍（步兵十二師）對塞爾維亞施行殲滅戰。

第一、三、四各軍與柯維茲（Kövez）集團軍——計步兵三〇・五師，騎兵九——向加利亞恩——桑河之線集中，「及早開始攻勢，其目的無論如何須逼迫面向西南之俄軍，轉而指向東方或東南。」（參閱奧匈最後之戰）此外康拉特元帥根據其與毛琦上將會談之結果，預計八月二日德第八軍定必「向西特利斯（Stalce）方面攻擊，以拊華沙之背。」藉使「康拉特元帥用以捕捉俄軍之波境鉗形之一臂，不致短少。」（參閱奧匈最後之戰。）

奧匈第二軍，則因自塞爾維亞正面，向加利亞恩輸送之故，對首次之作戰，未能參加。

戰事開始時，四戰場全般兵力分配情形，大致如左：

西戰場者：敵方計有步兵九二師，騎兵十二師；

德方有步兵七七·五師，騎兵十師；

東普合加利西恩者：

俄軍有步兵一一九師，騎兵三四·五師；

德奧聯軍有步兵四一師，騎兵十師；

塞爾維亞境內者：

塞方步兵一一師，騎兵一師；

奧軍步兵十二師。

在此兵力分配情形下，須於三個正面實施攻擊作戰，依奧國之見地，在第四戰場——東普魯士亦須施行攻擊，而且德方以重點對法，奧匈以重點對俄，二者皆以殲滅敵人——法國與塞爾維亞——為目的。德國主張對俄行持久戰，然而奧國則希望決定之勝利。

此種目的，顯然未能與可供使用之兵力相符。蓋除德軍在東普魯士之企圖外，一切計劃，已全失敗。

西線之德軍，雖有可驚之攻擊力量與無可比擬之攻擊意志，但攻擊未能澈底，未能殲滅西方強敵，反而陷入長期之陣地戰。東普魯士方面所解除之任務，自德方觀點觀察，確獲赫赫之戰果，但奧方觀察，則以德軍對那列夫（Zaton）與橫越那列夫向西特利斯方面之攻擊遲遲不前，對奧軍在加利西恩攻擊作戰之擱淺，須同負其咎。奧匈軍在加利西恩與塞爾維亞兩戰場，均罹重大之敗績。

然則凡此種種計劃擱淺之原因，果何在乎？德國參謀總長希望在西戰場上「全民之尚武精神，赴戰之熱忱，勇敢犧牲之精神，軍風紀與夫指揮之機巧等之估價，遠較已估之數字為高。」（參照一九一一年九月底參謀本部之備忘錄）此種希望未能全部實現。或謂失敗之原因，殆係右翼總軍騎兵之過弱，偏偏又在該翼抽調第九軍團，禁衛預備軍團與第八騎兵師等，如此而欲其不敗，豈可得乎？復有手執算筆者，多方證明，東普方面若少用

一二師，而使用之於西線，於全般狀況，較爲有利，殆無疑義。但此種種原因，果足以單獨解釋西戰場上使用七七師之兵力，對付敵人九二師，希望於六週之內取得決勝之殲滅戰，而不果之理由乎？或者在初次作戰時，情形異樣，較諸不久以前日俄戰爭與巴爾幹戰爭時爲甚，自動火器，尤其是機關槍與速射砲之消耗性火力，其效果專以加強抵禦爲主者乎？後來戰事之推移何以轉入完全停頓狀態之陣地戰，其種種原因，容後綜合說明之。

鑒於屢次攻擊之失敗，與夫抵禦藉助自動火器而顯然加強之事實，乃有「抵禦較諸「攻擊」爲愈之結論，而爲致勝至佳之途徑。故戰爭似宜以戰術抵禦以開其端，讓敵於各戰場從事攻擊，利用敵人疲於奔命之勞頓，以達兵力上之均勢，然後轉而作戰略上之攻擊。

如此以應戰者，却予敵人動作以充分之自由，而不克利用內線作戰之利矣，然則「自己行動暫取守勢」之抵禦惟一基本原則，祇於某地之內線作戰，就兵力比例上無法攻擊時，始運用之。此種不利之兵力情形，戰爭開始時，未嘗表露。大戰初期屢次攻擊失敗之後，始覺得欲於短時間獲得決勝，攻擊方面實有加強並集中攻擊器材與兵力於一線

，以應防者物質優勢之必要。攻擊之損失較重，以抵禦之「較強形式」與攻擊之「較弱形式」對比，殊使攻擊之「較弱形式」轉而不和。爲此必需以較強之手段，以圖消彌此種不利之轉變。尤其因爲兵力情形之需要，在一地或一線以求決勝爲有利時，則宜放棄其他線上之遠大計劃。今茲假定西線爲決勝之戰場，則攻擊之充分兵力，尤爲急需，蓋德軍主力須由正面戰鬥，而於六週之內，以殲滅式擊敗英法比聯軍故也。若感兵力不夠強大，不足以在整個戰線從事優勢之攻擊，仍可在局部，依當時情況則在右翼，配備優勢而有縱長區分之兵力，俾能以之達到決勝之目的。於是可以避免各軍直線式之使用，而無較大之縱深，發生兵力過早消耗之弊。

而此絕對性戰爭中，尚有一事，與殲滅德國之戰爭有關係，蓋法蘭西之於此戰，僅關係德國乎？塞爾維亞僅關係奧匈乎？僅俄羅斯有與塞對奧之共同之關係乎？史利芬元帥彌留時，對奧匈命運最後之決定，不在布格而在塞納之議論，可爲上述諸問題之答覆。基於此種意見，兩國必須將其可供使用之兵力，加入於西線，俾能保證塞納河畔之

勝利，至於其他戰場，暫時「抵禦」足矣。對塞爾維亞之報復，迨爾後時機成熟時，方始實施，遠較戰事初起，隨即着手爲有效也。至於東戰場阻止俄軍向德國挺進之程度，則以掩護西線後路，以致危及西戰場戰鬥結局以及大軍之後方補給爲限。苟能如此作事實之表現，以各別之攻擊，遂行持久戰之戰爭指導，則惟有慶幸其成功而難能可貴矣。

自然，一個建於統一之政治與軍事立場之作戰計劃，實有種種之阻滯與摩擦，在同盟國家協同作戰時，於政治，軍事與戰時經濟各方面，其阻滯與摩擦，尤爲層出不窮。奧匈參謀本部認爲塞爾維亞之戰，係對「次要敵人」之戰，然雖如此，而仍首先實施之者，蓋以此與膺懲塞爾維亞之全般政治與軍事立場相符合故也。迨至八月二十四日首次之攻擊完全擱淺之後，康拉特元帥乃決心從茲祇留最小限之兵力對付塞爾維亞，而以一切可能抽調之部隊，轉向俄國輸送。然而奧國外交部長與匈牙利內閣總理，乃出而干涉，對於戰爭之軍事首腦之意志，不願負責，主張對塞爾維亞仍以絕不減少之兵力，繼續攻擊，希望戰勝塞爾維亞，藉與保加利亞以及羅馬尼亞取得聯繫。於是竟成絕對性戰爭中

政治戰勝軍事首腦之先例。就軍事言，沿多腦（Danau）、忒里那（Drina）與沙瓦（Sa Va）一帶，以完全少數之兵力從事抵禦，原屬可能，尤以塞爾維亞方面缺乏充分架橋材料者為更可靠。至於加利西亞方面，最低限度須放棄我大規模計劃攻勢之一部，使奧匈野戰軍，不致罹後來決定性之敗北，由是西戰場定能稍輕負累，甚或能以得其助力也。

基於此種絕對性戰爭指導之理論，問題之決定，決難逃出統一戰爭指導之規範。軍事指導之準繩，不能單獨了結之，必須全國國民內在心理上改變，洞悉多腦政體之決定，不存塞爾維亞方可。

然則一個國家果能為適應遠大之軍事目的，而放棄其本身獨立自主之軍事與政治行動乎？茲再引證克勞塞維茲之言以說明之：『抵禦戰爭者，我民族生存之戰也，亦即絕對性戰爭也。』軍人處此民族存亡攸關之戰爭中，務必認清環境，格外努力，使其作戰計劃，亦能具備應乎此種抵禦戰爭之絕對性，舉凡與此種理想之偶像相尅相衝，而使其功虧一簣者，必須克服之。

腓得烈大王於七年戰爭開始時，曾自十五萬之野戰軍中，抽調三萬以上，使用於東普，以爲對俄之警戒部隊。然而在其「戰爭最高原則第二篇」中，却直書其生平之經驗，以爲在適當之時機，雖犧牲一省，委諸於敵，亦無關宏旨。因此，若謂上次大戰，果能放棄東普或多腦王朝之大部爲得策或必要，則不可；反之，若認定在戰爭實況中，對於史利芬伯爵艱苦締造「以優勢兵力對一敵攻擊而行殲滅，同時拒止其他之敵，阻其策應」之內線作戰——抵禦戰之簡單作戰原理，欲行確保，殊匪易事則猶可言也。

第二節 一九一四年東普之內線作戰

是項簡單之「抵禦戰」戰爭原理，實施已如此困難，德奧之全般作戰計劃中，未嘗獲得答案，但在東普防禦線上，却以輝煌燦爛之形式解決之矣。下面即爲赫赫戰果之敘述。

第八軍奉命擔任德國東邊之防務，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即坦能堡會戰之第一

日，由步兵與預備兵九師，邊防軍與補充兵四師，附力量極微之砲兵與幾近於無之重機槍以及騎兵一師編組而成。（參照附圖一）其任務乃『警戒俄軍侵入東普』並『策應與軍計劃之攻勢』。若第八軍能拘束敵人，迫其自與軍正面，抽調強大兵力以策應之，最為有效。設俄軍之對東普，志在待機而動，則此任務之達成，祇有賴於對俄取攻勢始克有濟。且若狀況許可，則以指向東南，大約掠過華沙以東為適當。『俄軍若以特別強大之兵力對付第八軍，於我全般局勢，亦非無利。於危急非常之時機，則可放棄維斯杜拉河以東之普魯士土地，以待本軍調集其他部隊前來增援而後已。』再若軍司令官可以『自行決策指導東戰場之作戰。』然則在實施方式上，却有充分之自由。

事實之表現，俄軍乃用強力部隊對付東普，一切不出德國參謀本部之所料。

俄軍統帥部有『三種』之目的。蓋欲深入德國本部，必須排除兩側之威脅為條件。故第一為第一、二兩軍面向西北之任務，乃欲下東普，進佔維斯杜拉——坦澤——杜爾恩之線，以求右側之自由；第二為第四、五、三、八各軍面向西南者，（參照附圖二）在於

擊破奧匈軍，以擴清左側之威脅；而對於侵入德國本國之第三任務，暫以第九、十兩軍担任之。隨第一、二兩軍之後，先向華沙方面輸送。迨俄軍統帥部覺察東普方面德方守備兵力薄弱，隨即決心於八月七日開始向德國本部進攻。以第九軍向杜爾恩——波森，第十軍向波森——不萊斯勞。

俄軍之進佔東普也，德方料其必以連寧坎夫將軍統率之第一軍（聶孟軍或譯尼門軍）東出馬斯里湖之北，而以撒梳那夫將軍統率之第二軍（拿烈夫軍或譯那留軍）南出馬斯里湖之西，用包圍式以取之。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坦能堡會戰之第一日，俄軍可以調用之部隊，計有第一軍步兵九・五師，騎兵五・五師；第二軍步兵一〇・五師，騎兵三師；第九軍步兵二師，騎兵三師；總共步兵二十二師，騎兵一一・五師。對敵者爲德方第八軍，內計步兵與預備步兵師九，邊防軍與補充兵師四，騎兵師一而已。其時俄軍之第十軍亦未到着。

第八軍雖對數量優勢之敵，而仍期以攻擊達成其抵禦之任務。俄方第一、二兩軍受

馬斯里湖之離隔，故史利芬伯爵平時作戰演習奠定基礎之內綫作戰，得有實現之可能。德方第八軍先對俄國聶孟軍攻擊，但於拱賓能附近會戰德方勝利成熟之前，爲顧慮俄軍拿烈夫軍威脅其後，乃及時終止，先擬退至杜爾恩——坦澤、維斯拉河之綫，然後決心攻擊俄國之拿烈夫軍。迨至與登堡上將任軍長，魯登道夫少將參贊戎幕時，在坦能堡附近之會戰中，曾重重包圍拿烈夫軍而粉碎之。與登堡將軍繼卽由坦能堡戰場回師直取聶孟軍，幸因俄軍右翼六師感受被俘之威脅，而於九月十至十一日深夜後撤，否則聶孟軍，難免罹同樣被殲之命運。俄軍第一軍雖經免脫，然亦受驚匪淺矣。

以上所述，乃當年抵禦作戰光輝燦爛之戰蹟。其成功之內在因素，厥爲堪稱絕響之大胆與澈底之指揮，祇留置騎兵一師，邊防軍若干營以及哥尼斯堡要塞主要預備隊（步兵十一營，砲兵九連）等，對付俄國第一軍之全軍，而將其他一切兵力，以至於最後一人一砲，皆集中使用於會戰決勝之處，中央綫上（第二十軍團）數量雖居劣勢，有兵力過薄之嫌，然以加倍之力量從事包圍，於是終而獲勝。兩包圍翼雖受俄軍第一、六兩軍團

來自南方之威脅，六日鏖戰期間，本身雖有種種難關，俄國哥孟軍之先頭部分，雖然迫近戰場僅約四〇公里，威脅我苦戰部隊之腹背，雖有此種種打擊與負累，而仍能堅持到勢，決然攻擊之。

第一種原因，則為部隊與部隊長無可比擬之能力，其攻擊精神，及平時教育之收穫，養成其超人之優越感，其行軍能力，與夫在人力難於忍受之勞頓中具有堅忍不拔之精神，凡此皆為其勝利之原因。〔戰爭論第二篇第八章〕

第三種原因，則為俄軍指揮之欠當。不論西北綫上之指揮，抑或第一、二兩軍，均未適時覺察當前劣勢之敵，正在實施內綫作戰之抵禦戰也。已低估德軍之力量，又未估及其一、二兩軍離隔之危機，以致侵入東普，未加考慮。其目光與思想，受遠大目標——維斯杜拉河之引誘過甚。第二軍遠離第一軍陷於不幸之會戰，而第一軍則有坐視不救之

第三篇 大戰時之抵禦

嫌。蓋自八月二十二至二十九日晚，八日之間，第二軍不斷流血，而第一軍僅以其左翼自奧爾克孟（Orkmen）前進至比碩夫斯泰因（Bischstein），空中距離不過八〇公里，故每日平均僅僅前進十公里。

東普抵禦戰結果之數字：德方損失三七、〇〇〇人，俄軍死傷二五〇、〇〇〇人。關於作戰之效果，容後詳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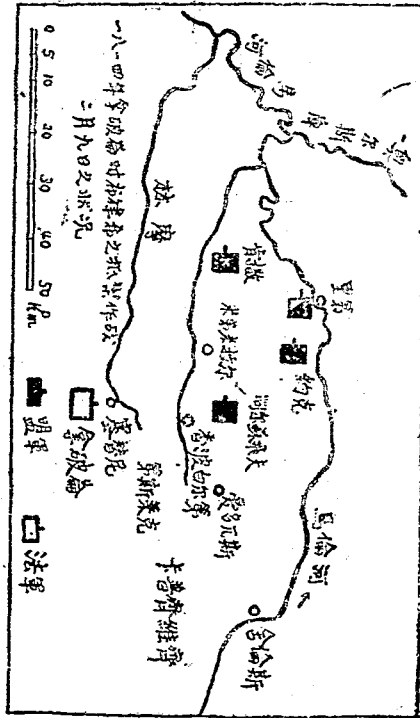
此種赫赫成功之抵禦作戰，使過去一切類似之戰役，遜色一籌。蓋以往諸戰役所具之內在條件，無一與此次東普戰役，可相比擬者也。

拿破侖一八一三年秋季指導之戰役，即由得萊斯登出發之內線作戰也。先以其主力對布律希（Blücher）前進，但布氏却以希萊西亞軍巧為退避，俟拿翁轉其凶鋒，對付波米軍時，布氏則回師攻擊其殿後之麥克端那（Machona）將軍，於八月二十六日擊破該軍於卡茲巴卡（Katzbach）河畔。拿翁在得萊斯登附近對波米軍雖然勝利，然其部下却在庫爾姆（Kulm）與大草葦（Grossheeren）附近以敗績聞矣。於是此次內線之作

戰，拿翁之毅力，固然過人，其部隊固屬能征慣戰，但以對方應付機巧，部下指揮失當，而不得以擱淺聞。

一八一四年二月十日至十四日，拿破侖對正向巴黎前進之布律希軍之攻擊，可爲內線作戰的抵禦戰之楷模，法人喻此戰役爲「不朽」。拿翁於二月十日擊潰俄國阿爾蘇飛夫（Olsufew）軍於香波白爾第（Champaubert），次日（十一月十一日）敗撒肯（Sacken）軍於蒙第米拉爾（Montmirail）二月十二日則敗約克（York）軍於第里（Ch. Thierry），二月十四日則敗布律希指揮下之克萊斯第（Kleist）與卡普齊維齊（Kapaewitsch）軍於埃多依（Erfors）。拿翁確予布軍以嚴重之打擊，但未達到殲滅之程度。後來拿翁批評布律希云：「此老爲我生平惟一之勁敵，其攻我也，狂暴與我相埒；好不容易，將彼擊敗，但彼又復備戰完畢，屹然與我分庭抗禮矣。」

一七九六年拿破侖在意大利之成功，與一九一四年東普之成功相較，亦殊遜色。



茲再研究東普之成功，檢討其對於東戰場抵禦任務之作戰影響維何。前已敘述，俄軍有三種目的，佔領東普，侵入德境，擊潰奧匈野戰軍是。前兩種目的，業經擱淺，而且永在擱淺之中；蓋於戰爭期內，實無機會以恢復原日之兵力與威力以圖再舉也。於是東戰場德方兵力許可範圍內，實施之抵禦作戰，得圓滿解決，俄軍向西之前進，得以阻

止，其對面戰場作擾之策應，得達禁止之目的。八月下旬，法國亟盼俄軍能迅速攻入德國本部，俄軍統帥部却以「法國須防阻德軍由西線轉移兵力於東方」以爲對。因東普尙在德軍手中，以地位關係，俄軍經波蘭向西之前進，必受側面之威脅。果欲前進，最低限度，必須掃除此項側面之威脅。

其次，德方第八軍之另一任務，在減輕奧軍在加利西恩計劃攻勢之負擔，務於德軍不及之廣範圍中獲得解決。

坦能堡會戰第一日，即八月二十六日，俄軍對東普已使用步兵二十二師，騎兵十一師半；迨至九月十日，即馬斯里湖會戰第一日，步兵已增至三十四師半，騎兵仍舊。次日尙有步兵四、五師之衆，陸續加入。除第一、二兩軍外，尙有第十軍之全部，與第九軍之一部，正在折向東普前進中。鑒於坦能堡與馬斯里湖附近敵軍之局勢，西北路司令官步兵上將魯斯琪（Ruzhik）乃放棄拿烈夫之線，於九月二十二日以其左翼抵達朗沙（Lonska）——馬爾京（Malik）之線，當時雖有俄軍統帥部之訓令，明示尙有西伯

利亞兩軍正在前來應援左翼，但因恐懼德軍由東普向南出擊，乃繼續向布耶萊斯托克（Bialystok）——布耶爾斯克（Brisk）方向退却。第一與第十兩軍自東之攻擊，亦因恐懼德軍由東普出擊之攻勢而停頓。且以背進代替向德國之前進！德軍向華沙之進路與進出西第里斯之方向，因此乃得開放！（參照附圖二），俄軍之西南正面，因而亦起反應。其總司令砲兵上將伊橫那夫（Ivanow）將軍，乃命其右翼第四軍向北（郎沙——齊舍拿夫（Zachanow）掩護西南路之側背為第一任務。查爾（Neh）本人於九月二十三日說明意圖時，表示繼續戰爭：「若有必要，我將退至伏爾加河畔（Wolga）。」然則直接間接均已充分減輕多腦王朝各軍之負累矣。

凡此戰略上之種種作用，我方均無所知；重創後之奧匈軍，情勢感覺嚴重，且有亟盼強力德軍使用於其左翼担任直接支援之模樣。基於上述之原因，奧匈軍希望經西第里斯之攻勢不克實現，而「作戰計劃」迫切要求自東戰場抽調強大部隊增援苦戰之西戰場者，亦無法達成。蓋目前猶為我戰線者，祇為俄軍十分之廿耳，其國內生力軍仍能源源

開赴戰場，此亦不可忽視之事實。

更有第三原因，可以發生實際之作用：俄方對於德軍之指揮與部隊之攻擊能力，咸有自嘆弗如之感；然而德方却自信自己之優越，故爾後遭遇若干危機，仍能化險爲夷，對數量優勢敵軍之戰鬥，亦能應付自如；其原因不問可知。

然則若以單純之守勢，以期達成東普之抵禦任務，依照先前擬定之過渡辦法，俄軍壓迫，即向維斯杜拉河後面退避，如此則徒然削弱東線全般之防禦力量，乃顯而易見之事。俄軍得有行動之自由，或則轉而對奧，或則侵入德境。純粹防守之一案，祇於能抽調強大之德軍轉用於西線之場合，對全般局勢，方稱有利。俄軍若以西北路軍之主力（四個軍）尾追後撤之部隊，則抽調之舉，將成畫餅；俄軍若轉而對奧，而加利西恩境內之奧匈軍又能獨力應付優勢之敵，抽調之舉，或可成功。然而事實經過，並非如此。

第三節 大戰開始時奧匈對俄之戰役（附圖二）

德國與奧匈之統帥部，對於戰爭之全般指導，有一共同之意見。卽先實施「本戰，德國對法蘭西之戰」，但奧匈却須單獨（除東普弱勢之德軍外）担任對俄戰鬥之任務，直至對法急求決勝之命運降臨而後已，然後大量輸送強大之德軍，使用於東戰場，協同原日奧匈軍從事對俄之決勝戰。（參照康拉特元帥「我之服役時代」）

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二日毛奇上將與康拉特元帥會晤時，毛奇曾面許對法決勝之期限云：「吾人希望戰事開始後六週，可以解決法國，或則最低限度，可將主力轉用於東戰場。」康拉特元帥曰：「然則我奧匈軍對俄最低限度，須支持六週，掩護吾人之側背。」

（見康拉特「我之服役時代」）

是故奧匈對俄之戰役，先寓抵禦之性質，固無疑義，必須防阻俄軍，使其不能直接影響德國對法之戰役。

爲免過早爲俄軍之優勢壓倒起見，奧匈之出師，不能以片面之「抵禦」指導之；反之，對集中完好之俄軍，必須施以有效之打擊，於是「抵禦」戰之本身較爲輕易，且可

贏得空暇之時間，以待德軍之加入。若欲阻止預知在維斯杜拉河東面波境集中之俄軍，不復通過布萊斯勞與波森向柏林挺進，則於布格與維斯杜拉之間，必須舉行猛烈之攻勢，方克有濟。至於「大規模之攻擊」，則待德軍到着後行之爲愈。」

奧匈第一軍於克拉斯尼克（Krasnik）附近對俄國第四軍戰鬥奏功之際，前此擬定爲抵禦而實施之猛撲，得到迅速之擴張。康拉特元帥基於此種成就，乃決心於八月二十五日，以第四與第一兩軍在布格與維斯杜拉河之間從事「決定性之攻勢」。向東担任抵禦任務之第三軍，同樣亦須打擊經他爾那波爾（Tarnopol）——布羅底（Brody）突進之敵。然則亦須出於攻擊而無疑。而此方圖決勝之出師計劃（戰役計劃）；於第四軍戰勝俄軍第五軍之後，又須決然自北南下參與第三軍之戰鬥時，乃於九月一日大加修正。九月三日奧匈軍最高統帥腓力大王公致德皇電報內竟誇稱：「大目標在打倒俄國」，爲此切望東普第八軍能以強力部隊出西第里斯遙相策應。屢次計劃，愈演愈大。萬一每戰皆捷，則試將帝俄南路軍主力向黑海或基甫方面壓迫，此舉一時確極重要，蓋由是可以

迅速切斷通波萊西 (Polstie) 沼澤地區之聯絡也。

因此該戰役乃失却其抵禦之特性，而溢出抵禦檢討之範圍。但以實際狀況，又係抵禦戰役，故希望與實際兩相比較。未始不可獲得特殊之教益也。

企圖與事實之經過大致如下：康拉特元帥希望在集中與作戰準備上佔得機先。第四與第一左翼兩軍，利用機先之利，向北攻擊俄軍第五與第四兩軍。奧匈第一軍自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克拉斯尼克三天苦戰之中，正面向北迫退俄國第四軍。奧匈第四軍於多馬碩夫 (Gomastov) 與科馬羅夫 (Kornarow) 附近，苦戰包圍俄國第五軍之兩翼。該敵於重大損失下，突圍而去。其時奧匈之第三軍亦以十師之衆向東攻擊，以抵禦俄軍第三與第八軍之進襲，但兩側，尤其是南面，却受俄軍約二十師包圍運動之威脅，不得已冒重大損失經林堡後撤。康拉特元帥確信，第一與第四兩軍之勝利，以爲林堡附近之情況，亦得以好轉。於是令第四軍祇須留置一部兵力，尾追後撤之俄軍第五軍，以主力決然南下參加第三軍之會戰，而同時則以第二軍方剛到着之部分，加入第三軍之南

翼，協力推動攻擊。德方統帥部亦充分信賴康拉特元帥以前以及擴大後之種種企圖。

然而企圖自企圖，後來並未實現。俄人使用生力部隊三軍團之衆（第九軍之二軍團第三軍之一軍團）對付奧匈第一軍。九月九日第一軍已到山窮水盡勢須退却之時機，而俄軍亦因損失過重，有放棄攻擊之意。康拉特元帥雖在極度困難情勢中，猶能以最大之決心，堅持其意圖，希望由塞爾維亞方面逐漸到着之第二軍之生力部隊，參加第三軍之南翼，戰事可望好轉（參照附圖三）。其時南下之第四軍，却未能實施其預定之側擊，反而正面向東，延展於第三軍之左翼，與之併肩作戰。且因該軍南下結果，竟致與第一軍間，形成拉瓦魯斯卡（Rawa Ruska）與比爾哥萊（Bilgoraj）間寬約六〇公里之間隙，俄軍第五與第十七軍團以及得閒之第五軍之特拉哥米羅夫（Draconihov）騎兵軍團，遂乘隙而入，攻擊奧匈第四軍之側背矣！（參照附圖三）激戰總共十七日，於九月十一日上午，當時東普第八軍剛剛結束馬斯里湖會戰，康拉特元帥竟決心向桑河後而退却。

簡單之事實經過即如此。

康拉特元帥之作風，殊堪佳佩；以不屈不撓之意志，堅持攻擊，不容「主動」脫手而去。當企圖與手段不相協調而其計劃為敵阻撓時，則重新想法解決困難以出敵之意外。反復窘迫俄軍，在若干地點予以致命之打擊，直至最後仍然相信勝利可期，但結果因損失過重，不能抑制全部奧匈軍之退却。

吾等雙方之企圖與事實經過已極公開。吾人必須平心靜氣，不說虛實話，對此大規模之戰，不能說毫無戰勝之希望，而反以失敗結果而自怨。其原由在於：吾等請求一合種之解釋方可。實以此次戰役包含充分之作戰理想，故其研究，尤饒利益。

吾人祇用算筆，不能解答是項問題。奧匈參謀本部相信俄國動員後二十日（約在八月廿一日）可有步兵三〇師，騎兵十三師；動員後三十日（即八月底），可有步兵六〇師準備完畢以對加利西恩；同時奧國則可使用步兵三八・五師，騎兵十師以對俄。但實際經過情形，與方遠較俄方為有利。八月二十日奧國已有步兵三〇・五師，俄國不過擁有三二師耳。至九月三日，據俄方報道，亦祇增至三八・五師，與奧國參謀本部假定其

第六○師可資遣者，然不相符也。迨至九月十一日戰團中止時，奧匈已有四八師之衆，不特有德國邊防軍二師，與至多不過五十一師之俄軍對壘；若與東普相較，情況顯然有利。斯不同者，乃騎兵十一對二十二師之比，兵力頗覺懸殊耳！再則砲兵，俄軍亦以三〇六○對二一四○佔得極度之優勢。

俄軍第三與第八軍因受法國政府之要脅，在集結未完之先，趕速越過加利西恩遂驛，其難限遠較奧匈統帥所預期與計算者爲早，亦非奧國攻擊企圖不克成功之決定原因。

反之，雙方因集中區域關係，以致出發之情況懸殊，對於戰役之經過，却生嚴重之影響。俄國西直路四軍以一戰路上彼此聯繫之弧形，環繞加利西恩而集中（附圖二），但加利西恩突出於奧匈之東北，奧匈野戰軍集結於此以求拱衛；各軍（卽担任防禦之第三軍亦在內）無顯明之重點於三個不同之離心方向，從事攻擊。處處與敵正面遭遇，會戰過程中，祇第四軍方面，曾成功兩度之包圍。而俄軍第五軍仍舊逃出包圍圈。當時所

以省局部之成就者，乃該軍之一部能對優勢之敵實施艱苦之正面攻擊有以致之也。

此次戰役之經過，尤其是第四軍兵力之轉用，果欲視之爲內線作戰，則其內線作戰之成功條件殊覺未足。奧匈之北路軍，——即第四與第一軍未能擊破俄軍第五與第四兩軍，祇於正面迫其後撤耳。迨後奧匈之第四軍捨其前此相持之敵（俄第五軍），轉而對付俄軍第三軍之側背；但時間，空間均未許其贏得勝利，蓋其先前之敵——俄軍第五軍——又復起而參戰，攻擊奧匈第四軍之側面。於是奧匈第二與第三軍在南翼方面苦戰獲得之優勢，——奧匈軍步兵二〇・五師，對俄軍步兵十二師——未及利用，或亦不復利用矣。

勝利希望之不克實現，除上述作戰範圍諸原因外，尙有若干內在原因，更爲困難。

凡攻擊，若不陸續不斷以生力部隊培養之者，其力量必有枯竭之時。守者增加生力部隊愈多，攻者之力量減退則愈速。始初形成兵力平衡之狀態，克勞塞維茲名此狀態，爲「攻擊之最高點」。入後守者逐漸轉居優勢，甚而強迫攻者轉爲攻守。此種過程，尤其

在抵禦情況，初時須以攻勢達成者，更爲必然之趨勢。其時重在以細緻之判斷，覺察攻擊之最高點耳。但實際上極爲困難，戰史不乏例證。例如：東普方面拱資寧附近之會戰，於八月二十日中止，「最高點」之選定，實屬過早；而奧匈對俄之役，奧匈軍「攻擊最高點」之選定，則又嫌其過遲；蓋奧匈軍之攻擊力，尤其是第三與第一兩軍，整日對重機槍砲兵優勢之俄軍，行正面攻擊，損折過甚，以致若干地點，幾無內在之推動力，足以從事抵禦，就外表面言似係對本軍攻擊力量估計過高，而對敵方防禦力量，估計過低所致，其實對於「攻擊最高點」選定之欠當亦殊有關。奧匈軍之全級教育與訓練，本屬奇特，甚而譽之爲片面的專事「攻擊」者，未爲不可。觀乎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康拉特元帥致毛奇將軍書，內有「余具反對坐而待斃之辭性，而且確信「主動」之價值，故余自光中之所留意者，厥爲儘早之攻勢」之語，而益信其無訛。基於此種理論，對於第三軍掩護第四與第一兩軍向東對俄國第八與第三兩軍之攻擊，其任務之達成，原可就地利用鞏固之河川地區；以從事抵禦戰爲有利者，何以反以正面對兵力優厚於我之敵

攻襲，其理由安在，不問可知矣。

實施全部攻擊之「劍」雖有，惜乎鋒鈍久利，不克完成康拉特元帥奠定之英勇計劃。彼於一九一三年德軍秋季大演習中，曾以「精神協調，長於主動，裝備優良，印象絕佳」之評語加諸德軍。而其對於與匈軍之教育與訓練，在若干方面估價更高。或以加利西恩線上與匈軍對壘之俄軍指揮官，較諸東普方面者殊欠謹慎與不為，而使其估計益甚。奧匈戰史評云：「參謀總長以此任務要求陸軍，未免過奢」，此語頗為中肯。（見奧匈最後戰爭第一卷）

康拉特元帥在加利西恩所受之慘敗，深咎德軍不向西第里斯方向進出。而此求之全責備，則又牽涉「抵禦戰役」轉變為決定性之總攻擊戰役之問題。東普之勝利，就「抵禦戰役」着眼言，已足以充分減輕加利西恩之負擔；但就與匈指導而非德方願望之決勝戰役言，德軍必須於坦能堡會戰結束之後，立即向西第里斯方向攻擊，俾能及時影響加利西恩之戰局。然以俄軍向朗沙——馬爾京退避之故，以致此種攻勢之諸般基礎，均極不

利，蓋德軍使用東普之力量，本屬有限，殊難發生充分之作用；況當前之俄軍第一軍尚未澈底爲我擊潰，須要留置強力部隊以資監視，自無驚人成就之可期。而且後來加利西恩之情況，亦要求須與奧匈第一軍直接聯繫，更無南下之必要矣。（參照：（1）國史，世界大戰第二本（2）奧匈最後戰爭補篇，（3）希佛爾著：德軍自東普經那列夫向西第里斯之攻勢。）

奧匈軍雖如此勇敢犧牲，但攻擊終歸失敗。「主動之攻勢，未嘗指示「抵消劣勢」之途徑維何，反而成爲熒熒鬼火，引誘康拉特元帥，走入毀滅之途矣。」（見愛里希馬克斯著大戰時之攻擊與防禦）

此次戰役，以企圖決勝之攻擊言，雖未達到希望之目的，但打破俄軍原定之企圖與夫奧匈軍達成其本身之任務，雖受暫時之限制，確曾得到最後之結果。俄軍擬用兩翼包圍殲滅加利西恩與匈野戰軍之企圖，已經失敗。奧匈軍阻止俄軍之西進，反而成功，然以損失相當言，對爾後東戰場全般之作戰，增加不少困難。內部之動搖，團結之弛

鬆，優勢感覺與必勝信念之喪失等，削弱野戰軍打擊力量之程度，殊足驚人。奧國戰史評云：「古老奧國賴以生存數世紀之精良陸軍，至一九一四年已一蹶不振，經此一戰，加速結束其命運。將校團之鮮花，與夫士兵之長處，莫不為蔓草所掩蔽。」俄軍報道，傷亡奧匈軍約二十五萬，俘虜十萬以上，獲大砲四百餘尊；而此數字，係在俄軍開始展開期間，——序戰期間公佈者。奧匈軍欲以攻擊企求決勝，以致過早消耗，依全般狀況判斷，若改用「抵禦戰法」，必有充分之成果。此種悲劇之演出，攻擊精神估價過高有致之也。一般能以節約兵力之「抵禦戰法」達成之任務，竟以耗損兵力之攻擊戰法達成之。結果對於德軍統帥部，發生直接影響，抽調東普部隊以銜接奧軍之左翼而應援之，爾後並曾向東戰場轉移少數兵力；康拉特元帥對此雖有「分期付款」沉痛之指論，但以當時勝敗之關鍵，繫於西線，極力保持西線之兵力，並希由東戰場向西增援之情形下，反能由西線向東應援，實屬難能可貴。

當時狀況，果能如目前之了然，則「抵禦戰」之實施，必有充分之成就。奧匈軍集中

期間所得時間上之機先，於抵禦戰範略言，俄軍第八與第三軍雖已過早出現，但以奧匈第四與第一兩軍對俄軍第四與第五兩軍之局部攻擊，仍足以有效支撐全局也。至於以抑留俄軍轉移視線，免敵入侵德國本部爲目的之進一步的攻擊，目前尙無此必要。蓋俄軍一時未能使用其主力，侵入德國內部，且亦不欲如此冒險，否則將受我東普第八軍與加利西恩奧匈軍之側面威脅。俄軍必須先事排除此項威脅，且亦企圖如此，甚而使用其主力以對付奧匈。然則在此實際守勢之抵禦狀況下，只須注意「不挨打」，「確保我強大之打擊力量」，俾能應付萬一俄軍有向西侵略之企圖，有一完整之野戰軍，以犄角之勢，隨時威脅其側背足矣。加利西恩前有河川之險，後有喀爾巴阡山之障，特適於抵禦陣地之用，且便於抵禦任務之完成。依此以施行持久戰或防禦戰，或能達到兵力均勢之目的，甚而可以本乎全局之旨趣，抽調若干兵力以向西也。

攻者之損失，原較守者爲大；抵禦之本質，在於消耗攻者之力量，直至攻擊方面之力量耗損殆盡，本身力量夠稱強大時，則轉守爲攻，重新取得主動。然則退一步言，就

抵禦本質之觀察，純以攻勢企求決勝之答案，亦與全般戰爭計劃中奧匈軍所應担承之任務相違，蓋奧匈內在力之損失與消耗，遠較敵方爲甚也。

然則奧匈軍若能以「抵禦」爲當前之任務，在抵禦戰之範疇內，不斷注意攻勢之打擊，其預期之成果，時時能與其兵力之使用相適應，則於全局之發展，或於西線決勝主張之固執，實有莫大之助益！

第四節 一九一四年第九軍在波蘭之抵禦戰鬥（附圖四）

茲再討論一種抵禦之形式，是即德國在東戰場爲聯繫奧匈軍自加利西恩之撤退而定之部署。

此次奧匈軍退却之結果，兩個足以威脅俄軍向波森——布萊斯勞侵入德國之箭頭，兩個側擊陣地業經喪失其一，即加利西恩，而奧匈軍之內在力量已不復能由此側擊陣地出而作一遠大之攻擊。俄軍以弱勢之部隊，已足以對付削弱後之奧匈軍，而其主力通過

維斯杜拉上下游進出波蘭之通路已洞開無阻。

。因此劣勢之德國東方軍，膺有幾難達成之抵禦任務。史利芬伯爵於一九〇五年某次兵棋演習中曾云：「倘俄軍越維斯拉拉頓得易北諸河前進，吾人即不能袖手旁觀，否則法境之戰事，即無法推動。」益以德軍指揮部無充分之作戰自由，而須直接支持與匈軍；而且俄軍得前此控制國內及亞洲方面之各軍團（四個西伯利亞軍團，一個土耳其斯坦軍團，一個高加索軍團）源源增援，而日益坐大；因此情況更加嚴重。是即當時與登堡上將以其弱勢之部隊，配置於一四〇〇公里之正面，抵抗敵人壓倒的優勢之緣由也。

在此情況之下，其抵禦之目的，務先以「慾望確實適應本軍之力量為度」。奧匈軍加利西恩之役所得之教訓，堪資慾望過奢者之殷鑒。與登堡上將實施之抵禦方法，對抵禦戰役之指導，在絕無僅有之可能範圍內，指示典型之模範與驚奇之成就。是乃一面集中優勢兵力於有效之方向，遂行若干奇襲之攻擊；同時却以最小限之部隊在其他線上，從事抵禦戰鬥之方式也。此種抵禦戰之基本原理，固屬如此簡單而自然，但為能挨過難

關重重之情況，却又需要高度之胆識——機巧與努力！

初次奇襲式之打擊，實施於波蘭南部。自馬斯里湖畔會戰擊退俄國第一軍之後，九月中旬，德國第八軍之兵力空出甚多。該部越拿烈夫向西第里斯之攻擊，因與匈軍轉向都那野茲退却之故，失去其目的與作用。更以當時與匈軍之狀況，要求德軍直接支持。因此德軍亦不能遠離與軍而向伊橫哥羅——華沙之方向使用，結果形勢所迫，反而集中於卡多維茲——陳斯托賚一帶。以步兵九師，騎兵一師組成第九軍，由與登堡上將統率之。取得與匈軍統帥部之同意，對先行到達正在追擊與軍之俄國兵團之側背，斷然前進，第八軍則仍服保衛東普、西普、對付俄軍重新侵犯之任務。康拉特元帥亦附和第九軍之前進。

欲期全圖之側擊充分有效，則以俄軍跟蹤追躡向都那野茲後而退避之與匈軍為條件。惜乎此種前提，未曾出現。俄國砲兵上將伊橫那夫統率之西南路軍，以主力追擊與軍，至桑河地區即止而不進，整頓其隊伍，祇以騎兵十二師推進維斯杜拉河南，以對與軍

之新正面。俄軍統帥尼古拉大公偵悉波蘭南部有強大德軍集結，意料德軍之前進，將向維斯杜拉中游，彼即決心殲滅該處德軍，以攻擊軍十至十二軍團之兵力，向波森—布烈斯勞挺進。僅以第三與第八軍團對付奧匈軍，第一軍之一部及第十軍對付東普，其他第三、五、四、九各軍則位於維斯杜拉下游，重點集結於華沙附近。爲掩護大軍之集結起見，曾派遺騎兵九師以及弱勢之步兵部隊，推進於維斯杜拉河以西。

因此德軍第九軍，以及先以一部在維斯杜拉上游以北協同德軍作戰，然後再行全部使用之奧匈第一軍，始初僅遇敵之先進騎兵，入後始與俄軍攻擊兵團之左翼，即俄軍第九、四兩軍團之一部，業經渡過維斯杜拉抵達伊橫哥羅者相遇而擊退之。於是德軍第九軍則轉而向北，攻擊華沙以東正在集中之俄軍主力，雖居劣勢地位，仍能壓迫敵軍向華沙方面撤退。迨後因俄軍不斷增援，以致德軍步兵八師（其中民軍居半），騎兵二師之兵力須與俄軍步兵十八、五師，騎兵六又四分之一師苦戰，結果第九軍在包圍威脅下，中止戰鬥。其次因爲奧匈第一軍以七個缺少砲兵之奧國步兵師與二個半德國步兵師在伊

樞哥羅附近，受優勢俄軍十七又四分三師兵力之壓迫，必須退避戰鬥，而且退却之行動已於十二月廿六日開始，復因維斯杜拉河南面奧匈軍之主方，數量上雖佔優勢，但未跨越桑河地區，於是奧登堡上將即於十月廿七日下午令向西利西亞省退却，並澈底破壞一切鐵道與道路，以從事退却運動。跟踪追躡之俄軍，旋於十一月二日停止前進，一方面為顧全其兩側之安全，另一方面則在整頓其後方之補給。際此南波轉戰期間，德方第八軍則以步兵九師半與騎兵一師之兵力，保衛東普，對付俄軍留置該地從事攻擊之步兵二〇一及二一師，騎兵八師之衆。

俄軍原定之計劃，為德方第九軍首次之局部攻擊所攔淺。第九軍以細緻之判斷，察覺其攻擊作戰之「最高點」，不容優勢俄軍，得有機會，遂其殲滅之企圖，反而阻其西向波森卜—布萊斯勞原定之西進計劃，最低限度亦已暫時迫令俄軍停止前進，由是進而確保德軍統帥部在西戰場處置之自由，利用適時之退避，以避免陣地戰之危機，並藉此獲得進剿之自由。更以俄軍主力轉向西南之故，其右翼漸次脫離維斯杜拉之屏蔽，暴露

側面，如果施以有效之側擊，可以增大其與東普前面俄軍之間之隙，完或過去得未曾有之新新面有利之作戰條件，更以此種情況之演變，東普之固守，及其與西線鐵道有利之聯絡等關係，則對全般作戰指導上將重點移向東戰場，可予統帥部以可能之公算與基礎，蓋是時西戰場上充分有利與迅速之決勝，幾不復有望故也。

依東普數次有效之抵禦戰鬥，牽掣強大之俄軍，直至十二月底，仍有俄軍步兵二十一師，騎兵八師逗留未去。第八軍原已擁護其側，今俄軍渡過維斯杜拉向西南深進，則其背面反受第八軍之威脅，俄軍統帥部無時不在感受腹背受敵之壓迫，然雖如此，但以第八軍之請求，不將西綫重點方面新成立之預備軍團一，配屬於東普。

終則第九軍之攻擊，牽掣強大之俄軍，脫離與匈正面，藉以豫防爾後之反擊作用及於加利西恩。此種負擔減輕之程度，可於十二月底維斯杜拉上游南岸與東軍敵對之俄軍步兵四一、五師，忽然減至二六師之情形見之，反之維斯杜拉上游北岸德軍十二、五師，須抵當俄軍三十師，與軍十一、五師反須敵對俄軍十七師之衆。然則第九軍與匈軍

間攻擊與抵禦之扮演，確曾達到欺瞞之目的，惟乎後者對於攻擊新角，未能維妙維肖，有效實施之耳。

若干軍事論壇，公認「南波戰後，爲失敗之戰役」。以純攻擊之戰役視之，失敗之批評固當；惟默察全般狀況，此次戰役，究非失敗者也。蓋南波一役，抵禦戰役也。已係抵禦性質，則其開始從事作戰之方向，雖然不利，但在東戰場若干抵禦措施之鎖鏈中，仍屬重要之一環。

但南波戰役，尙未閉緊鎖鏈，俄軍之攻擊意志未經摧破，僅僅乎使其前進運動暫時頓挫，至於全鏈之完成，則有賴於下一環之連結也。

吾人先欲認識俄軍之企圖，並測定其對於德方採用之對策所生之效力爲何。（附圖五）

尼古拉大公決不放棄侵入德國之企圖，正面使用第二、五、四、九各軍，進攻德國本部。政佐耶洛京（Yarofochin）——卡多維茲（Kattowitz）——奧希維茲（Auschwitz）

路線，爲其首次之攻擊目標，並作爾後攻擊出發陣地之用。第二軍與該攻擊兵隊聯繫，對德方杜爾恩（Troin）——波森要塞線，担任直接之右側掩護，再以第十軍向維斯杜拉下游之進出遙遙掩護其右側。維斯杜拉上游南岸戰鬥之各軍——第九軍之四師，第三、十一、八各軍以及第惹斯爾（Dziest）軍團——則須佔領喀爾巴阡要隘，然後使用騎兵十二師進出匈牙利。

俄軍過去雖然屢戰屢敗，損失嚴重，武器、彈藥、器材等項漸感缺乏，但由上述企圖中，不難獲悉其攻擊意志，仍然完整旺盛。維斯杜拉大弧形內担任攻擊之部隊，連同華沙方面維斯杜拉右岸第一軍之兩軍團（西伯利亞軍團參與維斯杜拉以南之戰鬥者）共計十九軍團，計步兵四十一師，騎兵一〇・五師。彼等臆測德軍第九軍之陣地在維倫（Wielun）——那窩拉當斯克（Nowo-Radomsk）及其以南之綫。九月十四日按命令向西南方開始前進。九月十日第九軍重新集合從事攻擊時，俄方之兵力在前綫者，總計有步兵一〇二師，騎兵三十一師，國內尚有步兵九師，可供總預備隊之用。

一、奧德元帥在其回憶錄中有云：「吾人若以目前之配置，正面抵抗敵人之攻擊，則必遭施其壓倒優勢之戰鬥，其經過將與華沙附近之戰鬥無異。西利西恩位當衝要，難免受敵侵襲。吾人之任務，似以攻擊達成之爲愈。但若攻擊優勢敵人之正面，其敗也可必，吾人必須攻擊其暴露之側面，或攻擊其祇有弱勢兵力掩護者，方克有濟。」因此第九軍之主攻，乃由騎兵上將麥肯森將軍統率，集結於杜爾恩以南，從事側面攻擊。東普第八軍之任務乃遇優勢俄軍攻擊時，向安杭爾亞普障地且戰且退。其時祇留置步兵六、五師（後來祇有五。五師）大部爲民軍）騎兵一。五師，對付俄軍第十軍之步兵二十三師與騎兵八師。波境原日陣綫上，除維斯杜拉北面有奧匈第一軍之一部外，尙有德軍禁衛預備軍團與國民兵一軍團以禦俄軍十四軍團之衆。攻擊兵團——卽第九軍——與南波東普兩個抵禦兵團之間形成之大間隙，則以零星之民團與地方軍隊以填補之，爲能欺瞞俄軍起見，乃將是項民團編合成軍團，攻擊兵團之兵力，計步兵十一師，騎兵五師（包圍奧匈軍一師）。西利西亞與東普魯士兩個抵禦正面之如此暴露，祇於堅實攻擊兵團之作

戰準備能迅速，指揮能堅確不搖，以及俄軍運動緩慢之場合方可。蓋俄軍指揮部，若信賴其部隊之能力，以反擊對付不意之打擊，則亦不難以其全部十九團之兵力，對付德方僅有五·五軍團之攻擊兵團，阻撓德方一般之攻擊企圖也。

興登堡上將與魯登道夫少將關於敵情之所見，於北波戰役經過中，已歷試不爽。決心策定數日，第九軍騎兵上將麥肯森統率，未爲俄軍覺察，集結於杜爾恩南邊。十一月十一日出動，而於十一月十二日之烏羅茲拉維克（Wlozawek）附近會戰，擊退俄國第一軍之西伯利亞軍團。於同月十四至十六日庫特那（Kutno）三日之會戰擊破俄軍三個軍團。俄軍西北路總指揮，步兵上將魯士琪（Ruzicki）當時第二、五、四各軍亦受其指揮，於十一月十五日晨，始覺全局危機臨頭。德方第九軍已突進第一、二兩軍之間，虎据全般攻擊兵羣之右側。情況認識之結果，則爲二、五兩軍日前命其向西前進者，立即命其停止，轉向北進，參加第一軍方面之戰鬥。第四軍暫停待命。因此進攻德國本部之行動，整個停頓。俄方十五軍團之兵力竟爲德方五·五軍團兵力所拘束。甚至在十一月十九

至廿五日羅茲(Loz)七日會戰當中，幾乎不能取勝。魯士琪將軍於十一月廿二日下午二時，將關於十一月廿四日退却之命令下達第一、二、五各軍。但因德方第九軍以其步兵十一師之兵力不復能支持俄軍二十六、五師之兵力，而須於魯希西尼(Masishny)附近掙脫包圍之威脅，以致退却命令，得以保留。

羅茲會戰時，德軍在北波抵禦戰攻擊之最高點，已經達到，且已覺察。南波方面，俄軍對德抵禦兵羣之攻擊，因俄軍向北折轉之故，不克成功，由此更可證明，俄軍之力量有限。即東普方面之第八軍，雖以劣勢兵力，仍能完成其應担承之任務。此次戰役爾後發展結果，延至十二月底，雙方運動，停頓於里打(Rita)拉維卡(Tavla)，不斯拉(Bsura)下游之線成對峙狀態。祇喀爾巴阡山奧匈軍之正面上，攻擊仍在激烈進行中。由於西線抽調之增援部隊，不及趕緊參加爾來之劇戰，即使參加，亦嫌零碎之故，以致德方不時再謀決勝打擊之各種希望，不克實現。因之決然轉變東戰場戰事之戰機，無法利用。

但屢次戰鬥之目的已達，抵禦之鎖鏈，畢竟結成，俄軍之前進，終至停頓。俄方之攻擊力量，起自東普之會戰，繼之與奧匈軍之惡鬥，再受德軍南波北波之攻擊，終而與軍在里馬那瓦（Limanova）附近會戰之成功，一再受挫，疲憊已極。俄軍攻擊意志之消沉與破滅，實爲此次抵禦戰役顯著之成就。兵力方面，俄軍雖然日見優勢，但其指揮仍然被動，屈服於德方意志之下。其一切計劃，均已失敗。東普方面，德方之犄角陣地，無法掃除。欲通過波蘭進攻德國本部，却爲弱勢之德方第九軍牽掣，將主力折向西南，欲將錯就錯，繼續實施德國本部之攻擊，但第九軍又衝其側，不得不復與週旋，因此原日之企圖，頓成泡影。俄軍之西北路，獲悉德方新由西線調來之三軍團業經到着，即擬退却，而其最高統帥部曾一時相信，須退至維斯杜拉之後，由是可知，俄軍指揮部確實屈服於德方意志之下。而此一意志屈服一範疇內之成功，殊非施正面之抵禦戰鬥所能達成者也。嚴格言之，實有賴於攻擊精神旺盛之部隊與夫卓越之指揮。因德軍主動之精神，致支配優勢敵人^四之行動！

第五節 一九一四年深秋塞爾維亞之抵禦戰

所謂純粹持久性戰役者，乃防者初時無局部攻擊之能力，以至不克消耗攻者之力量，以達轉守為攻、從事決勝之一種作戰指導方式也。一九一四年深秋塞爾維亞抵禦奧匈之攻擊，卽其一例。

塞軍數十年來，舉國一致，瘋狂於對奧戰爭，兩次巴爾幹之勝利，獲有豐富之作戰經驗；參謀總長維姆得普尼克 (Vojvode Putnik) 統率第一次徵集之步兵六師，第二次徵集之步兵五師，騎兵一師，區分爲三個軍及烏西茲兵團，於八月十二至二十四日之苦戰當中，擊退奧軍越武里拿與沙瓦之首次攻擊，收效甚宏。另一方面，塞軍經沙瓦向西里眠之攻擊，經數週正面搏鬥之結果，亦以退回原障地戰鬥；烏西茲兵團向波斯尼亞之攻擊亦然。正面若干局部之攻擊，大都擱淺。於是十二月上旬，戰事暫告停頓，至十一月底奧軍又復起而攻擊。統帥波第烈克爲攻擊之崇拜者，擬以奧匈第五與第六兩軍步兵

十二師強，若干步兵師由三至四旅編組而成，其中有山地兵旅十七，以及大量二次徵集之隊伍數量上較塞軍優勢，出於自發及政治指導之強制，八月起漸次恢復元氣，以一重之攻擊戰役，以屈服塞爾維亞。經長期正面之前進作業與攻擊後，十一月初旬兩軍之外翼，從北及西南兩方面從事包圍攻擊。據奧方報道，塞軍當時被俘一五、〇〇〇人，損失火砲六〇門，同時並感補給上之種種困難，尤其是彈藥缺乏，蓋法國許諾之彈藥，不見前來，其他國內全般之補給，須在無鐵道多山地形上少數不良之道路運集故也。因此塞軍意志沮喪，維高得普尼克目覩當時狀況，非但不能自行攻擊，即繼續防禦亦有危機，於是於十一月七日傍晚，決心向烏伯河後退避，退向瓦爾耶禾以西高地，但非一勢退走，而爲且戰且退，遇強敵始行退避也。撤退時一切道路與橋梁均行破壞，牲畜及食糧均攜走或毀滅之。

十一月十二日塞軍抵達新陣地，補給狀況，日見好轉，蓋踏線日短故也，反之，與軍前進一步，各種困難與日俱增，所有道路或則破壞，或則泥濘，缺乏補給鐵道，地勢

高原，多爲不毛，飲料缺乏，標高差別太甚（忒里拿谷地七〇公尺，高達七〇〇公尺），飛雪期間馬匹損失太大。每當攻擊行將決勝之際，奧軍却能適時充分利用通行困難之地形向後退避。於烏伯河畔與瓦爾耶禾以西之陣地中，維嵩得普尼克將軍亦不讓第二軍暫時計劃之反攻，付諸實施，蓋彼以爲情況尙未成熟。未到決勝時期，仍不願予敵人以希望之機會，促其成功也。反之却於十一月十四日晚，命令繼向科魯巴拉陣地且戰且退，十一月十七日抵達新陣地。敵之行動，不出所料，仍然跟踪前進，而其困難日增，死傷日衆，給養與彈藥日缺，體力消耗亦日甚。然而塞軍於茲退却戰鬥中，兵力亦漸削弱。奧匈參謀本部記載，於此九日戰鬥中，俘虜塞軍凡八千，獲砲四二門。塞軍之作戰紀律，大受影響，若干部隊不堪應用，不聽指揮矣。維嵩得普尼克將軍乃採嚴厲手段，防微杜漸，舉凡臨陣脫逃及其協助者，皆處以死刑，並沒收其財產，以示懲罰焉。

科魯巴拉陣地前，鏖戰再起，第三軍司令官米西斯將軍，極力主張反攻，而維嵩得普尼克却認爲時機仍然未到，欲以當前之種種困難克服敵人，消耗其兵力，至適當時機

始轉守爲攻。因此決意放棄科魯巴拉陣地，但仍步步爲營，徐徐退避。敵欲前進一步，必經苦戰而後可。科魯巴拉橋梁爲溶雪與山洪所壞。攻者已到精疲力盡之關頭，眼見員兵之健康日劣，補給日益困難，攜帶之口糧已減少三分之一。統帥波第烈克欲迅速佔領科魯巴拉谷地中惟一可用之狹軌鐵道，以改善其補給，彼意敵之兵力猶如西方落日，休息數日，略事整頓後，卽能以先遣部隊繼續壓迫敵人。但此先頭部隊之戰鬥，不能使其主力部隊安然休息。塞軍陣地被攻時，塞軍却移防於科魯巴拉以東之山地，第二軍竟放棄首都，向東南方退却。其時奧軍之彈藥用罄。某師報告僅有四砲尚在射擊，其餘則因彈藥匱乏，留置勿用矣。當前高山，昇騰至一、一七〇公尺，戰鬥員額銳減，軍隊已鞠盡所能。然雖如此而波第烈克仍然堅信不移，希望能以最後努力，征服塞人也。但塞軍因退避之故，補給逐漸容易。法方接濟之彈藥，經撒羅尼加到着，缺額得以補充，以持久戰鬥。故部隊有更番休息之機會，以種種手段，軍紀爲之一振，山地預備隊，得於左翼集結。於是持久戰之目的，終而達到，攻者之兵力消耗殆盡。十二月一日米西斯將

軍宣佈：「目今正當利用敵人困難與可悲之境遇，隨時隨地攻擊敵人，使其無喘息停留之餘地，直至全軍覆殲或逐出境外而後已。」

十二月三日，塞軍以強大之左翼開始反攻。奧匈參謀本部亦折服「塞軍之反攻，恰到最有利之時機」。否則不欠之後，奧軍一經利用科魯巴拉鐵道，則可調整第六軍之補給，並進而經格爾格拉調整第五軍之補給矣。然而第五六兩軍畢竟崩潰。十二月十三日早晨，第六軍之殿後部隊已越過沙巴斯附近之沙瓦橋，二日後第五軍已離開塞境。奧匈參謀本部報告奧方傷亡失蹤及被俘總數共計二二六、〇〇〇員名，塞方損失計一三三、〇〇〇員名。兩種數字大致不錯。

奧國步兵上將阿爾弗雷克勞斯，身任當時第五軍司令官，認為攻塞之役若由北向南，經柏爾格拉兩側，利用直達柏爾格拉之鐵道與科魯巴拉軌道，或能奏捷，假如將主力使用於西戰場或加利西恩則更佳妙而無疑。後來奧匈參謀本部亦深深覺悟：「對俄佔得上風，戰爭全局即可決定，塞國之屈服與否，與足慮也。」

塞軍之抵禦戰法，以能步步爲戰，誘敵深入，疲憊之，消耗之，困頓之，然後再行反攻以求決勝，而臻於神化。克氏戰爭論六篇十八章有云：「吾人向內地任意之退却，已視同一種當然之簡捷抵抗方式，是即敵人不因刀劍亦不因其本身之奮力勞瘁而趨於覆沒是也。」若防者不斷予以抵抗，寸土必爭，索取代價；則敵於前進間削弱之程度，有增無已」。此種作戰指導之方式，漢斯得爾布魯克(Hans Delbrück)名之爲消耗戰路(Praktische Strategie)，恰與克勞塞維茲從始即以會戰戰勝敵人之壓倒戰路(Niederwerthungstrategie)相反。但此並非無生氣無能爲力之作戰指導，反之，乃以各種打擊與傷害，儘量消耗敵人，困頓敵人，使之接受勝利者之各種條件。然而意志堅強之敵，爲其民族國家爭生存，往往不易屈服，非至精疲力竭，無力再戰時，決不接受此等條件。然而畢竟有此先例，一八二二年拿破崙征俄之役即是。其時之激變，並非因會戰有利於攻擊最高點而決克勝負者。此亦特種狀況發生之特殊事態耳。

第二章。運動戰時戰術之抵禦。

以上所舉戰略抵禦之諸例，皆取自運動戰中。少數大原則，顯然未變。但運用上，則各有所本。「用兵」如「下棋」，與棋子運動方式有關，一着之差，關乎全局，選擇應用，即爲藝術。

抵禦之戰術的形式則反是，應乎現有兵器威力之演變與改良，各種新兵器之採用，抵禦之形式亦隨戰術的戰法而不斷演變。此種改弦更張之必要與範圍，平時頗難確悉其最後之結論。欲獲此最後之知識，則有賴於戰爭。爲明瞭戰術抵禦之本質與夫大戰時對其價值之認識如何起見，茲舉一例於下：

俄乎德軍平時之教育，戰爭爆發時，各線皆以攻擊之方式開始序戰；即於塞爾維亞、加利西恩、西線大軍之左翼，羅林，西爾薩斯等地能以抵禦之方式達成任務者，亦以攻擊實施之。大戰開始時，整個德國野戰軍，都在從事攻擊，並且從此感到「抵禦」戰

法，因爲自動火器與砲兵隱而不見之關係，富有充分之物質威力。大戰開始，德軍之攻擊，因有不可一世之士氣，與夫有計劃之攻擊戰教育，雖對堅固優勢之防禦體系，仍能奏功。然而損失却極重大。尤其於西線，德軍以不斷攻擊之故，兵力逐漸消耗。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法肯翰將軍就職野戰軍參謀長時，於日日命令中宣佈希望：「吾野戰軍無敵之攻擊精神，仍然再接再勵。臻於最高度，以應付戰爭一切不意之事變。強迫敵亦從我所欲（爭取主動）」，蓋當時德軍肉體上已精疲力竭，因長期戰鬥軍夫犧牲之故，戰鬥力已大爲削弱。攻擊每每不能澈底，不能克服敵人之防禦系統。以當時兵力狀態觀之，抵禦戰法實較平時學習之攻擊戰法爲優。攻擊往往在戰略決勝階段以前，戰術上已經力竭精疲無法推動矣。

抵禦之強度，全在物質方面見之，尤以自動火器火力，增高以後爲然。但大戰初期，德法步兵團僅僅有重機槍一連，裝備上可說尚在開始發展。此外重機槍偽裝運用之巧妙，砲兵陣地之遮蔽等，均足以增高抵禦之聲價。其時除却擊留氣球與零星之空中搜索

外，尙無其他方法足以偵悉掩蔽之砲兵。已無聲測光測之偵察，又無氣象影響之修正，更無足夠之圖上諸元。因此不能有計劃制壓敵之砲兵，任何攻擊，均須於此完全無損之敵砲兵前面實施之。

下述即爲運動戰時德方戰術抵禦強度之二例：

第一節 一九一四年馬倫河會戰第四預備軍團之戰術抵禦附圖七

馬倫河會戰時，砲兵上將格羅腦（Von Gronau）於九月五日奉命統率第四預備軍團，兵力僅十五營，於馬倫河北，對巴黎方向掩護第一軍之右側。格羅腦將軍乃於聖梳普萊（St. Souplet）與米奧斯（Meaux）之間從事攻擊，偵悉敵人絕對優勢，即於當夜退回埃蒂里比里（Étrepilly）兩側之防禦陣地中，於此受第一軍陸續到着部分之支援，與敵屢戰三晝夜，實施劇烈之抵禦會戰。

九月六日，會戰第一日之清晨，原任軍團預備隊之預備步兵第三六團，位於右翼亞西慕爾丁（Acyren Mithen）地方。第七預備師於芬西—曼內佛烈（Vincy—Manoeuvre）

以西之棱線上銜接該團左翼直達斯蒂里比里以北，第二十二預備師則於斯蒂里比里附近，九月六日陸續到達之第二軍之步兵第三師，則於華萊德斯（Varredes）以西之高地脊佔領陣地。

拂曉前步兵即開始挖掘一線式之散兵壕，砲兵就近放列，若干砲兵連位於步兵直後之開口陣地中，全正面十四公里，第一綫步兵十五營，僅留少數戰術的預備隊；正面上有少數空隙，頗感不寧；第四預備軍團以上述之區分，迎擊敵人九月六月拂曉之攻擊。敵人，馬騰里（Mannoury）將軍，深知其第六軍使命之重大，務必攻擊德軍右翼之側背。於是命令：「部隊於九月六日越過奧爾斯庫（Oucp）運河，不顧疲勞使用全數兵力向車套蒂里（Château-Pierry）前進」。九月六日，馬倫河與格爾哥額（Gergoens）小溪之間，法軍乃以步兵四·五師，騎兵一〇又三分之一師（計步兵五十五營，輕砲兵約三十八連）對德軍步兵三師（計步兵三〇營，砲兵二十六連，——內重砲兵四連）攻擊。戰鬥異常激烈。德軍之砲兵與重機槍，於遠距離上即將攻擊之法軍制壓。但因

法軍多數砲連，在掩蔽之射擊陣地中，不易偵悉其位置，德軍之散兵綫，受敵砲火轟擊，損失極大。第七預備師之右翼，情況危急，扼守該地之守軍，向芬西曼內佛烈以東退避，卒之因師預備隊——第十一預備獵兵營與砲兵兩連之逆襲，乃轉危爲安，第一綫極力支持，於二〇〇公尺之近距離上，對蜂擁前進之敵散兵，施行「快放」；第二十二預備師曾反攻埃蒂里比里（Etchilley）。第三師方面，則將敵人屢次之攻擊擊退，據法方報道，損失非常慘烈。法軍第五十五師，團長三員，即犧牲於此。德軍方剛到着之步兵第四師，乃於右翼方面，格爾哥額小河以北，從事攻擊，掃除包圍之威脅，將該處之敵擊退。然則九月六日，全線之抵禦戰鬥，可謂充分成功，然而損失却相當重大，部隊亦相當疲勞。

九月六日黃昏，敵之攻擊意志，仍未稍減。馬腦里特軍下令九月七日清晨仍然繼續攻擊，目的在奪取奧爾斯庫運河以東高地。九月七日，反復爭奪，整日鏖戰。第七預備師損失特重，幸得砲兵六連，直接加入散兵綫之直後支援之，使之得以繼續支持。上午

敵人屢攻屢挫。十二時頃，第二軍團司令官林辛恩 (Linsingen) 將軍，當時負責指揮全線，乃命格爾哥額小河以北部分以及格爾哥額河以南第四預備軍團之右翼同時出擊。第八步兵師之一半，卽於是處加入。於芬西曼內佛烈湖面，確有所獲，但前進至拿格安非美 (Neuen Fme)，却生頓挫矣。法軍步兵第五十六師於十一時突入埃蒂里比里，然而德軍第二十二預備師逆襲結果，又將該地肅清。然則九月七日，德軍以步兵三十三營，砲兵四十一連，對敵步兵六十三營，砲兵五十七連，在格爾哥額——馬倫河線上所行之抵禦戰鬥，亦可謂爲成功；然而部隊尤其是第四預備軍團，犧牲益重，戰力益見削弱矣。

因此九月八日，德方在此線上，乃下令築壘固守，必要時，可將步兵第三師調回華沙。

萊德斯東北高地。

九月七日，法軍情況亦極危急，步兵第六十三師，因受德軍第八師一部之攻擊，不支後退。幸有尼維來 (Nivelle) 上校（後爲霞飛將軍之繼承人）指揮之一部砲兵，開入退却之散兵線上。後退之步兵，因而穩在陣脚。馬腦里將軍，不因會戰第二日不奏功而氣

擊，反而堅持其攻擊企圖。下令九月八日仍然毫不顧慮，對掩護德軍退却之一側面警戒一部隊，繼續猛攻。

九月八日之部署有如下述：重點置於馬爾西里(Marcellly)以北五十六師方面，以五十五師師砲兵之全部以及要塞重砲兵六連加強之，對德軍正面經奧爾斯庫向奧奎來(Ooquere)佛爾奈來(Vernale)方向施行突破。於五十六師後面，步五十五師亦準備待命。於是九月八日之抵禦戰鬥，較前更為激烈，竟臻於最高點。德軍全線。儘管防禦戰之艱苦。

第七預備師，因會戰兩日，傷亡慘重，乃感兵力不足以應付敵人重新對該陣地之攻擊，當夜脫離敵人，向突羅西(Trooy)以北之山巒地帶退避。第二十二預備師亦於夜間撤離砲火毀焚後之埃帶里比里於突羅亞以東地區重新設防，第三師則於華萊德斯東北縮短防線，築壘固守。大部砲兵仍然緊接於疏落之散兵線後，進入陣地。對此預期之突破攻擊，尚有騎兵第四師，第四預備軍團之預備隊，一步兵兩營，位於梅恩慕爾丁(Ma-

von Moltke)以西，步兵第五師位列普來西斯勃拉西(La Plessis Placy)以南準備待命，得以加強防禦力量。部隊到處混合，因此實有重新規定各種命令區分之必要。

如此可見德方具有全不減弱之防禦意志。當夜德軍之正面，退後僅一——二公里，目的使苦戰之步兵，得有喘息機會，並能重新整頓第一線之戰鬥部隊而已。敵人被迫而重新攻擊。

九月九日法軍之突破攻擊仍告失敗，「真正之阻絕射擊」使此攻擊擱淺。正午時份，戰事暫告沉寂，會戰之最高點，已經過去，格爾哥額河以南德軍步兵四十八營，砲兵五十一連抵禦敵人步兵六十七營砲兵五十四連之突破攻擊，已告勝利。廿時頃馬腦里將軍祕密命令其軍司令官：「三日不斷苦鬥之後，第六軍不復能有驅逐德軍側面警戒部隊後撤之希望，但却不妨嘗試繼續維持原日之決心。」彼於報告霞飛將軍時補充其意見有云：「精疲力竭之部隊，似不復適於繼續接戰矣。」德軍損失亦甚重，但能固守陣地，藉此却造成第四第九兩軍團總軍右翼之勝利的包圍攻擊的基礎。

但此次抵禦戰之勝利，未曾認識其充分之作用，以致註定德軍悲壯之命運；法軍之攻擊已經擱淺，力量完全耗盡於德軍抵禦陣地前，其時德軍右翼，若能利用攻擊，包圍殘破之法軍正面，勝利必然可期，然而德軍亦已無能為力。抵禦戰之重大犧牲，竟屬徒然。

三日慶戰當中，雙方均充溢戰鬥意志與犧牲準備。若將雙方之精神力量，視同等值，所得之結論，並非「抵禦優於攻擊」，而為攻者之戰鬥員兵與戰具，數量上必較守者為多，方能克服抵禦之物質的強度也。

直線式之散兵壕，互相連接，重機槍未向縱深成梯次配備，往往使用於散兵壕內，砲兵近靠第一線，有時就開口之陣地，厭棄土工作業等等，皆為運動戰時抵禦會戰之戰術的形式，此種形式，偽裝已感困難，縱長又覺不足。結果損傷重大，益以雙方砲兵，於對付暴露之砲兵連外。能將大部火力，用以對付敵之步兵。

第二節 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三與十四兩日恩河河畔之抵禦

禦會戰

上節所述，乃綿連相接之抵禦正面，對敵攻擊，收穫充分之效果。今於恩河會戰過程中，記述一前進間形成之抵禦正面。（附圖八）

馬倫河會戰之後，德方第一、二兩軍，取離心之方向退却，以致其間形成之間隙，愈後退而愈大。九月十二日黃昏，第一退至恩河後面，其左翼位于華伊里（Vailly）以西，第二軍退至佛斯萊（Vesle）後面，其右翼位于列姆斯（Reims）以東。中間形成四〇公里之間隙，除梯次留置之若干騎兵師外，尚有第二十五自衛旅之民兵三營，在波爾克（Bois），附近，第十三師在恩河前面之羅西（Roisy）附近。後者却於九月十二日深夜，奉調至第二軍之右翼，蓋右翼方面，感受包圍威脅，急需救援也。第二軍司令官布羅維上將（Billow），其時第一軍以及聖昆丁附近新成之第七軍均歸其節制，企圖固守第

一、二兩軍之陣地，以暫在掌握之第七軍之第七預備軍團填補間隙。該軍團務於十二日星夜到達盧昂。

九月十二日，法軍之左翼，第五、六兩軍以及英國遠征軍，均在極力追擊，十三日依然繼續追擊。第五軍司令官佛蘭舍斯塔萊(Francois d'Esperey)將軍，欲以其右翼與中央之第十、第一、第三各軍團以及華拉布烈奎(Valabreuil)兵團，於紐舍沱地方渡過恩河，左翼方面則以第十八軍團以及康尼奧(Comneau)騎兵軍團與英軍切取聯絡，向北前進。第一軍團整隊開入列姆斯，英軍以其右翼經盧昂挺進，法第六軍向西北方繼續前進，越艾斯(Oise)河，期能從左超越追擊德方第一軍。

九月十三日法方第六軍，對德軍第一軍之正面攻擊不遲而停頓。(附圖九)通過恩河之橋梁，已被破壞，英軍被迫走上夫人大道之吊橋，速度遲緩，途遇德方第一軍延伸之左翼以及第七預備軍團，按該軍於十二夜間越過盧昂續進，經約六十公里之強行軍後，十三日拂曉抵達夫人大道之高地，銜接第一軍築壘固守。英軍明知本日之決勝攻擊

不能成功，乃作九月十四日攻擊之準備。法方第十八軍團對德軍第七預備軍團與夫推向克拉安尼（Crœme）之該軍步兵第二十八旅所行之攻擊，均已擱淺。直至入黑，優勢之法軍，始告佔領克拉安尼——柯爾比尼（Corbeil）附近之稜線。但另一方面，康尼奧騎兵軍團與華拉布烈奎兵團，未遇較大抵抗。深入第一、二軍兩之間隙，康尼奧將軍以騎兵第十師進至賽桑，騎兵第四師進至亞眠芬泰（Amionvaine），以騎兵第三師進至貝里（Berry），以華拉布烈奎兵團進勃勞瓦斯（Prouvais）與亞眠芬泰。德方第二軍，以第十四、第十三、第一各警衛步兵師，延長其右翼，拒退法方第五，九兩軍之一切正面攻擊。並行反攻，進迫至亞奎爾柯爾蒂（Aguicourt）——比爾梅里柯爾蒂（Bernicourt）之線，其右側面，則以騎兵第五師與步兵第十四師之一部，阻塞通過恩河上游之橋梁。法方第一軍團，清晨已使用兩旅，因整隊開入列姆斯故，午刻始趕遲得獲德方第二軍反攻消息，當晚僅僅佔領比登尼（Betheny）。華拉布烈奎亦以其右翼再度退避。

布羅維上將判斷九月十三日黃昏之狀況，遠較前晚為有利。第一與第二兩軍均曾展

屢擊退敵之攻擊，第二軍且將其右翼伸張至於恩河。然雖如此，第七預備軍團方面，仍然形成兩個間隙，其一寬達四公里。其與第七軍團之間者，竟達十四公里之多，強大敵軍，業經突入該處，因此第七軍，勢須使用行將到達之第十五軍團與警衛師以及第二騎兵師等部，加入於間隙部，將敵驅過恩河。第二軍以右翼接續攻擊，第一、二兩軍之餘部，均從事防禦戰。

敵人希望於九月十四日，能以加強之攻擊，終致摧破不預期之抵抗。設飛將軍竟特別要求英軍以強力追擊。

九月十四日爲會戰之第二日，戰事異常激烈。德方第一軍，擊退敵之一切攻擊，繼而反攻，將英方第二軍團之大部，逐回恩河後面。第七預備軍團（缺第二十八旅）對英方第一軍團，行拉鋸式之抵禦戰，不時施行反攻，確實保守原陣地。步兵第二十八旅，因受優勢敵軍之攻擊，乃向拉波維舍套（La Bove Chateau）方面退避。新到之第十五軍團，減輕該旅之負擔，直取柯爾比尼，引起法國康尼奧騎兵軍團，以及華拉布烈奎兵團

在恩河北面之部分，向恩河後面退却。德方第二軍方面，正面爭奪甚烈，步第十四師稍讓步，而以方才到着之第十二軍團之一團支援之。法方第三、一、五各軍團之屢次攻擊，均被擊退。

德軍兩日來抵禦會戰之結果，使優勢敵人之攻擊，爲之擱淺，突破不克成功。英國遠征軍司令官佛朗希（Franch）元帥，於九月十四日晚，命其遠征軍於業經抵達之陣地中，築壘固守。雲飛將軍亦於十四日夜間，發一普遍之訓令，內云：『如今所謂有方法之攻擊，乃利用吾人能夠使用之各種器材與手段，每到一處，隨即施行土工作業，築壘自固。』此語固可謂爲『運動戰之送葬曲』，亦可謂爲『陣地戰之告示』也。

恩河會戰之防禦體系雖崩潰，甚且墳援部隊，遲遲方達，攻者欲摧破抵禦系統，其攻擊工具與部隊之攻擊意志，仍嫌表現過弱。關係尤大者，乃平時教育，許可指揮官與部隊，在任何時機與地點，如局部狀況可能時，得轉行逆襲與反攻。此種攻勢因素寓於抵禦戰中，實爲此次恩河會戰對優勢敵軍克奏膚功重要之原因。然而抵禦之一面，

傷亡亦大，尤其因爲平時所學所練之方式，爲固定之直線式。不採充分之縱長區分，僞裝已感困難，部隊常完全暴露於敵火力之下。

第三章 陣地戰時之抵禦

第一節 何以演成陣地戰

恩河會戰結果，雙方皆滅殺「以決勝之形式，繼續遂行戰鬥」之意志。雙方均曾於攻擊中，尋求決勝之方式，成圖於無倚托之側面，延翼包圍敵人，攻擊敵之側面而擊破之。雙方企圖，均告失敗。攻擊無處可以突破取勝，隨處遭受抵抗而停頓。法國新由步兵五個軍團騎兵兩個軍團編成之第二軍，由卡斯蒂爾腦將軍(Castelnau)統率，名爲攻擊軍者，固然寸步難進，即茅都伊(Marigny)軍以及佛蘭得爾附近之英國遠征軍又何憚不然，同樣德軍雖然百般努力，尤其是於第四軍方面，統一使用四個新成立之預備軍

團於十月下旬在伊斯爾(Isere)與葉普爾(Uppe)附近劇戰，犧牲雖大，亦屬枉然。至多不過動搖敵入固守之意志而已。索姆河兩側德軍猛烈之攻擊，而以羅耶(Roye)附近爲甚，卡斯特爾腦將軍，受此威脅，乃於十月四日夜間，決心中止會戰，向後退却，迨至翌晨四時，新編北路軍總司令福熙將軍，到達第二軍司令部時，始將退却命令取消，要求必須固守現陣地。數小時後，北面與第二軍銜接之茅都伊軍，亦發生同樣事件，將軍相信其陣地已陷重圍，正在準備下令撤離亞拉斯(Arras)，幸得福熙將軍之制止。十月下旬佛蘭希元帥，因佛蘭得爾之戰鬪，危機重重，立心將英軍撤離葉普爾河曲，福熙將軍知之，亦規定其固守。

於此不拘德方或協約國方面，均無進展。東戰場與西戰場從此進入陣地戰。

「抵禦戰法」之倡導者與辯護者，滿心欣慰，確證此種戰法爲一較強之方式，實可駕乎攻擊戰法之上。德法兩軍皆以「戰略攻勢」開始戰爭，雙方都有堅強之攻擊意志，而特別充分表現於側面之尋求與爭奪，然而雙方均被迫從事抵禦，因抵禦而轉入陣地戰。

欲於此次大戰雙方轉於抵禦之發展中，探討關於戰爭實施之一般啓示與定則「繞道到達目標」——是即先行用抵禦的物質之利，然後接行消耗兵力之攻擊，較之專用企求決勝之攻擊——直道直趨目標爲有利；此種說法，似有未當！

吾人之任務，在於研討下述之諸種原因：戰爭實施之決定性的攻擊方式，何以不能達到目的？一切戰鬥動作，何以竟告停頓，而進入陣地戰而從事抵禦？德軍西戰場迅速取勝之作戰計劃，以及法軍以大規模會戰以求決勝之企圖，其成功甚少之原因安在？

上述問題，吾人必須多加關切，蓋來日戰爭尤其是各種物質力量不斷增高之觀察下，陣地戰之危險，殊不亞於上次大戰也。然而問題癥結所在，在於戰術的與戰略的範疇內，攻擊與抵禦之相互評價，有無根本改變耳。

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夜，尼愛波蒂(Nieport)附近開闢之舉，關乎吾人側面爭奪之失敗，因此陷我狀況於不利，汎濫之洪水，使我大軍決勝之右翼的攻擊，不能繼續

前進。或云：佛蘭得爾地方四軍團聯合之攻擊，若以久經戰陣之部隊，代替未有作戰經驗之新兵，則其成功，未可限量。此外，前述福熙將軍有方干涉彼方撤退之行動，亦爲我方爭奪失敗之又一原因。自然，凡此種種情形，均能限制吾人之成功，否則吾人可以隨處橫行無阻繼續前進矣。總之，一次能決然影響整個西戰場狀況之勝利，始終未曾達到。欲明瞭敵我何以不能獲此勝利，何以雙方均從事抵禦？吾人必須於各個狀況之特點中探求較爲深切，較爲普遍之種種原因；在精神方面，物質方面，戰術的與戰略的範疇內，比比皆是。

大戰開始時，德軍充盈着無可比擬之攻擊意志。此種士氣，因全無休息之不斷行軍，戰爭開始以來之劇戰苦鬪以及傷亡慘重等關係，不期然而然的逐漸消失。低落之士氣不復能與高張之火力抗衡。九月中旬若干部隊之損失，已增至百分之五十而必須補充。過度緊張與不斷苦戰之結果，已深深影響法軍內部之組織。若干遲疑不安之現象，已促起高級指揮官個人出而干涉，且使最高統帥都不斷迫切注意之矣。

此外尚有純物質之原因，亦迫使攻擊停頓，抵禦之力量，已經增高，欲克服之，則彈藥之消耗量，勢須增高而無疑，蓋速射火器之彈藥需要量，本已甚大，益以百萬大軍從事攻擊，消耗之彈藥，為數更甚，然則雙方均易走入彈藥缺乏之一途。德方於佛蘭德爾戰鬪時，已將最後之平時儲藏品用罄。新產量，尤其重砲兵彈藥，趕不及需要量。加上初次之原料恐慌，漸漸發現。敵人方面，亦感砲兵彈藥缺乏。欲行攻擊，則無必要之彈藥量，可資裝備，反之，以此現有之彈藥量，從事抵禦，則綽有餘裕。由此可見，彈藥缺乏，實為前線固定，雙方從事抵禦，轉入陣地戰之一重要原因也。

每逢運動停頓之際，「抵禦」即大出風頭。蓋「抵禦」得有時間，從事地形設備，準備應付嚴重之攻擊也。

大戰開始時，因有強大之內在推動力，與充分之物質裝備，尤其是彈藥，故於「抵禦」之物質的強度」以及「攻擊之困難」，尚無充分之認識。「首次會戰中，德軍步兵高度興奮之士氣，足以決定一切，雖然犧牲壯烈，血流成渠，但以其運動之力量，仍能克服

敵人火力之一切阻礙。」

今者，此種精神上之興奮，已成過去，火器之排他力量，充分表現強大。

因機關槍與速射砲之採用，射擊陣地之遮蔽，射程之增大，掩蔽砲兵制壓之不能等等關係，「抵禦戰法」之力量，增大殊甚。任何步兵攻擊，必須對全未受損之敵砲兵行之；反之，任何抵禦則可得此未經損壞之砲兵的支援。此種火力之增強，初則作用於戰術的抵禦，由戰術抵禦再以同等強度轉移於戰略抵禦。惟此尚有另一現象，結果於戰略的與戰術的抵禦均屬有利者。過去戰爭中之會戰，往往於數小時內決定全國之命運，今則須於各線角逐數日，方能成功一次之決勝。防者有充分之時間，尋求對策，加強地形，設置偽裝，調集預備隊，轉用兵力，補給前線彈藥以及一切戰爭必需品，而從事持久性之戰鬪指導。前述恩河會戰，即其一例，劇戰二日，防禦之德軍，得以及時完成足夠之抵禦正面。當時之抵禦，已不復使用腓得烈大王時代固定的，對奇襲特別銳敏之形式，反之，乃隨處適應地形，妥為偽裝，因此「奇襲」對於防者，失却作用。

攻擊不能貫徹之原因。寓於戰略範疇者，亦不少。恩河會戰以後，尋求側面之角逐，雙方均以陸續到着之部隊，點滴使用，以致不能佔得上風，克服當前之火力。十月杪，佛蘭得爾一帶，四個預備軍團之聯合使用，甚且未能突破英軍空際重重之機槍火力形成之正面。

尋求側面之角逐，到達海岸，即已終止。從此不復再有側面，自海邊以達瑞士邊境之全空間，數百萬大軍擁塞其內。克勞塞維茲有云：「若防線以筆直之方向，從此海伸至彼海或由此中立地帶伸至另一中立地帶時，攻擊即不能集中力量以前進。」除地方性之局部包圍外，對敵行「側面包圍」與「集中攻擊」，已不可能。然則下敵陣，首須正面攻擊而突破之。因此「抵禦」之被包圍與被迂迴之最大危險，已不復存在。一九零六年之步兵教範分明指出：「防禦之弱點，在於側面」。

當時參謀長法肯翰上將之戰見，強調業經佔領之地，寸土不能委棄。彼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致書哥爾茲（Goltz）元帥云：「汝曹所有，固須必守，所獲之地，亦不容

分寸放棄！此一作戰方式，不期然而然流入陣地戰，轉入此種特別強化之抵禦形式矣。

因此，有人主張維持戰前西戰場之戰略的機動作戰指導，如此或能獲得較爲有利之決勝。法肯翰將軍欲將德軍之右翼繼續退避，藉此以贏得側擊之時間與空間。祇以決心未曾付諸實施，而此冒險之行動，能否獲得決然之勝利，或祇達到局部之成功，戰史無從解答。

然而法軍係在其本國作戰，能利用現有之一切通信器材，使用未經破壞，縱橫輻輳之鐵道網，因此有前述之兵力比例——以九十二師對我七十七師——，能從容部署，接時間，空間，兵力，部署充分之對策以對我，此誠不可忽視之因子。東戰場內，東普、南波、北波諸戰役中，吾人業經認識一種理想的戰略機動，一種以攻擊方式實施之抵禦。雖然俄軍居於壓倒之優勢，而此戰略機動之抵禦，仍能實施於陣地戰之末期。

西戰場方面，雙方都從事攻擊。然於火器之排他力量不斷增高之情形下，雙方均不

能於全局或局部重點方面，形成必要之重點。兩方之攻擊力量，逐漸枯竭，體力上，精神上，物質上，日見疲憊，慢慢走入均衡之態勢。

用盡攻擊力量，形成重點，均不足以摧折抵禦之強韌，西戰場如此，東戰場亦然。

十二月十七日法國第十軍於阿爾多斯(Andun)之攻擊，與夫十二月二十日法國第四軍於香檳(Champagne)之攻擊，可爲運動戰最後之衝動，但於開始時，卽已受挫。高級司令部之日日命令：『須將敵人澈底驅逐出境，人人抱必勝信念，捍衛祖國』，雖大聲疾呼，亦無效果。蓋攻擊力量已經超越最高點(飽和點)，需要重新蘊蓄，重新策動與加強矣。

在大戰初期，雙方兵力比例之情形下，其方欲以步兵十五師形成之重點，六週之內在某方面取勝，此種思想，與先用抵禦之本質，企圖以抵禦達成兵力之平衡與過剩者，殊相接近。但用此種方法無異完全放棄主動，反而追隨敵人，視敵之部署而部署。然則，非至萬不得已，確無能力從事攻擊時，決勿輕易應用此種抵禦方法也。

世界大戰之序戰期間，已經證明：攻擊損傷較大，爲一「較弱之方式」，抵禦則爲「較強之方式」，並且不斷增強中。欲對付此種抵禦之重點的增強，一般言之，只有加強戰術的與戰略的攻擊重點之攻擊力量，方能獲得平衡，然後冀能於某處，以過量之內在的與外面的力量，形成重點，以壓倒之。

目前欲以戰術之攻擊，有效克服抵禦之力量，須作如下必要之種種準備：於決戰地點加強戰鬥員與作戰器材之數量，對於有準備而強固之抵禦體系，其攻擊必須有計劃組織之。澈底準備之，各種火器應該密切協同，並須形成空間與時間之火力重點。急躁，準備不充分之攻擊，必然招致嚴重之損失。

因爲抵禦力量增高之故，戰略的決戰方面，亦與戰術的範疇無異，要求攻擊之集中，團結，形成重點，縱長區分等等。於是乃感到，戰前之戰術與作戰，均受同一思想之影響。戰術方面，有直線式之散兵線與散兵壕，戰略方面，常見併列，齊頭前進，而無特殊縱長區分而戰鬥之各軍。但法軍則反是，頗傾向於戰略的縱長區分，吾人嘗以併列

之兵力，同時使用所有部隊於正面，翼於首次之衝擊，發揮最大之威力，同時以此伸張之正面包圍敵人，如此以贏得有利之決勝。

吾人今日所知之戰略戰術所需之重點，正以火器威力增高之故，形成更爲容易。蓋增高後之火器威力，容許非決戰方面，使用極少數之兵力與器材，能應付自如也。如今吾人且已明悉，持久性之作戰指導與戰鬥指揮之強度，固爲抵禦力量增高之後果，同樣亦可視爲加強決戰方面力量的一種卓越之手段。苟非因政治關係，必須固守佔領區域者，儘可利用之。以爲實施「持久戰」之寶貴餘地，俾能以優勢之兵力出現於決戰方面，常川保持運動。

今以火器威力增高之故，引證全綫作戰指導之一例，卽威大戰初期西戰場大軍之左翼——第六、七兩軍，爲使總軍右翼作戰有利起見，似可儘量減弱；而且史利芬元帥彌留時，曾再三叮囑：加強右翼，適應增高之抵禦威力；尤其欣幸者——如吾人目前所知——當時法軍之集中計劃，其右翼乃針對羅林攻擊，因此法國大軍之一翼，勢必頓挫於

德軍抵禦體系之充分火力以及該地德軍要塞之抵抗力之下而無疑。果如是或能加強本軍右翼之攻擊，以生力部隊培養之，以免兵力過早枯竭，以克服敵之抵禦體系。然則欲於六週內，貫徹作戰計劃所定之決勝，則法境使用之部隊分配上，不無虛疏之嫌。

最近軍事論壇，有主張於九月上旬，北渡戰役開始時，即將兩綫之攻擊重點移向東戰場，蓋憑西戰場佔領區域之廣袤，與夫速射火器之強度，可以空出大部野戰軍向東轉用，此種答案，若當時爲人悟及而見用，自然更能強調抵禦之物質的強度，而更能利用西線已得之土地。然而雙方以不甚充分之攻擊工具，窒息於勝負不分之苦鬥中。因雙方均圖取勝，已不讓步，又不能前進，自然不免於陣地戰，抵禦戰。「任何攻擊，當其攻擊力量超越最高點而類於枯竭時，非直接談判和平，卽以抵禦終結之。」（克氏語）

因有上述之種種原因，陣線始呈膠着。在法境企圖決勝之攻擊，並未獲得決勝。作戰計劃就此陷於擱淺之悲劇，於德國則感戰事持久，夜長夢多，殊爲焦慮；於對方反爲有利，得充分時間，以謀員兵戰具之補充與增加，全球皆供應之。然而後來各綫畢竟未

會完全膠着，仍有若干燦爛而奏效之攻擊戰役出現，如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對俄，一九一五年對塞，一九一六年對羅馬尼亞，一九一七年於意大利等戰役是。但西戰場上——決勝之主戰場上，却無法打破長期陣地戰之桎梏。

一經進入陣地戰之後，惟有放棄陣地或陣地之一部，行退避戰或突破戰之方式，方能再度獲得戰略上之運動自由。

第二節 陣地戰時戰略與戰術之抵禦

陣地戰時，防者若不斤斤於土地之佔領，不必固守其陣地系統之全部或全正面，必要時放棄少數之部分，且戰且退，於是以贏得新的作戰基礎者，其戰略上之可能性，亦將與自由之運動戰相類。一切原理原則，與運動戰時相仿，甚且因依托欲圖固守之陣地線，或因其他手段之利用，使戰略抵禦之可能性更大，則辦法更多。

反之，若斤斤於土地之佔有，則陣地戰抵禦之戰略的可能性(辦法)，乃大受限制。

防者以綿延相接之正面與攻擊者綿延不斷之正面對峙。於是一切抵禦之作戰行動，能於各種不同之戰場上奠定作戰基礎者，皆於內線分離。陣地戰時，欲固守陣地體系之戰略抵禦，其唯一動作，厥為防止敵人戰路突破，此乃顯而易見之事。但其終極目的，亦與運動戰無異，並非以此首次之動作為止步，而須於敵之突破攻擊挫折後，自己轉而作戰路之反攻，或在同一地點，或出敵不意於另一地點轉移攻勢，如此以求決勝。

關於陣地戰時戰術之抵禦，却與運動戰時之戰術抵禦，完全兩樣，產生一種特殊之狀況。

依克勞塞維茲之意見，抵禦乃一較強之戰術的戰鬥方式，徒駕攻擊戰法之上。防者能由安全之掩體內，從容精確以射擊，攻者却須前進運動與前進作業。各個攻擊之散兵，每當躍進之際，即為脆弱之時機，處於劣勢。此種攻擊之弱點與劣勢，陣地戰中已不復存在。攻者不用前進作業，已位於防者前面突破距離上，取得掩蔽，否則亦在突擊之前夜推進於突擊距離之內，攻者於數秒鐘內，傾全力向守者猛撲。守者若仍以戰前規定

之方式，不取縱深，而以直線式之散兵線與敵對壘，則必爲攻者之突入壓倒而無疑。因此陣地戰中之守軍，被迫而採用縱長之區分，然則攻者方面，消耗兵力，死傷慘重之前進作業，今則代之以通過防者縱深地帶之突破作業，防者藉此可以贏得疲憊攻者之時間與可能。

尙有另一同等重要之原因，逼使固定膠着之陣線分解而爲各個抵禦之細胞，向縱深而區分之：是即攻擊火力與攻擊工具之不斷增高，終而走向「物質會戰」之階段。西戰場首次抵禦會戰中，尙在着重第一線戰壕之爭奪；人員器材大量損失之後，大都以失敗聞。入後漸漸趨向於前後重疊數線散兵壕之設置，更進而分解散兵壕之本身，最後則應乎地形向縱深區分各戰鬥體。固定的，遠遠能夠瞻望而犧牲慘重之戰壕形式，已逐漸消失。敵火之威力，不復能以對付直線式散兵壕之方法集中射擊，反之，而須分散於其全縱深之抵禦工事上，因此得減弱其效力。

防禦配備由二線向縱深之分解，尙可達到對陸空視線偽裝較佳之目的。各個疏散於

地形上小型之抵禦細胞，尤其是在砲擊後之彈穴地上，不拘地面或飛機與氣球，均難加以辨認，如是可以逃避敵人觀測指導之「點射」。這使敵人捨「點射」而採用效力較微之「面積射」。

是即陣地戰時「抵禦戰術」全般發展之經過，亦即抵禦戰術之核心，防者之戰鬥力須儘量保持不用，直至敵人突擊之俄頃，俾能於此短促之突破會戰決勝之片刻中，奪取勝利之榮冠。

至此復有若干新概念出現：「反斜面陣地」，用以躲避敵人直接之觀測與射擊者；「前地」，乃用以迷誤敵人，使之不明我主戰場之真實狀況，逼敵暴露其攻擊運動。呈現攻擊之弱點，並使防者對於奇襲得有警戒之意。防禦陣地，逐漸構築，主戰場前線，設置寬大而不規則之鉄絲網障礙物；以多數各有縱深構築堅固之戰場，代替以強大兵力佔守之一個防禦陣地。

在陣地戰安靜之時期中，散兵壕內，自然不能缺少各種必要之設備。散兵壕亦即永

久陣地。能以最小限之兵力佔守一定之地區。關於抵禦會戰之本身，首須要求戰鬥員與與防禦器材之疏散與偽裝。

攻守兩方，均在增高武器與戰具之數量，並初次採用手榴彈，迫擊砲，火焰發射器，輕機槍，戰鬥機，戰車等。機關槍取步槍之地位而代之，為步兵戰鬥之主角。砲連之數量增加無算。突破會戰中一〇〇公尺之戰鬥正面，使用曲射砲兵一連，倘有其他砲連担任縱深地帶內之其他任務。掩蔽之砲兵射擊陣地，得由砲兵飛機，聲測、光測以偵悉之，使用毒氣制壓之。因此遮蔽之陣地，亦復難於射擊。抵禦與攻擊又復旗鼓相當。

抵禦戰中之戰法，亦須顧及此等物質至上，物質的攻擊威力無限增高之主張。於敵人數日乃至數週之砲兵準備射擊中，如何保持足夠之步兵戰鬥力，此即問題之核心。強力之散兵線之概念，已成過去；應乎陣地系統之縱深，代之以「步兵的抵禦縱深地帶」：前部分，易受敵火損害者，祇配置最小之部隊；推進少數兵力，佔領前地以迷惑攻者，使其不明我主戰場與主抵抗線之位置。各戰鬥體，受敵局部強烈之攻擊火力射擊時

得儘量向前退避之，此法名爲「機動性之防禦」。後來往往爲人誤會；控制強大之預備隊，儘量靠近前線，但在敵人集團火網之外，不待高級指揮官之命令，能隨時自動參加作戰。蓋如此可以避免通信聯絡失效之種種顧慮，控制之兵力，可大至一師，名之爲「自動參戰師」(Einsatzdivision)。是卽陣地戰時，步兵的防禦戰鬥之特徵。

至於陣地戰中，防禦之砲兵的戰鬥指導之特徵，則爲大砲兵羣之統一指揮，決戰之機頃行時間與空間之集火，強大縱長區分，以減低敵人射擊之威力，雖遇敵人突入，仍能廣續戰鬥，尤其重要者，則爲戰鬥開始之際，對敵努力佔得機先是也。

欲於整個廣袤之正面上，平均而同時整備防禦敵之突破，乃勢所不能。反之，於此曠時數年之陣地戰中，關於防禦所著意者，在於及早辨明攻者之企圖，尋求對策，佔敵機先；使攻者在突擊之前，澈底挫敗。砲兵與空軍卽爲達成此種防禦要求之主要武器；欲及早辨明敵之攻擊意圖，其主要之手段，不外乎由空中與地上不斷監視敵方地形，或聽音哨，竊聽所，突擊組之行動等偵知敵之行動。敵人攻擊企圖之辨認，因彈道與氣

象影響獲得修正以後，攻擊砲兵之試射因而廢除之故，更加困難；但因攻擊準備範圍龐大，準備時間長久之故，却又難中帶易。凡此佔敵先着之種種努力，其最終目的，無非欲保持步兵之抵禦力量，使其在陣地戰中，仍膺戰鬥之主角耳。

由此可見陣地戰中戰術抵禦之戰法，有若干重要之點，與大戰開始時，運動中之戰術抵禦大異其趣者，而且逐漸顧及物質之強度以及火器數量之增加。

第三節 戰略與戰術抵禦之實例

茲於陣地戰中，臚舉數例，說明戰略與戰術抵禦之作用，同時於吾人見解能及之範圍內，追述其成敗之各種原因。

一九一四年秋間，西戰場尋求側面之角逐，雙方均無結果。一九一五年以後，德軍統帥部開始將其重點移向東戰場，西戰場方面，除却對凡爾登要塞大規模計劃之攻擊，與少數無關重要之局部攻擊外，直至一九一八年三月，都在抵禦態勢中。因此促成英法

軍，三年來在西戰場不斷交互施用戰略與戰術突破之精神的與物質的攻擊，德軍則抵禦此種嚴重之突破。由此更可以說明，德軍之抵禦方法，實集抵禦經驗之大成；於三年苦戰當中，不斷補綴改進而完成者。

在此範圍日大之角鬥中，雖然時間於敵有利，其兵員日見增加，但勝利仍屬於抵禦之德軍。關於抵禦成功原因之始末，可捨而不談，而於英法屢次攻擊擱淺之原因，却不能不知。蓋吾人研究之最後目的，在明悉作戰指導之決勝方式——攻擊，應如何方能壓倒抵禦之強度也。

法國霞飛元帥經驗到一九一四年冬季多數法軍之局部攻擊，並未獲得任何顯著之成績，反而在若干地點遭受銳敏之反擊。此種失敗之結果，乃認定只有使用強大之兵力與器材，大規模計劃實施統一指揮之攻擊，方能突破德軍之抵禦體系。

香檳冬季會戰，即為大規模攻擊之開始，自一九一五年二月十六日至三月二十日止，經時三十餘天。當時德軍之陣地，雖然狃於平時習慣，缺點甚多，缺乏縱深，久雨之

後泥濘不堪，但第八軍團與第八預備軍團，於前線戰友稀疏堪憂之情形下，仍能固守其陣地；法軍第四軍，對此十二公里過小之正面，從事攻擊，但其兵力仍嫌過薄，各種準備，則嫌過於公開。對守者之奇襲，根本不談。德軍砲兵，得以猛烈之火力，反復射擊敵之「攻擊戰壕」，於敵出擊之前。摧破其突擊部隊之攻擊意志。各「大攻擊日」中間長時期之休息，乃予守者重新部署之充分時間。於是，不拘戰術的與戰略的突破，均告擱淺。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至六月底，法國烏爾巴爾（DUBOIS）將軍統率之第十軍，與英國海格（HIGGS）將軍統率之第一軍，在阿爾多斯地方，對德國拜爾寧不列冊王子統率之第六軍，所作之突破會戰，亦權同一命運。總計週來英法使用之兵力不下三十三師之多，但其攻擊力量，仍不足以突破德軍二十師之抵禦體系。香積歷次戰鬥演繹之結果，攻者之優勢必須十分強夫，方能壓倒守者之強度。攻者原本之砲兵優勢「二比二」，已減成「三比二」，蓋守者有餘裕之時間，招致援隊也。法國第十軍，自五月三日起，至六

月十八日止，發射二、一五六、〇〇〇發砲彈，德方第六軍同時亦發射二、一七五、〇〇〇發之砲彈。物質與物質相等。即精神力方面，攻者亦未居優勢。烏爾巴爾將軍會向其部隊極力呼籲：「步兵一經出動之後，當以極大之毅力與速度，廣續其攻擊，吾人當不斷的隨處攻擊，直至敵人消滅而後已。」然而德方第六軍之步兵，亦以同樣堅強之抵禦力量，對付此種攻擊意志，制止任何之突破危機。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協約國各部長在巴黎開會時，霞飛將軍發表意見云：「祇有基於寬幅足夠之基礎上的作戰，方有突破成功之希望，……時機已至，集中一切力量之理論的應用，正其時矣！」故於一九一六年索姆河畔之會戰，敵人乃加倍努力。寬約四十公里之正面上，使用火炮三千門，經七晝夜之疾風射擊後，以十九師之兵力為第一線，於七月一日，向德方佛力茲上將統率下之第三軍，許步兵七師火炮四百八十八門之陣線猛攻，衝破德軍陣線，寬達二十公里，但却不能利用是項初期之成果。入後汝爭我奪，歷時二月，總計敵方使用步兵一〇六師，傷亡二七〇、〇〇〇員名，德方使用五七

•五師，傷亡二〇〇、〇〇〇員名。雖然最前戰壕內尚有不必要的多餘之守兵，後面却又缺乏兵力，不能形成足夠之抵禦縱深，但抵禦畢竟勝利。兩月來法軍堅苦會戰之結果，所獲者並非企圖決勝之戰略突破，却爲寬二十五公里深達八公里之地形佔領而已。第一日會戰之初期成果，未獲利用。並非抵禦擊破攻者，實乃消耗攻者之力量，如是以達其最後目的耳。

索姆河會戰結果，法國所得之論斷是：攻擊力量不足以突破德軍之陣線，故須繼續增強之。一九一七年春尼維萊氏之攻擊，即按自賽桑至列姆斯以東，正面約一〇〇公里而設計者。兵員一百五十萬，火炮三千三百門，戰車二〇〇輛，準備參加突破戰。砲兵彈藥規定三千三百萬發。四月六日砲兵開始射擊，廢續不斷轟擊十日，粉碎德軍之陣地。爲使突擊部隊士氣振奮起見，尼維萊將軍於十五日傍晚，頒佈一日命令：「時間已到！自信！勇敢！法蘭西萬歲！」四月十六日清晨六時，十萬之攻擊步兵，一致於一百公里之正面上出動衝鋒——但在德軍防禦火網前，損失慘重而挫敗。隨後若干之局部攻

擊，於此嚴重敗北之情況下，亦無法挽回大局。

德軍之抵禦陣線，對此勢若萬鈞之攻擊，何以尙能固守？吾人不可謂法軍步兵缺乏攻擊意志，彼等皆深知，整個法國，均在切望此次攻擊，能決然轉變整個戰役。然雖如此，攻擊仍然擱淺。

德軍方面，特賴偵察機與驅逐機之活動，能及早發覺敵人從事攻擊之種種準備，針此以加強抵禦之力量。然則抵禦方面，並未遭受敵之奇襲，佛茲將軍統率之第一軍司令部，移設於遭受威脅之第七軍（步兵上將波恩 Boehn 統率）與第三軍（埃尼姆 Einem）上將統率之間，西戰場上一切可供調遣之砲兵皆招致之，準備充分之彈藥，並配置步兵十四師於陣地後，作直接參與戰鬥之用。第一線梯次配備強大之縱深，藉以逃避敵火，保持其攻擊力量，砲兵及早對敵之攻擊準備射擊。敵軍衝鋒之際，德軍步兵能充分自信互信，堅持到底。

運動戰時，攻擊成功之先決條件，乃在陣地某部分，能以物質與人員之優勢壓倒守

者，佔據該地以保證勝利。攻者在此須形成重點，須有壓倒敵人之優勢。陣地戰時守者之防禦力量，因防禦陣地之設備，審密偽裝之辦法等而增長。攻者須有重點，固不待言，而其優勢亦須更為宏偉方可。尼維萊氏之攻勢，並未臻此，戰略上因為攻擊之各種準備，過早為敵發覺，戰術上則因長時間之砲兵準備射擊，對於守者，並未達到奇襲之目的。因此守者能適時加強其抵禦力量。抵禦與攻擊，勢均力敵。攻擊之優勢，不足以壓倒抵禦；攻擊一經擱淺，抵禦即勝利。

尚有一個抵禦完全勝利之例，係由敵方表演者。一九一八年春季德軍大攻勢，法境大會戰，四月間亞爾眠蒂(Arnould)附近，五月與六月間賽桑(Saint-Sauveur)列姆斯與拿樣(Luxemburg)等會戰之後，德軍於實施對佛蘭得爾英軍主攻之前，七月中旬，於列姆斯兩側舉行牽制攻擊。此次之攻擊，乃由第一，三兩軍担任發動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於列姆斯以東地區，與尼維萊氏之攻擊寓同樣之原因而擱淺。戰略戰術，均未出敵意表。對敵者為法國高勞特(Gouraud)將軍統率之第四軍。七月初旬，法軍即已料定德軍在列姆斯以

東攻擊。故即調集充分之戰略預備隊，從事防禦之設備。尤其戰術上之奇襲完全失敗，蓋七月十四日德軍於茅爾米蘭(Mourmelon)地方有俘虜落於法軍手中，以致攻擊之時日完全洩露於敵，高將軍乃命弱勢之守兵，佔領最前方之陣地，將主抵抗線移於第二防線上。德軍之攻擊，席卷第一線土敵大弱勢之抵抗，却頓挫於全未損壞之第二線前。於是敵之抵禦，完全勝利。

其他戰場上，抵禦之能抑制猛烈之突破攻擊者，爲數亦不鮮。伊桑左(Isoles)之十一會戰中，奧軍曾屢次拒退意軍之一切突破嘗試。意軍之攻擊能力，雖因其物質優勢顯著之增高，但仍不足以突破奧軍之陣地。反之，一九一六年五月中旬，奧匈軍於南第爾阿爾(Santeramo)之攻擊，亦未澈底。奧匈第十一軍，兵力九師之衆，由丁克爾(Dankl)上將指揮，須進出菲爾格魯第(Valsugana)與拉弗勞(Lafrau)高原，攻奪進出平原之隘口。奧軍於突入敵陣時，有俘意軍四〇〇〇〇名。獲火炮三〇〇門，但其攻擊力量，於此初步勝利之後，未達目的以前，即已枯竭。奧之對墨者，爲意大利第一軍，未受攻

擊之奇襲，故能加強抵禦，雖然缺乏砲兵，却能於敵攻擊過程中，利用鐵道與汽車，迅速增援。反之，奧軍方面，則因崎嶇山地，進展緩慢。因此過早越過攻擊力量之最高點，攻擊發生頓挫，其初期戰術上之成就，未能擴大之遂成爲戰略之突破。

然而陣地戰時之抵禦，並非常能克奏膚功；雖然具有物質上之優勢，並非不可克服。若干戰例中，抵禦曾經失效而崩潰。至其失效崩潰之原因，亦有詳加探討之必要。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日打爾拿維(Tarnow)——哥利茲(Gorlice)之突破會戰，獲得最充分之效果。麥肯森元帥統率下之德國第十一軍，內計德軍步兵六師，奧軍三師。輕砲三五二門，重砲一四四門，於四小時砲兵之效力射後，向俄國第三軍之第十軍團現役步兵二師，預備步兵一師所佔寬約三十五公里之正面，攻擊前進。佔領俄軍之第一道防線。俄軍方面，四月中旬以來，已偵悉：「有德軍攻擊公算之徵候」，但除先前命令招致之第三高加索軍團之外，對於感受威脅之正面，未有增援加強之舉動。因此抵禦力量，殊嫌不足。地方預備隊——一又二分一預備師——準備配置於第一線後十五——二〇公

里，控制於遠後方，目的於德軍短時間之效力射後，尙能適時參加作戰也。迨至五月三、四兩日，該預備隊已難於妨阻德軍對俄第二道防線之攻奪，卽剛才到達之高加索軍亦然。因鐵道與道路情形太壞之故，不能及時調集其他預備隊，以致因會戰而爲敵衝破之陣線，無法填補。戰術之突破，擴展而爲戰略之突貫；俄軍戰術戰略之抵禦，均告失敗。因德軍短促之攻擊準備射而成功之奇襲，又因俄軍缺乏充分預備隊及交通工具短少等，皆爲此次俄軍抵禦失敗之原因。

一九一六年六月布魯西羅維(Brusilov)攻勢。摧波窩里寧(Wolynian)與東加利齊恩地方之奧軍防線。此次俄軍之成功，已非出敵不意，又無壓倒之優勢。砲兵之攻擊準備射，並不強烈，經時僅僅六月四、五兩日。六月五日，開始主攻，俄方第八軍，使用步兵六師於突破點之正面，五師爲第二線；對約瑟公爵統率之奧匈帝國第四軍步兵四師預備隊二師之正面實行攻擊。該軍防禦正面，完全崩潰，佛蘭齊巴爾丁(Platzor-Battin)上將指揮之奧匈第七軍，六月十日與十一日在忒額茲爾(Dajosir)兩側之抵禦，亦同樣失

敗，德奧軍指揮官雖然宣佈不足為慮，然據俄軍六月十一日戰報報告已俘已獲奧軍一〇六〇〇員名。抵禦正面崩潰之原因，首當歸咎帝國軍司令部疏於防範，與夫受攻部隊抵抗能力之薄弱，蓋該軍內部組織欠全，各色民族，烏合而神離，自難肩此重荷也。復因西東線抽調五個比較合格之步兵師，轉用於第爾阿爾方面之攻擊，對此次抵禦之失敗，却亦不無影響。帝國第七、四兩軍崩潰之際，幸有高瞻遠矚，意志堅強之波米（Böhm）上將，指揮德國南路軍，雖祇有步兵一師掌握在手，而仍能毅然參戰，撐持危局。布魯西羅維之攻勢，雖然戰術上確有巨大之初步成就，但宏偉之突破，仍付闕如，故無戰略上之意義。

六月五日，開始攻擊；六月八日，布魯西羅維將軍為顧慮兩側之安全，乃下令第八軍停止前進。四日後——六月十二日繼續前進時，林辛恩上將已使用「馬爾維茲突擊兵團」由柯維爾（Kowel）方向，準備反攻矣。

奧匈抵禦正面崩潰之，一九一七年秋伊桑左附近意軍之抵禦正面亦以崩潰聞。德國

奧多 (Otto) 上將統率之第十四軍攻擊該綫時，亦非出敵不意。意大利野戰軍之主力，均在是處。意國第四軍團司令官卡瓦西阿齊 (Cavaciotti) 中將，於十月二十三日之日命令中宣佈：『偉大之時機已至！偉大，崇高或者是決勝之時機！阿敏之子孫！願汝曹努力！汝將不見瓦魯斯 (Varus) 之團隊矣！』次日，十月二十四日，阿敏之子孫復誦該日日命令。守者之陣地雖良，雖有高山能予攻者種種困難，但仍經不住審密之準備，指揮優越之砲兵火力，毒氣射擊之效應，與夫攻擊步兵奮勇之士氣等之摧殘，卒之不能固守。事後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意大利元帥卡多爾那 (Cadolina) 伯爵，致書德國第十四軍參謀長克拉夫上將云：『當時意軍若有與兩月前，突擊巴因西查 (Bainsizza) 高原與軍陣地深達十二公里同等之士氣，則德軍第十四軍團之一切作戰必然擱淺而無疑。吾人所獲之教訓是，成功或失敗，多半繫於戰鬥員兵之士氣。』且在其負責之研究委員會中申云：『每人若有彈盒一個，每挺機關槍僅僅發射子彈一帶，每砲發射子彈一發，即可認其爲已足』。

意軍退至比阿維 (Pave) 河畔，得法軍六師，英軍五師之協助，始能重新建立抵禦陣線；至此德軍之攻擊，亦已超越其頂點。

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工不勒之會戰，英軍依新戰具——裝甲戰車之應用，對於德軍之抵禦正面，確收戰術上之成果。英軍以步兵六師，騎兵三師，裝甲戰車三百餘輛，於僅約半小時搗破烟幕彈之砲兵射擊後，突然對哈佛林科 (Havrincourt)——康尼留 (Connellien) 寬約十公里之正面攻擊，蹂躪該處特別強固之西格佛里陣地，突破德軍整個抵禦體系，為時僅數小時耳。裝甲戰車與奇襲，為此次戰術上攻擊抵禦體系成功之因素。所幸攻擊之正面不大，德軍能於翌日黃昏以前，迅速調集預備隊，填塞突破孔，挽救危局，防止戰術之成功，發生戰略上之作用。

德軍一九一八年之春季攻勢，所謂法國大會戰者，曾充分利用奇襲。關於輸送，彈藥之準備，砲兵與攻擊師之集中等等，皆能按照統一之計劃實施。一切活動，皆於昏夜行之。基於普爾柯維斯基 (Pulkowski) 上尉修正彈道與氣象影響之新方法，廢除砲兵

試射。三月二十一日，第十七、第二與第十八各軍，計有步兵六十二師，於阿拉斯(Alas)至拉菲萊(La Felle)寬約七十五公里之正面前，準備攻擊。我砲兵與迫擊砲對敵之陣地行三小時之破壞射擊後，步兵即於九時四十分同時向全正面衝鋒前進。兵力分散之英方第五軍，由高格(Gough)將軍指揮，十二師配置於寬七十五里之正面，二師為預備隊，遭受德方第二與第十八兩軍兵力四十二師之踐踏與蹂躪。卽拜克(Bayk)將軍統率之第三軍，八師配置於四十三公里之正面，八師為預備隊，組織較為強固者，亦為德方強大之第十七軍(步兵十七師)擊敗。

英軍之戰術抵禦，受德軍攻擊之奇襲與蹂躪。此次攻擊，頗為銳進，曾克服敵人所有陣地系統，惜乎未能完成戰略之突破，是乃攻擊過弱之象徵，其力量過早用罄，無後續兵團跟進，又無牽制攻擊與佯攻，足以抑留敵之預備隊。截至四月五日止，敵方已用鐵道與汽車，調集步兵四十五師騎兵六師於突破之正面上，重新編成抵禦陣線，以禦此力竭精疲無生力部隊培養之攻擊。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法軍由菲萊斯（Villers Cottreŕis）森林對德方第七軍側面，以及八月八日在亞眠斯以東對德方第二與第十八軍之突出弧，所行之側擊，其成功因素，仍不外乎「奇襲」與「裝甲戰車之使用」。七月十八日，法軍使用大量戰車，通過濃密之麥田，取得掩蔽，於短促之砲兵準備射後，對德方毫無戰車防禦，力量薄弱之部分，實行攻擊。八月八日，除用上述之手段外，更施放濃霧，使奇襲攻擊有利。此二役也，局部之突入成功，但防者仍能及時重新佈置其抵禦陣線。故按攻擊之範圍言，仍無巨大之戰略價值。

陣地戰千百事件中，祇有凡爾登之爭奪戰，一九一七年佛蘭得爾大會戰，與十一次之伊桑左會戰，有其特殊之地位。三個會戰當中，攻者均捨「奇襲」而不用；數月角逐於同一地點，擬以純粹攻擊之形態，壓倒抵禦。攻者欲以廣續不斷之攻擊，消耗守者，使其兵力臻於疲竭。抵禦一角，竟由攻擊扮演，蓋平日抵禦為一「較強之方式」，用以疲憊敵人，贏得兵力均勢之手段也。

德國陸軍參謀長法肯翰將軍之考想，以爲：德軍對凡爾登之攻擊，能迫使法軍統帥部逐漸將一切所能調遣之預備隊，加凡爾登附近而消耗之，由是以暴露法軍其他線上之弱點，進而利用之以求決勝。

意軍則希望藉一九一五年六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屢次之攻擊，能儘量消耗奧軍之抵禦陣線，俾其能直搗奧國之腹地。

英軍則相信能儘量削弱與迫退敵人，以佔領或被破壞佛蘭得斯海岸附近之德軍潛艇根據地。

三春之攻擊企圖，均有迫使守者從事戰鬥而不能退避之共同目的。法肯翰於一九一五年聖誕紀念詞中釋云：「關於該項主張，實有迫使法蘭統帥部，使用最後一卒」之遠大目的，效果如是行之，則必破產而無疑，蓋從此實無後略可以規避也。『白里安（B. Briand）總運會激烈語體飛將軍曰：『君若撤退，全體法人將睡汝膝上』由此更足以確證肯翰將軍考想之非謬。伊桑左奧軍陣線之崩潰，實由於奧國內部團結問題所引起之後

東。佛蘭得爾方面，德國不能退避，不願放棄潛艇根據地，甚即不願放棄當時威脅英國之潛艇戰之效果。三個場合中，守者均須抵禦敵之攻擊，而且適中攻者「消耗守者力量」之意圖。

此種「消耗」之理論，於陣地戰大規模攻擊開始時，尤其為守者為敵奇襲，對大規模攻擊之抵禦尚無準備時，方能見用而無疑。於是守者士氣之萎靡，傷亡之損失遂較攻者為大，此亦大戰戰例，數見不鮮者也。然而攻擊爾後之過程中，守者以強固之陣線以應攻者，則部隊之損失與消耗，不復歸諸守者單方面，非獨守者兵力疲憊與耗損，而最低限度，攻者亦受同等之疲憊與耗損。

凡爾登爭奪戰中，自一九一六年三月杪起，至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一日命令停止攻擊之日止，統計德方陣亡三八、〇〇〇人，法方陣亡三一七、〇〇〇人。欲圖「困難防禦」之攻者，實力亦同樣削弱，以致兩敗俱傷。二月上旬，西戰場方面，協約國兵員數字，已超過德軍西線兵力一、一三五、〇〇〇員名，然則守者傷亡較多三五〇〇〇人，

有何意義！德方步兵四十七師，每師多半三團，平均每師傷亡六〇〇〇人，負此艱巨苦戰之重荷。戰輒數週，消耗殆盡，非數月不能恢復其元氣，然而法軍消耗之程度則較小。步兵八十七師，師各四團，每師平均死傷四五〇〇人，能迅速得到補充。「德軍一部最優良之兵力，皆已葬送於凡爾登前！」史家議論，誠非過言也。「消耗法軍，藉以「弛緩」其他匪師，然後再於適當地點實行決戰」之目的，未克達成。法軍非但能制止德軍之攻擊，甚且尚有力量，於同年夏間，協同英軍攻擊索姆陣線。法肯翰將軍「藉凡爾登爭奪戰，以保證爾後決戰」之行動原則——主動地位，反落於敵人之手。

佛蘭得爾方面，英軍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以維查第弧（Wytschaetebogen）之爆破開始攻擊，並於七月卅一日，八月十六日，九月廿日，十月廿二日繼續不斷猛攻，直至十一月底，戰事始告沉寂；德軍對英軍屢次猛攻，均能維持其原陣地。確保潛艇基地。英軍為「消耗德軍實力」，數月來不斷試探，傷亡失蹤竟達二六四、〇〇〇人，德方自五月廿日至十一月卅日止，亦傷亡失蹤二二一、四六九人。

伊桑左方面，守者經兩年之苦鬥，力量已告罄竭；而不得不向德軍統帥部請援。但攻者在同一正面上，實行十二次之會戰，亦未將敵之抵禦突破，達成原定之目的。守者傷亡三八六、九一七人，攻者反而損失六二五、五二五人。

德軍統帥部，由此等經驗中，演繹出關於一九一八年之作戰計劃。陣地戰之抵禦，若非「出其不意，於各個不同之地點」施行攻擊，不易將之突破。必須「奇襲」敵人，局部更番鎚擊之。守者不能於整個抵禦正面上，以同等強大之兵力，準備抵禦；即協約國方面，其部隊與戰具，亦不夠分配。一九一八年三月，德軍對亞眠斯方向英法軍接合部，施行攻擊，演成法國大會戰，繼即在列姆斯兩側，對法軍攻擊，然後又在佛蘭得斯對英軍攻擊。此種企圖未能見諸實現，攻者不能用其預備隊，廣續補足其力量；守者反而消耗攻者之力量，佔得上風；非因攻擊計劃未善，未能突破抵禦；亦非因為抵禦係「一較強之形式」，而不能克服；實則祇因剩餘之兵力過小，不足以壓倒抵禦耳。

至此，德軍統帥部始認清力量不足，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以後，乃被迫而從事防

禦。蓋協約國方面，因美軍源源開達，攻者之優勢，日見強大，以致德軍不得不採用抵禦之較弱方式——持久戰法。若非國內發生變化，抵禦是否不能再度疲德攻者之力量，而獲得兵力之均勢，初時行持久戰，然後轉移於安特維普——繆斯已準備完畢之陣地中，從事決戰防禦，如今已無方法證明。道薩羅尼加（Dionisi）前面保加利亞之陣線崩潰，德軍統帥部，始放棄其屠刀。

綜合言之，陣地戰時戰術抵禦成功，繫於一定之先決條件。陣地戰中之抵禦，因數年來慘澹經營之陣地，大都設置深厚之鉄絲網障礙物，復以火器威力增高之故，不拘其力量與強度，均告成功。因此祇有攻者能恃其充分之優勢，臨此堅強之抵禦體系，同時能以此種優勢奇襲敵人，不容其獲有餘裕時間，以從事增強者，方有突破抵禦體系之希望。於是攻擊重點之形成，益見重要，其至極端之述語，可於「物質會戰」中見之。然而物質會戰，却將「戰術突破成功之第一要求」——奇襲，全然忽視；因此亦不獲結果。

由是可知，防止突破攻擊之前提，在能及早發覺敵之攻擊企圖，俾能避免敵之奇襲

，適時配備抵禦重點，以應付攻擊，蓋守者不能於其全正面準備抵禦敵之突破攻擊也。其次須有一妥善之戰鬥方法，俾於敵之砲兵準備射擊中，能夠保持守者充分之戰鬥力。分解疏散，縱深配備，偽裝，控制從事直接逆襲之預備隊等，皆爲此種戰法之大綱。終則，祇有具備旺盛士氣之戰士，方能膺此突破會戰艱巨之重荷。布魯西羅維攻勢，以及意境之德國攻勢，皆其例證也。

在戰略範疇內，陣地戰之抵禦，常能制止成功之戰術突破，擴展而爲戰爭決勝之成功；尤其終攻者繼續攻擊而放棄任何奇襲之時爲然。軍事論壇往往以此抵禦之優勢，目爲陣地戰中戰略抵禦對戰略攻擊之一種勝利。探求有助於抵禦之種種原因，俾能阻止戰術突破之完滿與戰略價值之產生，蓋祇引證克勞塞維茲「較強方式」之名言，或單憑火器威力增高之空論，殊猶未逮也。

防者有預備隊，有充分之鐵道網，汽車縱列，摩托化部隊可供使用之處，即能於短時間內，往往於數小時內，填塞因戰術突破而割裂之缺口，並以生力部隊形成新正面。

西戰場上每次之抵禦會戰，敵我兩方，莫不如此，然則戰略突破之成功條件，不外乎敵人預備隊受我佯攻或牽制攻擊之拘束，或者因缺乏輸送工具與聯絡，不能迅速招致，或則其兵力早經用罄。抵禦成功或被敵突破，則爲生力部隊能否繼續維持之問題。鐵道與汽車使用時代以前，制勝之道卽在此。勝利者可轉向另一新任務邁進。目前則大不相同。守者雖陷入窘境，却能於數百公里外，於數小時或數日內，調集援軍，從事決戰。因此抵禦會戰及其成功或失敗，已躍出其地方性之限制，侵入一切能供使用之戰鬥兵力與戰具之領域矣。迨至兵力與戰具均告罄絕時，抵禦始對較強之攻擊低首。此可於德軍統帥部於一九一八年秋，在西戰場被迫而抵禦之措施中見之。德統帥部捨決戰防禦轉而採用持久戰。

戰略的抵禦力量增高之另一原因，寓於「軍事同盟」關係中。各國並非單獨作戰，並非專依其本國之戰力與戰具以作戰，而爲休戚相關之互助。缺乏兵員時，能彼此救援。於是德軍對塞、對羅、對意從事戰線之突破，均未獲得勝利。反之，羅馬尼亞得俄軍

之支持與收容。能依色萊第 (Cologny) 佈成新防線，塞爾維亞方面英法軍於薩羅尼加以北，於意大利境內，則沿比亞維河佈置新陣地，收容潰敗之盟軍，同時防阻勝利者之軍事與政治之權取。

惟有俄國，乃單獨作戰。祇因缺乏充分之輸送道路與輸送工具之故，以致一九一五年五月二日哥利茲會戰時爲敵突破之缺口，無法填補。突破會戰則因此獲得廣汎之成就。顧此廣大之空閭，俄國已於一八二二年因之獲救一次，如今用以抵禦德軍，當然亦有裨補。雖然犧牲多量之員兵，喪失廣大之土地，數月之後，畢竟能制止德軍之前進，重新完成閉塞之陣線。

草如今若再回首觀察世界大戰之經過，當能判定，彌漫各國各戰場之大戰，歸紙結底，無非是抵禦戰爭行爲之重要一部耳。戰前吾人希望能以迅速之攻擊戰役屈服法國，然後俾能以同一方式對付俄國。因之戰前之一切戰見，訓練，教育，幾乎完全充滿決勝攻擊之思想。但攻擊計劃終歸失敗，蓋攻者之優勢，殊不足以戰勝守者。未曾充分認識火

奇威力之增高，以及因火力增高而加強之抵禦。抵禦之戰術的強度之增高，却與其戰略的強度之增高，發生連鎖作用。作戰計劃對此二端均未顧及，不拘於戰術或戰略方面，均未使用充分之優勢；因此乃無處能迅速決勝，反而處處擱淺。

戰前不爲人注意之抵禦，至此一躍而爲作戰指導重要之分工。戰爭之決勝愈推延，戰鬥力與戰具使用愈多，奇襲式使用優勢兵力突然出現於決戰地點之時機愈少，則抵禦之「重要」，「影響」與「範圍」亦愈大。吾人不能以百萬大軍，不斷從事攻擊會戰；「抵禦」須接替「攻擊」。大戰開始時，全部德國野戰軍均從事攻擊，入後大部分被迫經手作抵禦戰。

當防禦攻守情形急劇變化之際，表現戰略抵禦之若干基本原理，並未變動。單憑抵禦不能制服意志堅強之攻者的鉄則；內線作戰之指導，祇於其能決然打擊一部分離之敵時，方爲有效之決戰形式；抵禦戰鬥中必須形成極端優勢之重點；本身力量若不足以行攻擊，則於企圖決戰方面，藉持久戰之方式，謀達到兵力之平衡；凡此少數之原理原則，

大戰時更加確證其非謬，並加深其戰略的意味。

火器威力之增高，亦使戰略抵禦更加有效。蓋能於非決戰地點，使用較戰前經驗所需為數較少之兵力，使決戰方面之作戰有利；或者初時僅欲限於持久戰，而能比較迅速與澈底達到兵力上之平衡。因此持久性之作戰指導與持久戰之全般領域，意義更大。上述塞爾維亞戰役之戰例，即其明證。

因抵禦之地位提高，不復被拚於低級之作戰手段之故，戰略之可能性，較諸戰前，乃大為擴展，形形色色，效力日大。

基於大戰之種種經驗，火力增高，對於戰術抵禦之影響，亦愈益明顯。火力之增高，首先有利於抵禦，強化其力量，使其實施容易，並可完成其以火力擱淺敵人攻擊之本質。戰術的抵禦力量之增高（戰略的亦然）又須將其直接之反作用，施用於戰術抵禦之整個兵力配備；以弱勢兵力配備於抵禦正面即可，而抽出強大之兵力從事決勝之反攻。

大戰末期，西戰場上吾人顯然不能以「決戰防禦」之方式從事抵禦，蓋敵方之戰鬥兵力與戰鬥器材不斷增加，尤其於一九一八年夏天美軍安全向法國輸送之後爲甚，以致吾人不復能獲足夠之均勢。乃由「決戰防禦」轉而爲「持久戰」，——出於戰略戰術之壓迫，而此持久戰之力量，因火器威力增高之故，亦得到充分之發揮。

關於「戰術抵禦」之重要與必需之思想，在戰術範疇內演變之情形，與戰略範疇內者無異。戰爭昭示吾人，片面原則上擡用「戰術攻擊」，以致精神物質之攻擊力量，發生過早與不必要之消耗，如此所能達成之任務。抵禦亦能同樣解除之，甚且成功之公算，或更可靠。

克勞塞維茲對此，曾特別強調：「依據各種暗淡之感覺與不定之想象，以爲一切的一切都可由攻擊與運動中期待之之主張，吾人祇可評之爲誤解戰爭之真面目。」

其次，戰術抵禦評價之中，除此種變動之外，戰術抵禦之形式，亦已完全變更。秘密接佔守之直線式散兵壕，已經失勢。代之者爲「疏散」，「偽裝」，「縱深配備」，

成爲防者逃避敵人視線與火力，以及保持抵禦力量之惟一諸元。

陣地戰乃產生各種特殊之現象與形式。依陣地之構築，與夫迅速招致預備隊於感受威脅方面之可能性，極端強化抵禦之力量。攻者祇於其能奇襲式集結優勢之攻擊力量，又能以預備隊繼續維持其攻擊之場合，方有佔得抵禦先着之希望。

奇者吾人若已見到，大戰期內戰略與戰術抵禦之地位何等重要，戰略上與戰術上之力量何等增高，則互戰鬥全期各線之戰事，卽足以證明本篇序言之首項原則爲不謬：抵禦本身或專用抵禦，實不足以屈服意志堅強之敵以言和。但因抵禦力量增廣之故，較諸往昔，則易於遂行其至原本之任務，摧折攻者之力量，閃避攻者之打擊，削弱之，困頓之，而俾能反弱爲強，蘊蓄從事決勝戰之決勝方式所必需之力量而轉移攻勢也。

第四篇

現時代之抵禦

第一章 新兵器與新戰具

欲知過去承平時代一般關於「戰爭指導」與戰鬥實施之原理與見解，是否建築在適當之前提上，再進而觀察指揮與軍隊之全般教育，是否切合實際之情形，戰爭實爲其最正確之試金石。

德國野戰軍之指揮與部隊，即受上次大戰嚴厲之測驗。曾重新證明若干抵禦之原理原則，在「戰爭指導」與「大軍統帥」方面——軍略與戰略抵禦之原理，——仍然不可動彈；同時則又明示，每次戰爭却須採用何種之抵禦成分。在此巨大之戰爭中，自不能不斷斷施施行攻擊，而須於決戰地點以外之方面，應用一種抵禦之方式，俾決戰方面能

有足鉤之兵力從事攻擊也。

其在戰術抵禦範圍內，發生澈底之變動。由此得出一切經驗與結論，則於上篇第二章綜合敘述之矣。

大戰結束以來，已十有八年。而此互延四年半之大戰所得之各種經驗與結論，是否不再持續有效？吾人試略加思索，抵禦及其由大戰而產生之原理原則與方式，是否尚能適用？全於「戰前之抵禦」與「大戰時之抵禦」之外，更附以「現時代之抵禦」一篇，是否多餘？大戰之經驗，果不適用於現代而已，成爲過去乎？

拿破崙曾云：『每一國軍，至少每十年須一變其戰術，俾能以此新戰術奇襲敵人，由此以衝斷敵人慣用之攻擊戰法，而戰勝之。』此種理由，似乎不甚充分，蓋此種變化，必須基於舊兵器與舊戰具之改良以及新兵器與新戰具之採用與使用而產生者也。惟其如此，吾人正須於目前情況中更加考驗：目今之戰術與戰略抵禦，是否與大戰末年莫於同樣之基礎上？軍人最危險者，莫過於一次正確認識之後，卽固步自封，不再常時不斷

考驗，是否尚有未知之事件存在，或者沉緘於一種舒服方便之習慣中。

我德國百餘年來，處於抵禦之地位，歐戰之後，情況更爲不利，故於戰略與戰術抵禦範圍內，非努力注重實際計算不可。政治上戰前與戰後均處抵禦之地位；軍事上我自大戰結束以來，深受約束，而其他各國之兵器與戰具不斷發展，佔我先鞭。目前高度裝備之強國，較之戰前，更爲強大。吾人在地理上之位置，永遠如此；位於歐陸中心，幾無天然疆界，今日尙有東普一部爲他國隔離。因此或有被迫而多面作戰之可能，海外之輸入——除東海外——易被封鎖；然則吾人對於現時代關於戰略與戰術抵禦之一切可能性，非澈底明瞭不可。

上次大戰，實爲空前殘酷之戰爭，爲「我全民族生存亡」之戰，曾喚起全民族之精神力而赴戰。現有之武器，戰具與補助工具等不斷改進，增高其威力；新武器與戰具又復源源產生，其中以「摩托」之利用爲最重要。其「推動能力」乃向「作戰指導與戰鬥實施」之下述三方面，從事服役：

1. 爲裝甲部隊

2. 爲空軍

3. 作迅速向遠距離轉用兵力之輸送工具。

繼基於「摩托利用」而製造之各種兵器與戰具之後，復有重要之新戰具出現：

1. 化學戰

2. 無線之通信聯絡。

凡此種種革新，大戰年間，正在開始發展。大戰之後，更加進步；吾人今日，已站立於二十年來突飛猛進之結果前面，而其最後發展，則又莫可預測。因各種兵器與戰具強烈發展之故，抵禦戰具與武器亦隨之發展。若認上次大戰中各種兵器與戰具之成功與失敗仍然適用於今日，仍然按此最後之結論而努力，則殊危險，且將鑄成大錯也！

反之，吾人務必想象各種新兵器，新戰具，與新改良，按其目前發展之情形，及其因目前情形而推斷將來繼續發展之可能性，對於「作戰指導」，「戰鬥實施」，「戰略

戰術抵禦」所能影響之程度爲何。整個軍事出版界，莫不廣泛探索此種未知之事件，在此革新之深刻意義中，對全般戰事，實爲自然之現象。吾人對於此項努力，祇有歡迎之不能，蓋新兵器與新戰具對來日戰爭指揮方面之影響，今日與明日卽大不相同也。

其次，「此種革新」之批評家，或爲熱心的倡導者，或爲否認與不信任之悲觀者，等級不一，不足爲怪。

「裝甲車與摩托化」採用以後，卽有將過去野戰軍完全改造之最遠大之意見出現：是卽以汽車裝運軍隊，以代替徒步行軍，並以裝甲之突擊軍，在前領導，開闢道路，保持進路之開放。勇敢，率直而行進之步兵師，成爲時代之落伍者；因其運動緩慢之故，已無戰略上之價值，卽戰術上——在戰場上，亦祇供裝甲車無謂之犧牲耳。不拘在戰場上，在會戰中，勝敗關鍵不復繫於步兵，而繫於裝甲車矣。此項戰見之代表者，因熱心過度，往往譏笑舊法之崇拜者爲固步自封之愚鹿。

醉心空軍者，亦以同樣口實，提高空軍之地位，視爲「戰爭與戰鬥決勝」之兵種。

有名之意大利杜黑將軍，即以「陸軍不能担任攻擊，祇能從事抵禦」之戰見，風聞一時。蓋因「抵禦」不能單獨決勝，故由空軍於空戰中担任之。其次因爲上次大戰時，空軍曾任決勝之角色，以決勝之方式，爲步兵奠定成功之基礎，故更提高其理論之口實。

復有置來日戰爭之觀察，於法國之國境要塞者，以爲以現代之戰具，對此要塞之攻擊，決無成功希望，因此與杜黑將軍「陸戰無結果」之意見，不謀而合。

由此種種紛歧背離之戰見中，顯可窺見：平時欲明辨改善與新出之兵器與戰具，對於作戰指導與戰鬥實施所能影響之程度爲何，確實了解來日戰爭之真面目，因而了解來日戰爭中之戰略與戰術抵禦之情形如何，由是以分辨何者合乎實際狀況，何者則否之問題，誠非易事。上次大戰業經昭示，吾人在戰前所知之機關火器之影響與抵禦之重要，並未達到最後之結論。

吾人今欲討論「現時代中之抵禦」則不宜從始即附和某種意見與理論，尤其關於何項兵種首能代替步兵之問題，庶須留待各種理想之崇拜者之決定，吾人暫時不妨站在懸

啟示而與不事諱張，由已往曾經實驗之基礎，出發研究，冀能明辨各種新出現與繼續發
展之武器與戰具，對於戰略與戰術抵禦之影響程度。

然則此項新兵器與新戰具之本質與特性果何在乎？其與舊兵器舊戰具不同之性質又
何在？密佈此特性，是否將影響於作戰指導與戰鬥實施？是否將改變過去談論所標之原
理原則？

利用一摩托之一切武器與戰具，下空軍，裝甲兵種，汽車作輸送工具，曾使過
去作戰指導成功之諸元，獲得更大之發展。使各種運動格外迅速，並能長久不斷要求之
過去之速率與前進數量，深受人力與獸力之限制。祇有一種作戰工具——鐵道——能
於短時間內，超越較大之空間，然仍受軌道之牽制。

汽車則否，能任意運動於一切道路上，如賦有野行性，則亦行駛於道外。其耐久力
，若燃料補充確實，較諸人力與獸力為優。空中運動自如，漫無邊際，但因航空器材之
燃料補充，須行之於地面，故其航程亦受限制焉。

即此「迅速性」與「耐久力」二端，已使空軍，裝甲部隊與汽車輸送三者成爲卓越之戰略工具矣。彼等能於企圖決戰方面，迅速形成重點；不拘其爲突破作戰，戰略包圍，反攻，或由一正面向另一正面，由此戰場向另一戰場轉移重點等，皆無問題。

甚且因「迅速」與「耐久」之二特性，連帶產生戰略的奇襲，成爲大勝利重要前提之一。加以裝甲軍與空軍之戰鬥威力，如果集體使用，可以發生決勝之作用。

然於運用方式上，仍有相當界限。此即裝甲軍與空軍二者所共有之特性，只有惟二之戰鬥方式——攻擊。除反擊方式外，「抵禦」則非彼等之所長。依此特性，乃使兩項新軍種不拘戰略上與戰術上，成爲攻擊之兵種；強化攻擊之力量，用以對付抵禦。上次大戰，吾人已確知抵禦之強度，實際表現者，較戰前假定者爲高。今之新兵種，或能對於抵禦之優勢與強度，再度獲得均勢。蓋新兵種係屬攻擊武器，整個軍事出版界，尤更應外國軍事論壇，對於此項新兵器之運用幾乎完全致力於戰略與戰術之攻擊。對新兵器寄以高度之希望，強化攻擊力量，俾能克服要塞戰以外之至強固之抵禦形式——陣地戰。

爲抵禦。尤其特別者，法國軍事出版界發表之意見，並不附和意大利黑將軍「抵禦不能克服」之預言，反而承認裝甲車與飛機有助於攻擊之理論。

「德軍不誇張其辭，則可確悉上述種種『耐久』『奇襲』與『活力』特性，在全副避開陣地戰之末日戰爭中，必然大受歡迎，並且切望一種自由而機動之戰指導。」

至於「吾人努力探求之作戰指導之機動」尙可依另一作戰工具——無線通信聯絡以促進之。無線線通信，首應促使高級指揮不受線路之限制，使其影響力能速生效，協同克敵作戰指導與戰鬥實施上發生之遲鈍與緩慢之危機，並能迅速利用有之戰略與戰術的情況。對攻擊與抵禦，利益均等，故不贅述。

大戰結束以來，化學戰劑之使用與運用，亦有長足之進步。無綫國同盟之國家，當時均須顧及化學戰劑之使用，非獨陣地戰有效，運動戰亦同樣有效。此項戰劑，依地形散毒，尤其是戰略與戰術抵禦之散毒，更爲有利。但於攻擊，特別戰術攻擊，則依毒氣散放，毒化敵之步兵與砲兵戰鬥地帶以支援之。

終制也。戰後尙有一種大發展。是即顯然影響與擴展機關槍之戰鬥使用者。機關槍有間接瞄準具之裝備，使其能於遮蔽障地中射擊。對此遮蔽之機關槍行制壓，實較制壓掩蔽之地域爲困難。蓋飛機與聲光測等，對此藐小之目標，不若對付砲兵之能收效也。遮蔽之機關槍，當其強化抵禦之力量，因爲對於未被制壓之機關槍施行攻擊，比較抵禦未能辨明。攻者機關槍之遮蔽位置者，尤爲困難。顧機關槍之新戰法，亦有一定之極限，蓋一五〇〇呎以上之地形，低伸之彈道，往往不能射擊。

之「抵禦」受制於「攻擊」。視攻擊之部署而部署。但往往不必期待「攻者部署」之明確或生效。亦可以抵禦之措施，佔得攻者之先着。然而在攻者發動之戰爭，作戰與戰鬥中，防者在戰略與戰術上，仍然受攻擊行動之主宰。今欲洞悉各種新兵器，新戰具與新戰法，對於「抵禦」所生之影響如何，自由攻擊出發研究，明瞭此項兵器對於攻擊之影響情形，然後俾能由此種認識，產生抵禦之必要對策，於是在「抵禦」主宰於「攻擊」之場合，確能避過「誇張」與「誤斷」之弊。

下述第三、三兩章，乃先明辨攻防戰略領域內，各種新兵器與新戰具之效用，然後再依據此項兵器，戰具之使用，運用，利用之情形與方式，以說明對於抵禦之原理原則之影響。再以軍路範疇內，有關全般作戰計劃或與全般計劃密切聯繫之種種措施，可與戰略領域內，全般作戰之一部，某戰場，某戰役或某次作戰所定之各種部署，適用同一之抵禦原理，故本篇無再將「軍路的」與「戰略的」範疇，分別研究之必要。

檢討戰略範圍以後，繼則研究戰術之範圍。

第二章 戰略攻擊

「迅速」與「奇襲」彼此相互作用。「迅速」往往即為「奇襲」之前提。行動不敏捷，大都不能出敵意表；致授敵以部署對策之時間。故攻者，須竭盡所能，迅速行動，藉以確保其奇襲。

因此，吾人在戰略範圍內，必須期待攻擊德意志之國家，必然暗中秘密動員其陸軍作戰之準備，以奇襲式開始其戰爭。而此奇襲式侵犯所獲之成果，又以快速部隊，空中戰鬥部隊以及一切利用摩托以運動之地上部隊，最能永續保持之。

戰略範疇內之攻擊，亦適用同一原則。攻擊作戰，得以戰略包圍或突破正面或突破間隙之方式以達成之。攻擊作戰，愈能出敵不意，授敵部署對策之時間愈少，則其成功愈益可靠。因此欲於攻擊作戰之某方面，從事決勝，或欲包圍敵人或欲突破敵人，則可使用某戰場，某野戰軍或某正面之快速部隊——摩托化部分，蓋彼等因運動迅速之故，能保證「奇襲」之目的也。

關於此項快速之突擊兵團之編組，奇襲成功之先決條件，決勝攻擊運動之部署與實施等問題。近數年來已有不少專書討論。特宜注意者，多數法國之軍事評論家均在參加清算這項未經戰爭試驗之運用問題。

各種紛歧之意見，可於下述關於此種戰略突擊兵團之編組與任務之統一觀點中見之。

戰路之突擊兵團需用：

1. 迅速之空中搜索部隊。與過去徒步部隊需用較速之搜索手段——(騎兵)無異，快速之地上部隊，因迅速與機動之故，要求使用快速之搜索手段者更切，且為快速運動成功之先決條件；
2. 輕裝甲搜索部隊，用以確保迅速與機動之地上搜索，必要時及早佔領前進地形之要點而固守之，並任開口(無依托)側面之警戒；
3. 快速之工兵部隊，區分於先頭部隊，排除運動之一切故障；
4. 裝甲部隊(戰甲部隊)，用能迅速排除忽然出現，妨害行進之戰鬥障礙，一經遭遇整然之陣線，則對該戰鬥正面施行突破，開啓進路；
5. 汽車裝運之各兵種，利用裝甲戰車之威果，以竟戰鬥之全功；
6. 空中戰鬥部隊，特別適用於突然參加戰鬥，妨害敵人意外之對策，遲滯敵人預

備隊之調集，破壞通敵地之鐵道，防止敵人空軍參加戰鬥等。

按乎突擊作戰之情形，有須繼續擴充正面者，有須繼續擴充已得之戰果者，故於首次快速之攻擊波之後，須依鐵道輸送，或依反復之汽車輸送隊之運用，或依徒步行軍等手段，輸送其他部隊，在後跟進。後者到達過遲，並非常能避免之事。

基於上述之情形與觀察，使人醉心全般野戰軍之摩托化。但站在愚人立場發言，則因國家財政關係，顯然不能將所有部隊加以摩托化。過去快速之騎兵，優於緩慢之步兵，乃人所共知事，然而野戰軍之大部，仍由徒步之兵種組成之。戰鬥中之騎兵，雖有充分必要之裝具，而其純粹致用之價值，較諸步兵，殊有遜色。但欲施行攻擊，未嘗不可於摩托化中尋出左述之兩種優點：

1. 可羅致一切現有尙堪應用之汽車，利用之以爲戰具之準備。

2. 另一優點，則爲地上可使用一切快速之戰鬥兵器，空軍可加入於決戰地點。

吾人已再三強調，攻者祇有出其不意之突然出現，方能發揚快速兵器之效用。因此

須盡種種手段，求其作戰企圖，不致過早洩露。快速部隊須遠隔預擬使用之地區，準備配置於廣大之區域，各單位須廣爲疏散與極密偽裝（俾能躲避敵之空中視察），俟發無敵電，避免足以暴露大部隊行踪之其他措施，牽制之行動，欺詐之通信，一切集結運動者，於黑夜掩護下行之等是。

關於攻擊之使方向與實施之作戰原則，亦依快速部隊而有利。彼能迅速形成戰略重點，從事包圍或突破。以能迅速超越廣大距離之故。得容許攻擊之突擊部隊，遠隔牽制或迂迴或其他正面，便於攻擊敵人之側面或深入其側背，並可減少包圍作戰陷於延誤運動之攻擊的危機。

憑。依此簡略之種種考想，可知新兵器與工具，對於戰略攻擊之意義，已非尋常。今則針對使用此等兵器與工具遂行攻擊所得之優點，以發展戰略抵禦各種必要之對策。

第三章 戰略抵禦

新兵器與新戰具之首項典型特性與強度，寓於奇襲敵人之高度可能性中，換言之，乃以優勢之兵力，於決戰方面，出敵不意，參加戰鬥。依此，則任何戰略抵禦，首先努力之目標，當在及早辨明敵人企圖與處置，俾能贏得部署對策之時間，於是以防敵之奇襲。

敵欲對我施以軍路上之奇襲（閃擊），則其國軍必以秘密之措施，準備戰爭；故須特別注意防務以策安全；其目的，乃使防者對於此種意外之襲擊，不致手足無措，反而能獲充裕之時間，策定各種必要之措置。

戰略範疇內，則以空中搜索為主，俾能及早辨明敵軍之意圖。空軍乃至捷之兵種，能在空中自由活動，並能長時間不受敵人處置之阻碍，深入戰略上重要之地區。地上搜索——摩托化者亦然——往往不易深入敵境，因而空中搜索在戰略抵禦中之地位，乃益覺重要。因其迅速性較地上任何兵種為大，故其確保適時與及早獲得搜索之結果，亦較其他兵種為易。敵在運動開始之前，則用疏散之配置與偽裝，而運動之實施，則移於夜

間，以防我空軍過早之搜索。因此，欲得充分與適時之搜索結果，則須強化空中搜索之力量，日夜不斷廣續施行，監視整個有關之地區。長時間之間歇或中斷搜索，實非所宜，蓋敵人於數小時內，能通過頗遠之距離，而仍能出我不意突然出現也。其次，戰略搜索之空間，乃隨摩托化部隊運動之迅速性而擴大。過去，一至三日之徒步行程內，若未發現敵人，則無受敵奇襲之虞；今之戰略搜索，至少須包含快速部隊一日二日之行程，換言之，務必搜索一〇〇公里以上之縱深。基於上述之關係，目前一個強大的，由地上指揮，訓練有素之空中搜索，對於戰略防禦經成爲不可或缺之條件。

強大之空中搜索，較過去益形重要之原因，尙有下述之關係：蓋戰略防禦中之指揮官，欲確實防止敵人之奇襲，而適時獲得必要之情報，使用地上搜索，殊爲困難故也。通過遼闊地區之戰場的地上搜索，祇有摩托化部隊方能勝任。但其運動之迅速性，因摩托化地上搜索之迅速前進，受制於充分之道路網，故較空中搜索，更受限制。其次，敵人在其快速部隊之前，必然先遣強大之摩托化搜索與警戒，以確保其行進運動之順暢。

其行動。由是可知，戰略之抵禦，除需強大之空中搜索外，尚需強大之空中戰鬥部隊爲預備隊，並準備作其他應急之使用。惟其鑒於戰略攻擊受地上快速部隊與空軍強化之故，戰略抵禦，更不容忽視防禦對策，——放棄強大之空中戰鬥部隊。彼誠戰略抵禦成敗懸關之重要部分也。

戰略上之各種阻絕，乃束縛戰略攻擊運動之迅速性之又一手段。

苟能未雨綢繆，妥爲實施，則其目的之達成，必至確實而有效。萬一我之軍略與戰略抵禦須行之於本國，而且預期敵人將以快速之突擊兵團，作軍略上之奇襲或戰略上之攻擊時，防者則須利用任何可供使用之時間，完成廣大地區之阻絕。預防敵人奇襲式向我陣線作戰略上之接近，預防敵包圍運動，或突破運動。於此準備完好之阻絕地區內，防者若再使用戰鬥部隊，敷設地雷，散佈化學戰劑，則其收效，尤爲可觀。

運動戰中，各種阻絕不能未雨綢繆預先準備，而須俟敵威脅，方始實施，故我擔任阻絕之部隊，必須與敵同等機動，全部摩托化，方能應付敵軍運動之迅速，允稱適時。

行任務之先決條件也。一次阻敵成功，使之抑留，不能發生戰略上之作用，擾亂與遲滯其前進運動，由是即可贏得於第一線阻絕之後，繼續敷設之時間。因此，担任戰略抵禦之指揮官，需要掌握特別迅速之阻塞部隊（或名封鎖部隊），主要以摩托化之士兵與戰車防禦部隊組成之，俾能於遭受威脅方面，——不拘是正面、一翼或側面——應付敵人。阻塞部隊所配屬之戰鬥兵力愈厚，或以持久戰鬥之任務獨立運動之，則此延宕之處置，愈能生效。

以上所述關於遲滯敵軍戰略行進之種種手段以外，尚有化學戰劑之使用。依阻絕地區，或其他敵人前進運動必須通過之地形撒毒，特別表現此種作戰手段之防禦特性。然而毒化區域，對於摩托化部隊之作用，畢竟有限；至多不過使之小心翼翼，超越毒化地區，發生遲鈍不靈之現象而已。

而此戰略抵禦之對策中，非但須顧慮防範敵人遠隔正面之戰略包圍，同時亦須注意防範敵人對我作戰間隙所行之突破，或在正面上與持久性之作戰指導發生聯繫。

凡此種種措施，皆所以減少敵之「奇襲」之「速度」，與「快速」之戰略突擊兵團之「強度」。

若此外在戰略防禦之指揮方面，尚有若干積極之對策。

若未與敵接觸，或僅有戰略上之些微接觸，雙方均未形成戰鬥正面，我有充分自由之作戰地形，同時敵火「不」不拘對正面，側面或背面「」對其作戰及其快速之戰略突擊兵團，亦有運動自由時，守者不能將其大部兵力，凍結於固定之防禦正面上，反之，却以縱長之區分，推進配備足夠之警戒，而以其他部隊「」尤其是本軍之快速部隊，則準備隨時隨時出動。然則快速部隊之戰略攻擊的機動性與迅速性，務必以戰略防禦部隊的機動性與運用自如以制之矣。

若戰況推移至相當階段，已形成正面而戰鬥，此時戰略防禦之任務，則以反攻防止敵人對我正面或現戰間隙施行突破，包圍或背面攻擊，或使其行動失效。過去戰略防禦繼承之任務，則此數端。如今所不同者，乃因攻擊方面，能以其快速部隊之迅速與靈敏式實施包圍耳。因此戰略防禦，為反攻戰。亦須擁有快速部隊為發動預備隊。

能隨時迅速轉用於感受威脅方面，從事反攻爲當。使用汽車輸送隊或鐵道迅速移轉之徒步部隊，摩托化部隊，裝甲部隊，航空戰鬥部隊等，皆爲指揮之機動預備隊。此外，偽裝而疏散之配置，敏捷之通信聯絡與夫預擬使用方面有足夠之運動可能性等，則爲奇襲成功之技術的先決條件。

準備配置與加入本作戰地區。範圍日廣，攻擊固如是，防禦亦然。蓋若預期敵方快速部隊之包圍作戰，將深入我之側背，則我防禦之快速預備隊，勢須遠隔正面而控置之，以備其亦能出敵包圍運動之側背，由是得以避免收效極微之正面延伸。

對於戰略防禦特別理想之預備隊，則爲空中戰鬥部隊。因其在空中運動，迅速而自如，雖處至危急之情況，仍無到達遲遲之虞。惟防禦戰之指揮官，亦須計及其適時之使用。若能以低空攻擊或炸彈投擲之方式，直接參與地上之決戰，而其本身對敵火獲得之保障愈多時，則其加入之功效與決勝意義亦愈大。其次，航空戰鬥部隊爲於遠戰砲兵效力圈之外，亦能隨時隨地進攻後方及其他預備隊指援之兵種。然則若欲利用目前種種戰

離此抵禦可能性。其基於上述諸種原因，空軍實為抵禦之一重要成分矣。

八〇戰略抵禦固可使用其他手段，以贏得抵禦優勢敵人之種種有利條件。平時即可着手構築廣袤之陣線，設深長之阻絕地帶，利用強固之天然地障，或其他地障，俾能於天然或人工之強固陣地中，以劣勢之兵力，作有效之戰鬥，而以強大之兵力準備待命，供其絕對抗禦之用。普通陸上決戰防禦之一切手段，不外此數端，所不問者，祇將限於對付預期之敵攻擊兵羣耳。凡此種種陣線、障礙與地障等，無非欲杜絕快速部隊之繼續深進，由是觀之，戰略抵禦之實施，亦必因而輕易矣。

以上所述，乃戰略抵禦使用新兵器與新戰具時，以何項對策應付敵人之攻擊，並須如何利用此種新兵器與新戰具，以適應自身之目的。其中已明白指出：各種快速部隊與空中搜索部隊以及空中戰鬥部隊，非但對於攻擊，即對於防禦亦有高度之價值，最低限度，可以減低甚或可以消除彼等對於戰略攻擊所生之優點。次則指示：戰略抵禦當以同樣之兵器與器材，應付當前之攻擊。是即抵禦亦如攻擊需要同樣之裝具。其機動之地上

禦守中之兵源愈厚，則愈能應付敵之機動與突然之出現。突、抵禦應以何種方式運用各種新兵器與戰具，已如前述。以下吾進而說明此項新兵器與新戰具對於抵禦之基本原理，究竟有無影響，而其發生之影響如何。此種原理原則將因之變更乎？或得更為確實之證明乎？抑擴而大之乎？

第四章 戰略抵禦之基本原理

吾人於研究抵禦本質之特性時，已經說明：在追求決勝之絕對性戰爭中，單獨憑藉抵禦不能達成目的，實為至高無上之原理。一個目的僅在消耗敵人之作戰指導，以單獨不能屈服一個意志堅強之敵，而使之投降與議和。然而戰史上畢竟尚有若干例外，如一八〇六年拿破崙西班牙之征戰，或者一八四二年征俄之役是。但此種例外者却有其特殊之情形與原因，吾人切不可常規視之。

戰爭扮演者，或被迫而從事戰爭，或鑒於兵力數量上之劣勢或其他原因，初時不得不採用抵禦之而其抵禦之目的，則在贏得並準備各種必要之基礎，俾能從事攻勢之轉移。此種企圖之達成，於感覺兵力足夠強大時，則以決戰防禦行之，敵若稍有作戰準備之機先時，則以持久戰鬥，或以純粹爭取時間之戰鬥以達成之。

各種新兵器與戰具，快速之地上部隊與空軍，各種阻絕之廣汎應用，化學戰具之使用及無線電設備等，皆不足以動搖此項基本原理，但能使抵禦變成多面體，使其更爲機動，脫離傳統戰道線形的固定形式之桎梏，而機動的縱深區分之，依阻絕或縱深梯次配備其遠隔正面之機動預備隊，減少其一翼與側面之威脅感。其次尚可減少直接之側面掩護與依托之需要，而緩和戰略空陸所生之危機，使上級指揮能實施迅速之對策與反攻，由是並可合乎其決心，自由運用其預備隊，強化全線之抵禦力量。

戰略抵禦之指揮官，若有迅速之地上部隊與空軍，可以運用於其正面或側面，並能應付戰況各種戰略阻絕以掩護其側面時，則可無憂無慮對敵優勢之兵力施行

戰鬥。基於此種前提，則可斷定一九一四年秋東戰場海軍接援部隊之使用。其若不紐於康羅特元帥務必直接銜接東左翼之威風，脫離接觸而使用之，其收效或更宏偉。一九一四年九月十日西戰場尋味側面之爭戰亦然。若能以迅速成立脫離正面之突擊兵團，作統一整然之使用，而代替當時各軍由此利時鐵路藉裝點出發而徒步行進若干日之點滴使用，費時已少，厥功必算必較大也。

此種機動，持久，統一之指揮指揮的可能性，尤其表現於抵禦之第二種基本原理內。線作戰之中。在此吾人可以立見空中戰鬥部隊之高度戰略的意義。能於短時間內，甚或於數小時內，由此戰場轉移於彼戰場，由此陣線轉移於彼正面，毫無不費力。可集中使用於企圖決戰方陣或參加地面之戰鬥。同時亦可加入於次要之正面，遲滯敵之前進，爭取時間，協助主戰線之決勝戰。一切迅速之地理部隊，因其迅速性與耐久之可能性，亦極有助於內線之作戰。出敵不意，強攻而以迅雷之勢實施之。尤其各種運動隊在本國，不受敵軍阻礙或其他延宕之措施所阻礙以實施者為尤然。吾人試回想一九一四年八月東普

第八軍團裝備此項快速部隊與強大空軍之情形。其調集兵力也，較俄軍第二軍團爲迅速。其在坦能堡會戰之表現，其輕便爲有威力而能形成包圍之態勢；尤其在馬斯里湖時之會戰，打擊俄軍第一軍團時，更爲迅速。包圍更大，成功亦更偉大。德軍有力之指揮，若再使用快速部隊與空軍，則亦不難防止該軍之免勝也。

內線作戰（依「非決戰之正面使用最小兵力爲已足」之辦法）獲得力量進一步之強化。各種火器抵禦威力之不斷增高，機關火器（連發火器）數積上之加增，裝備自動火器之各種部隊之成立，各種阻絕之應用，化學戰具之使用，持久戰法之認識與建立，空軍對敵戰鬥部隊及其後方聯絡之攻擊所生之延宕效力等，皆所以贏得決戰方面或決勝戰場之戰鬥所必需之時間與力量，予內線作戰以較大之安全者也。

戰略抵禦第三個基本原理，則後方在一抵禦正面上非決戰之部分，使用節約之兵力，俾能存戰線之某一處形成優勢之重點，由是可以用連續主動之攻擊或反攻爲當。南波與北波戰役，即其最理想之例。此種原理亦與內線作戰無異，且因新兵兵器與新戰具而更

有利。在全戰正面之非決戰部分，依指揮計劃亦可控權必要之最小抵抗兵力，而決戰方面有利。尤其在全般情況不要決戰防禦，而祇要求在此非決戰部分，得純粹之持久抵抗者為然。在決戰方面，尙可以快速部隊與空軍作迅速而奇襲之重點突破。此種關係，在大戰初期之西戰場已有明示。左翼方面，目前可依持久性之戰鬥指導，依特種機關槍部隊之使用，依大規模之阻絕手段，依化學戰具之撒毒，依麥次與斯第拉斯堡永久築城地帶之利用，以劣勢之兵力，對付法軍用以決戰之第一與第二軍團。施行戰鬥之右翼方面却藉快速部隊與空軍之主力，於短時間內用奇襲式以形成重點。如大戰開始時之西線，如此廣袤之正面上，若以目前之快速部隊與當年至捷之騎兵師相較，其優越之程度，誠同霄壤，蓋正而已如此廣袤，騎兵之迅速性，實不足以作必要敏捷與遠大空間之移動也。快速部隊，尤其是空軍戰鬥部隊之戰略意義的作用，却遠過之。雖在危急之場合，亦能隨時參加援助持久戰鬥之正面，解決困難。此種戰史上之比較，亦可伴深刻之說明。

抵禦正面上，何部佔有決勝之地位；何部則爲次要，通常多單獨繫於守者；惟守者亦受攻者之影響，最低限度須計及攻者之部署與措施。但攻者無不明瞭，對於組織完善之抵禦正面，非但在陣地戰即運動戰亦然，惟有使用強大之兵力實施由縱深培養之攻擊，方有成功之希望，以其重點貫徹到底也。因此該部之抵禦正面，必須配備強大之兵力，務使能以決戰防禦或持久戰鬥之方式，於完成抵禦之戰略的目的以前，防止陣線之崩潰爲要。然而吾人亦深知抵禦戰中，「一隅一角，危機四伏」；而且守者不能及早明辨攻者之意圖與攻擊之重點。由此亦可證明：強大之預備隊，可以消除戰略抵禦指揮官之若干思慮，並能使其有力量適時加強被威脅之正面。但結果又復要求一種增高，持續而廣區域之搜索與監視。

第四種原理：則爲對優勢之敵軍，先行持久戰以達兵力之平衡，推行「消耗戰略」，目的在儘量削弱敵人，俾其本身之力量強大後，乃轉移攻擊。吾人在第三篇敘述塞爾維亞之處置時，已經認識此種戰役之教訓，最後目的在於困倒兵力日弱泥足愈深之

敵耳。此種原理，亦依地上之快速部隊，空軍，各種阻絕與化學戰具之應用以及目前盛極一時之持久戰法等而益形有利。快速部隊與空軍出敵不意之使用，局部之攻擊，迅速中止戰鬥，掩蔽本軍之處置等，亦如其他阻絕與地形撒毒之種抵禦手段，同樣能夠消耗敵人。

此種作戰，有一最終目的：「疲憊敵人」不可一刻或忘！最終目的，要求戰鬥。不戰而退——一八一二年征俄之役除外——却不能或不確或不夠迅速達到最後之目的。但另一方面，此種戰略抵禦，却勿誤入歧途，利用機動之預備隊，從事各個戰鬥，局部攻擊或支作戰，以致本軍之力量過早消耗，因此而危及最終之目的。大戰初期加利齊恩與庫爾斯克之戰役，可爲前車之鑑！

綜合言之，關於戰略抵禦之基本原理並未變更。因戰後若干年來繼續發展之地上各種，摩托化，空軍，聯帶目前通行之持久戰法，迅速完成各種阻絕之組織以及對裝甲車防禦等，對於上述之基本原理，益見強化與證實。此種發展之結果，乃產生一種希望；

雖然願意攻者因爲新兵器與戰具獲有各種優點，比較過去較易威脅防者之一翼，側面，背面與空隙；但吾人較諸過去畢竟較易脫離陣地戰固定之形式，化除開口翼側之危機，擺脫戰略空隙之恐懼，蓋防者應用新戰具與兵器，實可消彌此項危機也。

第五章 戰術抵禦

世界大戰戰術範疇內之各種經驗，業經彙集於「軍隊指揮」與各兵種之戰術教範中。本章所論，僅在檢討：新兵器與新戰具繼續發展之結果，其能供攻擊使用者，尤其集中而爲龐大之迅速突擊兵團時，對於抵禦之兩種主要形式——決戰防禦與持久戰圍——所生之影響爲何。

吾人對於戰術上之決戰防禦，要求其防禦兵力務於敵人近接運動間，在遠距離上，充分發揮其威力；但另一方面，却須用盡諸手段，躲避敵之觀測與威力；敵人雖企圖貫

澈其攻擊，而我始終能拒退之。

若戰術之決戰防禦，預計敵方將用機動之突擊兵團時，亦與戰略抵禦無異，首先需要高度與空間廣大之搜索，俾能藉此擴大之搜索，及早或適時使用其防禦兵力以對付敵之快速部隊，同時對於此類快速敵人之奇襲，可以獲得安全之警戒。因此，強大空中搜索部隊之配屬，與夫照相搜索之判讀，在戰術領域內，實屬急要之舉，蓋戰術之地上搜索，亦如戰略之地上搜索無異。遭受同等之困難，遠不如空中搜索之能迅速而適時突過敵之搜索幕與警戒幕，偵悉敵方戰鬥部隊之行蹤也。

該快速之機動部隊，一經爲我搜索偵悉後，爲能在其開進與近接期間及早捕捉之，摧毀之，延宕其前進，由是以削弱其兵力起見，必須未雨綢繆，作各項詳細，廣泛，深入前地之措置，與戰略上之對策取得聯繫，補戰略對策之不足，或變而爲戰略上之抵抗措施。概略言之，約有左列數端：

1. 及早使用強大之空軍；

2. 遠推推進機動的——儘可能爲摩托化的——裝備充分裝甲車防禦武器之部隊；

3. 應用各種戰術阻絕於前地，用于無依托之側面，用于空隙，必要時並用于背
面；

4. 以毒氣在重要地點與地區，毒化敵之近接地形；

5. 利用前進或留置之觀測員以及砲兵飛機之協助，組織砲兵之火力。

由是可知，對快速部隊所行之戰術的決戰防禦，先須向前取強大之區分，必要時亦向側面區分之，俾能遮斷或減慢敵人奇襲式之前進，羈絆敵人於我防禦之前進網中，迫其離開快速之輸送工具，由是及早剝奪其特殊之能力，綜而獲取我部署對策之時間。

快速部隊之機動性；在不預期之方向，亦有突然出現之可能性；先向敵軍陣地摸索，然後於最後數分鐘整頓隊勢，重新形成重點等；凡此皆所以要求戰術的決戰防禦，須具備軍隊區分上之機動性，抽調強大的能隨時調遣之兵力，是即向後亦需一縱長之區分。若戰術的決戰防禦所對向者係機動之敵，過早將其兵力之大部，固着於一定之防禦

正面上，則將授敵以機動自由運用其計劃之機會，勢必選擇對彼有利之方向，而對我側面，背面，或其他兵力較薄之正面施行攻擊矣。然則向縱深之區分愈能保持機動，決戰防禦亦愈能適時應付任何之奇襲也。

爾後，逐漸明瞭敵之企圖，甚或在某某等處發覺其重點之徵候，於是則將「流動之區分」，轉而為「固定之形式」；後方控置之部隊，乃向先有動搖模樣之正面加入，加強其配備，防其過早崩潰。

由此種種要求觀之，又復表現「抵禦受制於攻擊」之通態，同時却亦表現「在短少有限之抵禦兵力情形下，抵禦任務之完成，實有種種困難。」已須向前推進兵力，又須向後區分部隊；已須顧慮增援正面，又須顧慮決勝之區分，兩不遲誤；須及早明瞭敵人之意圖，但敵人往往處於攻者之主動，而不受拘束之地位，時間上又佔有機先；——因此，為指揮官者，誠須具備：健全之腦筋，沉着之意志，與夫審思熟慮之精神，方能對此快速之敵，不致一時失察，部署對策，亦不致過遲而失時效也。

攻者爲使用其裝甲部隊與步兵攻擊，繼續向其出擊陣地接近與前進作業時，防者尤須注意要求逃避敵之觀測及其威力。弗許授敵以過早毀壞我防禦武器之機會。此於全般之裝甲軍防禦尤爲重要，務須待機潛伏，妥爲偽裝。一切用以摧毀敵人之武器，期其任務之達成，務於遮蔽陣地或預備陣地中行之。而且祇以此項武器參加戰鬥。在敵軍運動迅速與流動情形下，不宜暴露太多。其他一切，均應靜止勿動。敵人當陷于不確實，感覺現已進入對方之圈套，接近其主陣地，而並未辨明及偵悉其重要之陣地設備。果如是，則決戰防禦對於抵禦此項突擊兵團之攻擊，確已贏得理想之諸般條件矣。

該快速之突擊兵團指揮官，亦依一般通用之戰術原則，實施攻擊。但與正常集結徒步部隊之攻擊，因區分上之機動與靈便，重點之形成與實施，其次則因強大裝甲部隊之使用，——爲攻擊之主要部分，——終則出敵腹背之努力，換言之，力圖向守者不利之方面攻擊等關係，却有顯著之分。雷登（Lening）附近腓得烈大王之側面攻擊，當時祇須繞出敵人防禦陣地數公里即能進擊其側面，完全出敵意料者，今則花樣翻新矣。攻者

能以一部兵力，施行意外的奇襲的伴攻，分散守者之能力，或誘致守者過早使用其兵力於錯誤之方向。強大之空軍可直接支援攻擊。攻者亦可運用其他一切對其有益之戰具，如烟霧，毒氣，毒劑等是。將以統一的深入敵境，而以有條不紊之戰鬥行為，遂行攻擊。活力，威力，迅速性，與努力相結合，一經突入防禦陣地，立即向縱深繼續突進，或向側面擴張，席捲敵之防禦正面；並用該突擊兵團之活力與靈便性，從事戰果之擴張與攻擊之繼續。

欲圖擊退此種「勢若萬鈞，出於不意，向方危險」之種種特徵之攻擊，守者非有各種必要之對抗武器與戰具之裝備不可。

茲將要求各項，條舉如左：

1. 陣地務求儘量有天然對裝甲車輛安全之保障；
2. 在正面，側面，空隙，設置對戰車攻擊之阻絕，尤其藉助地雷區；
3. 一有縱長區分之裝甲車防禦體系，亦可對包圍與意外之背面威脅，獲得保障；

依此以選定其重點，並由指揮部之預備隊加強之；

4. 強大之空軍，按時間與目的向決勝地點使用之。愈能直接參加地上之戰鬥，則其功效亦愈大。戰略抵禦所論之種種，皆適用於此。緊急之際，能迅速到場，且爲首先解除反攻負荷之担承人。若欲確保其使用之適切，則可免除經過高級機關之命令手續，不必繞道，可逕行與地上部隊前線司令所，直接協同；

5. 果屬有利，則可使用毒氣與烟霧；

6. 使用機動與移動敏捷之預備隊與裝甲部隊，從事即刻之反攻；因此，其準備配置之地區，不宜過遠，但亦不宜過近——如戰略抵禦中所述者——務必脫離正面，使其不致捲入正面戰鬥之旋渦，須能於有利之方向，部署反攻；

7. 可靠而超乎正常需要以上之命令聯絡；

8. 一種高度之命令準備與戰鬥準備。

戰後數十年來不斷進步之各種兵器與戰具，對於持久抵抗裨益亦匪淺鮮。各種迅速

機動之兵器，機關槍掩蔽之使用與夫人工烟幕等，使能迅速脫敵，並在後方之抵抗線上，重新佈設防禦。阻絕，毒氣，烟幕，皆能阻滯敵之追蹙。

結果，戰術抵禦與戰略抵禦無異。需要一切進步之武器與戰具，充分發揮其功效，而不致變更戰術上之戰鬥原則。各種新兵器與新戰具之協調，即為充分利用各種抵禦可能性的價值之條件。吾人於戰爭經驗中，業經證明步兵重兵器與砲兵必須密切協作，並且須熟練諳變一種共同長短相補之射擊計劃，確保兩兵種間常川之合作。然而祇憑種種準備，欲應付目前快速而裝備大量裝甲部隊之敵，則猶未足。射擊計劃之外，尚需統一之裝甲軍防禦計劃，對於各種搜索手段之使用，則有統一之部署，關於各種阻絕之設置與防禦，關於毒劑之使用，關於預備隊，裝甲部隊與空中戰鬥部隊之使用準備與配置等，亦有一致之處置。決非一種武器或一種工具能夠單獨決勝，必須各種兵器與戰具之協力與合作，方能奏功。吾人絕對不必憂慮，抵禦將因此種戰鬥因素與戰具之繁複，而陷於紛亂與遲鈍；事實上決不如此，惟一須注意者，乃指導機關方面，對於加入與運用大體，

須有統一之部署；下級機關則從細部力求開明之合作與協調。於是則此整個龐雜紛然的機構之指揮，亦殊簡明而切合實戰矣。

第六章 結論

吾人已深悉，戰前之抵禦，在軍略、戰略與戰術之思想上，不爲人重視。參謀本部，高級指揮與部隊之全體教育，其理論與實踐，皆趨向於攻擊。法國在戰前亦風行同一之戰見。不過於一八七〇至七一年戰爭之後，關於「陸防」之問題，曾一度徘徊於「抵禦」之範圍。因此教育方面，抵禦亦佔相當重要之地位。或許因爲「抵禦」能夠特別發揚譎詐與欺瞞以及火器威力，比較攻擊需要要求高度之暴力與全不顧慮人力之使用者，較爲適合法人之性格，亦未可知。縱長之區分，能以適當對策應付任何之奇襲，此種富於藝術性之演習，卽爲當時抵禦思想之特徵。戰前不久，始急劇變化，當時法國之軍事

論壇，皆改變論調。因此法軍之作戰計劃，在戰爭初期，亦推行軍略上之攻勢。俄國之典範，大部基於與德國相同之戰見；極力主張攻擊。奧匈亦然，甚且比德國更進一步，幾乎完全以攻擊而教育訓練其野戰軍。

基於上述之戰見，與教育，大戰開始時，敵友在各戰場上，均一致施行攻擊，大規模實施運動戰。然而敵我兩方皆深深感到，攻擊雖然能夠機動的指導作戰，却無一處達到決勝，貫徹勝利之目的。其原因何在，已昭然若揭。凡屬能以節約兵力之軍略、戰略與戰術抵禦以完成其任務者，却運用消耗兵力之攻擊戰法。有時能企求軍略或戰略之決勝者，則因該正面與該作戰之全般兵力，不足以對付抵禦之物資強度，以達最後之勝利；或則因為該師正面兵力之區分過於平均，不能以雄厚縱深配置之預備隊，形成戰略與戰略之重點，壓倒抵禦及其對抗處置之力量之增長，以決最後之勝負。

然而畢竟亦有兵力配備與區分不見充裕，而能收例外之效者。一九一四年之俄軍，依其數量之優勢及其兵力之區分，本可作一成功之戰略攻擊。但因指揮鈍重，未能發揮

其優勢。因此吾人得見此開所未聞之奇怪結果：德方僅以劣勢之一軍，在南波與北波戰役中，竟能鎮壓俄國四軍，最後且復迫其作陣地戰。

蓋以攻擊無處能夠成功，而戰場已得之地形又不願拋棄，因此不期然而然，首先在戰場進入陣地戰，然後各戰場亦先後陷入，兩方呈膠着狀態，祇有一種軍略與戰略行為相當費神之形式，是即陣地戰中之戰略突破及其抵禦可資運用。爾後之戰爭過程中，幾度曾對敵之陣線施行戰略突破，如一九一五年五月與加利西恩，一九一五年秋於塞爾維亞，一九一六年於羅馬尼亞，一九一七年意大利諸役是，但被破之陣線遲早又復聯成一氣，再度進入陣地戰，使戰略之思想，受不利之影響。往往過度估計戰略突破之空隙，而自然形成密切連繫之戰鬥。

戰後一切軍略與戰略之努力，均已趨向避免未來戰爭陷于陣地戰，而以運動企求決勝之一途。法人乃有「運動」(Mauœuvre)之術語，區分甚繁，吾德人有時譽之為富於藝術之「運動」，如「掩護運動」(Mauœuvre de Couverture)，「撤退運動」(Mauœuvre en

Infanterie)、「翼側運動」(Manoeuvres d'aile)以及其他。吾德人則認之爲一種作戰。此種戰爭指導與戰鬥實施中對於機動之追求，得依地上快速部隊與空軍之發展，以協助之。此外以前所述各種戰具之進步，却亦不無裨益。因爲機動性增高與夫戰具種類日多，部隊之活動，乃益覺自由。授予指揮以如意之餘地，得自由解決任務，自由運用各種指揮工具，各種戰鬥方式，與各種戰具，抑制陣線膠着之危機。然於高唱戰爭指導與戰鬥實施之運動與機動之際，却又隱伏一種必須豫防之危險。尤其在戰略抵禦時，機動之追求，切勿流於「演習戰略」或「演習戰術」(Manöverstrategie Oder Manövertaktik)爲要。蓋吾人深知，在絕對性戰爭中，惟有摧破敵之意志，方能取勝；惟有殲滅敵之權力工具，方能屈服其意志。是乃每一戰法與每一戰鬥方式共同殘滅敵人所應盡之義務。因此戰略與戰術抵禦之任務，在於困頓敵人，削弱敵人；目的或者在於蘊蓄力量然後反攻，或者在於防阻敵人參加決戰。設使抵禦之力量足夠強大，能以決戰防禦之方式迎擊敵人，拒退其攻擊，則其戕害敵人，殲而滅之之任務，能夠迅速完成。如已達此程度，則可轉

而從事決勝之戰略或戰術之反攻。若防禦不能採用決戰防禦，或其力量不夠時，則以運動之手段，依持久抵抗，使用一切可能之辦法，依有利地形與築城之利用，依局部之攻擊，逐漸疲憊敵人，消耗敵人，至其本身力量充實，能作一擊而復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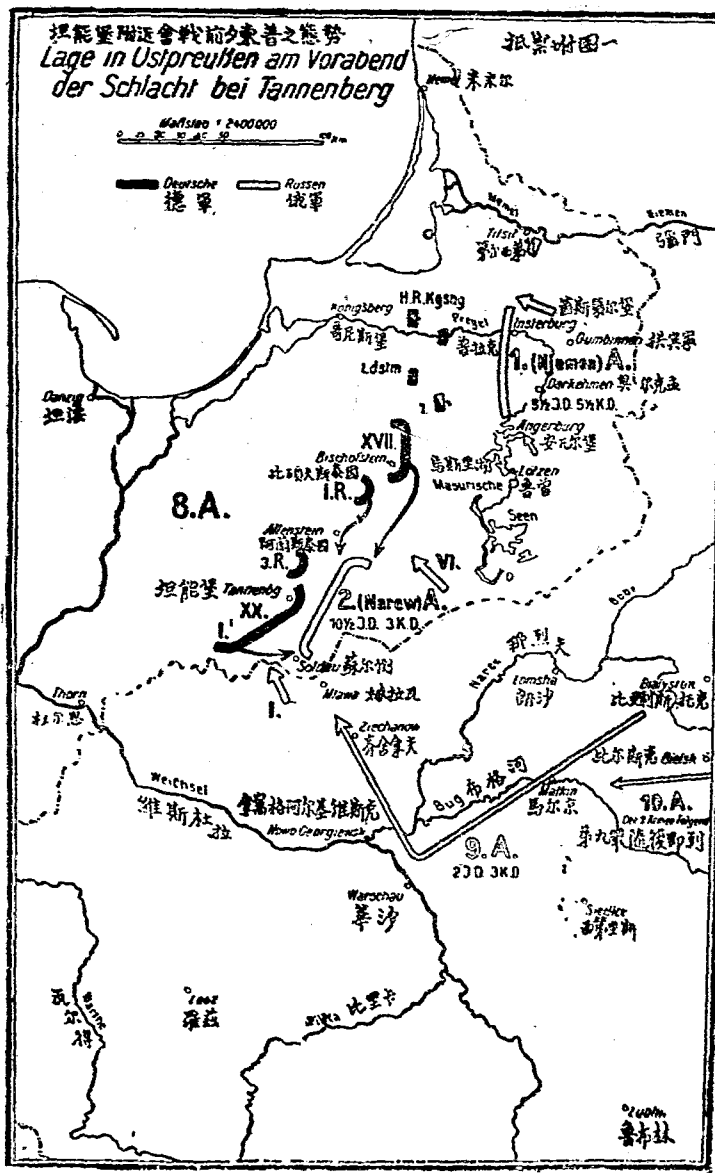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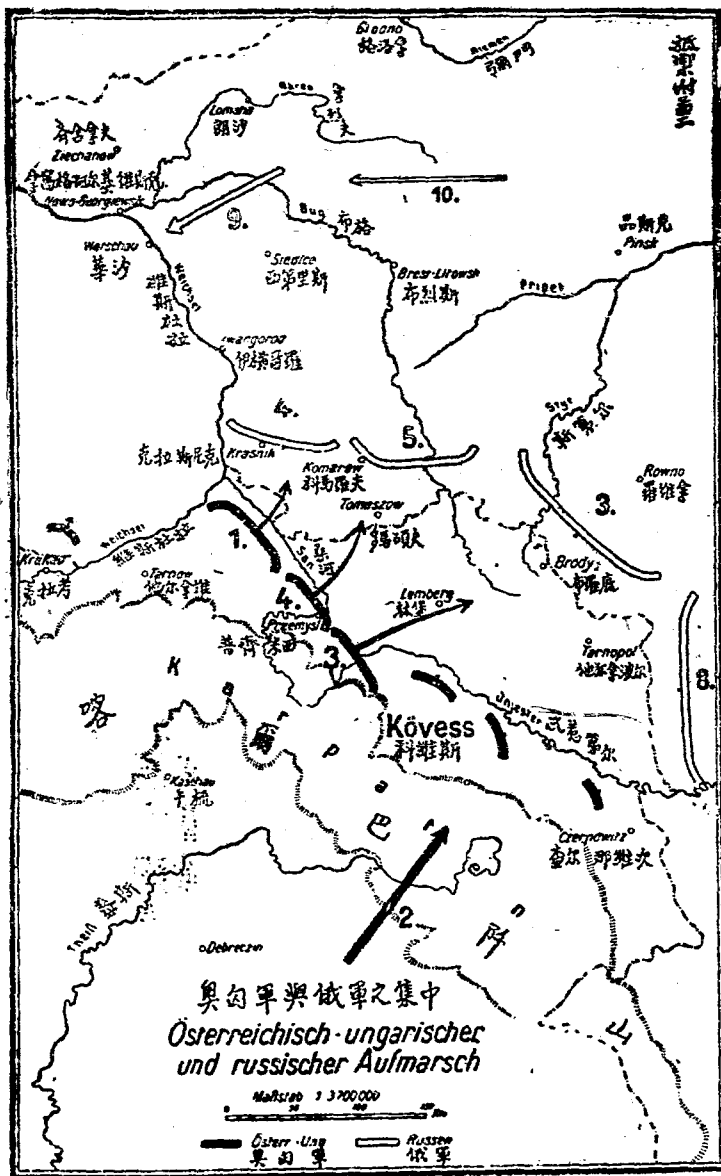
德國地處中歐，強隣環顧，防禦戰法實爲其戰爭指導與戰鬥實施之種重要而有高度價值之手段；其力量與強度之利用，則有賴於卓識之指揮。切不可重蹈戰前覆轍，妄加忽視；反之須作吾人政治與軍事情況之借鏡，對於指揮與部隊之教育及訓練，須相當重視方可。蓋吾人於未來戰爭中，我方殊難期有數量與戰具上之優勢，故須以防禦輔助企圖決勝之攻擊，協助其準備。敵人處于絕對優勢情形下，則以防禦消耗其力量，強度與超越之數字；內線作戰時，則阻止各線之敵，免其參與決戰之戰場；一線爭奪時，則在決勝地點形成重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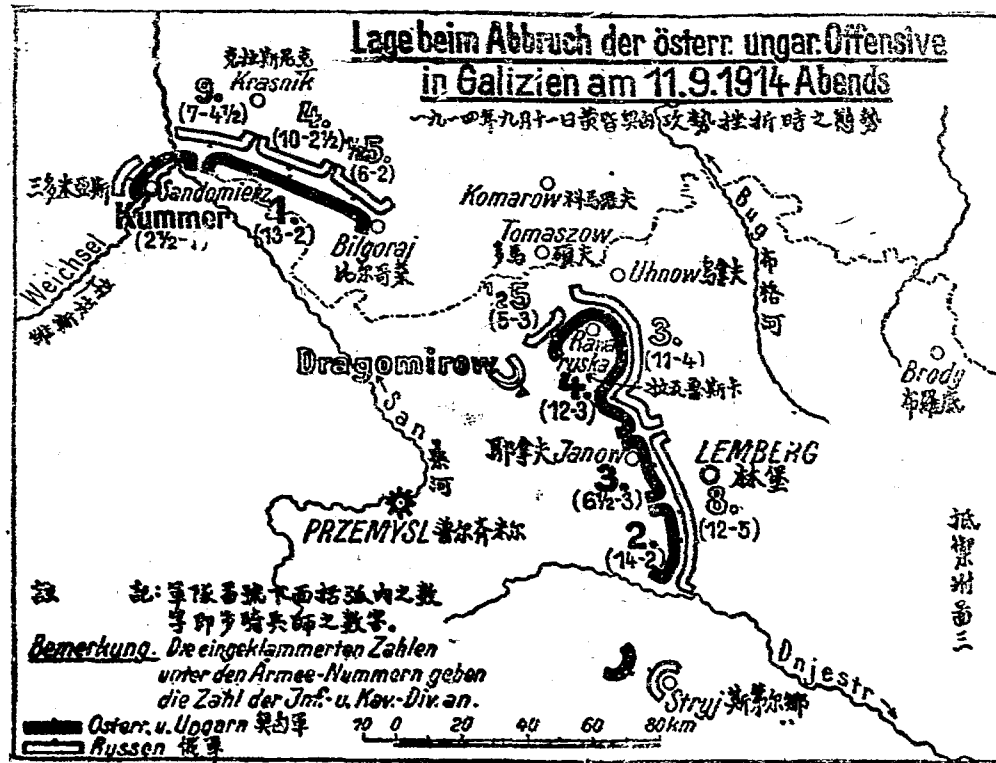
欲使劣勢之兵力能抵抗優勢之敵人，完成此種艱巨之任務，決不容許有少數武器與戰具擱置在側，或用於別途，或怠忽而未充分利用，反之，一切的一切，都須依照一定

計劃，統一使用，依照一個意志處理之，依乎一種外表的與內在的協作，以保證抵禦之成功！

完！







抵禦新論正誤表

頁次	行數	字數	誤	正
一	一	八	行	下
一三	二	五字下	應添	論
一四	二	五字下	應添	之
一六	一	一	之	之
一六	一	一	。同	同。
二八	五	三八字下	應添	師
三三	三	八	以	不
三九	六	九	咸	感
五二	二	逆數九字	爲攻	攻爲
五四	八	逆數一字	之全	全之
五六	二	八	不明	目

五七 六一 六一 六八 六八 六九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七 七九 八〇

一 三 九 二 三 三 七 二 二 一 五 八 三 一 五 〇

逆數一字
一三
一
逆九字下
一一字下
二六
九字下
逆九字
逆一五字
四
六
一「字」下
五
逆數五字下
一四
一七
逆數一四字

不明 團 事 應添 應添 魯 滯 奧 故 格 應添 不明 勵 勵 特

句 刪去 軍 軍 以 普 對 濼 塞 故 柏 終而 本 時 厲 刪去 將

一六六 一四九 一四八 一三三 一三二 一三二 一二八 一二八 一二三 一二〇 一二〇 一一八 一一八 一一四

二 五 七 六 六 七 六 二 五 五 六 一 〇

一三字下 六字下 六字下 二二三 一二二 四 逆數五字 逆數六字 一五字下 八 一八 逆數六字 六

應添 應添 應添 於 拚 於 爭 應添 A 複 把 已 不明

使用之為擴於事入U雜握刪去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 (0001—12000)

抵禦新論

原著者 德國立伯上將

譯者 黃培華

校者 譚家駿

發行者 陸大出版社

印刷者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刷所

重慶磁器口芥園岩五號

重慶山洞木社

定價 每冊六十元
平寄郵包費 每冊一元
掛號費 每件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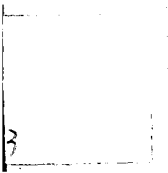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59



陸大叢書第十五



3